# 新民報

經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 半月刊

第二卷第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 ★ 新民運動中之中國青年 ★

半月小言

「新民運動」，與「中國青年」，乃近來最普遍之名詞，且爲近來唯一的新名詞也，凡稍能識字，及曾入學校者，無不知之最熟，至於新民運動中，對於中國青年之種種言論，尤振耳欲聾，蓋自新民運動開始之日，而不斷有人論及青年問題，若一時風尚，書成巨文，藉報紙篇幅，普遍宣揚於吾人之目前者有之，發爲演詞，用電台電力，深切傳達於吾人之耳鼓者亦有之，爲文則慷慨陳詞，驚心動魄，發聲則悲壯高呼，杞聵驚聾，因人皆深悉中國青年對於中國今後之關係與責任，不忍再任其誤入歧途，自蹈危機，自誤誤國而熟視無覩，故不禁各以其見地對青年作明白之勸導，痛下砭針，惟因關心過切，遂無暇顧及，措詞是否適當，理由是否全合，只知和盤托出，如傾盆大雨、一瀉無遺，此種情形，雖足以證明國人對於青年前途極度關心，然以操之過切，其結果頗難得有效力，所謂欲速則不達是也，凡事必須先定有一定步驟，按步前進始可達到吾人所希望之目的，此爲上策、對於中國青年之前途事件尤大，不獨須有一定步驟，且必須有相當理解依理解以定步驟，再按步實現，從根本上謀解決，則問題雖大，自不難奏效也。

中國青年最危險現象，不在思想歐化，而在表面歐化，思想尙屬第二件事，吾人試擧目觀之，凡受中等教育，至高級一年以上之青年，無論男女衣服必西式，不能完全西式者，亦極力以西服爲範本而奇異其服式，言語又必英文，不能完全英語者，亦必在本國語中，夾一二英文以爲光榮，其他大至於飲食起居，結伴遊行，雖習俗相差甚遠，勉强做效，並不舒適，然爲表面歐化起見，寧願自尋煩惱亦必表現十分，小至嬶手伸足穿衣脫帽，皆由電影中學習而來，運動場上，咖啡館處，某人姿勢十足歐化，立刻即能博得多數人之贊美而做效之，以爲非如此，不足以稱爲摩登青年也，十餘年前之學生，人以空有其名，毫無實學，皆稱爲皮毛學生，蓋譏彼輩僅習得少許皮毛也，乃今之學生，而皮毛亦未嘗得見，所知者猶在皮毛之外，可憐亦可哀矣。

此種現象之來源，純由教育不良，使中國青年發生崇拜歐美思想而起，青年人崇拜歐美之思想既達最高點，又無處可以一覩歐美之眞精神，於是不得不以歐美人士之一擧一動爲奇珍異寶，從而做效，久則奴隸性成，自墜於陷阱而不覺，倘使彼輩眞能澈底瞭解歐美文明，與歐美人士之特殊情況時，恐雖令彼等盲目做效歐美人士之唾餘，亦不肯爲，且恐以做效歐美之擧動，爲侮辱我中國人士之擧矣，至若完全拋棄我中國人固有之精神文明與民族特性，以效歐西，則尤非有識者所甘心從事者也。

是以吾人願我中國青年，速自猛醒，免再盲目爲歐美所誤，願我中國教育當局，亦速定方針，由根本改善入手，免使大多青年，再發生此類情形也。

##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第十期 目錄

# 人類政治之本質問題

南陽生

眞正之政治，無論其國之特殊狀況如何，而其究竟之方向，要當爲人類之最高目標而努力。

然政治現狀，愈益進展，則此種方向，愈益喪失，其最近之趨向，乃似在對於「事態」之對策與處理，或對於「局面」之打開與收拾矣。

現在之世界政治，乃所謂近代文明法治國家群之世界利權之競霸。各國國內政治，乃所謂法治下政權之爭奪，與夫統制與被統制之摩擦也，所謂近代國家之實際政治，雖國情各殊，然表面上均屬法治，由其政治機構，發生法律制度，在其法制之約束下，而施行政治。

地球上之近代國家羣，不但國內政治如是也，即國際政治，亦以「條約」「國際法」規定之。

然由此法治而發生事實之進展，其情形多半爲由後面追及之規定。因之，當此法制規定時，已發生必須更改之情形。於是一般政治，爲開會而天明爲立法而天黑，法令之下，更生法令，氾濫至於無已，法令本身，已呈中毒症狀。因彼此相尅，至不得不規定更多之法令，又由此必然之結果，而招來官吏之氾濫，官吏與民衆，形成對立關係。故政治成爲等閒，無足輕重，而所謂職業的政治家之一羣，因乘隙而生，於是圍繞政權之爭鬥展開，統制與被統制之磨擦，愈益深刻。例如在國際政治之事實的進展之過程中，所謂國際條約，往往被蹂躪而不顧，不能顯示些許之力量，此乃近代政治之實際狀態也，近代政治之法治主義，到此關頭，無論對國內或對國際，在人類政治之方法，業已完全失敗矣。

但此斷非法治自身本質之問題，亦非謂因政治規定法制爲不必要。其眞正之原因，乃在近代政治忘掉人類政治之根本；而因此政治本身，所發生的時代的貧困也。

政治之本質，宜向全人類共同最高目標而推進者，然現代政治，乃以國家爲本位之權利義務，弱肉强食之政治。在國內則爲權力與利益之爭鬥政治，在國外，則爲領土與權益之爭鬥政治，與人類之政治，相距太遠。於此，近代法治國家羣之修羅場，突然呈現。政治家羣，官吏羣，人民羣之爭鬥，亦紛紛展開矣。

無論任何國家，若根據全人類共同之最高目標，而規定其政治之方向，則人類所形成之世界，即可改進。而由此種政治，可將人類由此修羅場中救出。

無論人類意識與不意識，政治非使之向最高目標不可。且非到達此點，即不能謂爲眞正政治。而此眞正人類之政治之顯現，除將人類之最高目標，一貫過去現在未來，完全在事實上把握之者以外，不能另求。

有史以來人類，爲達到其最高目標起見，反複幾千年之苦鬥，積許多之苦惱與慘劇，而現在血腥之爭鬥仍然繼續。然則，吾等人類，費如許長期歲月之努力，而現仍不能達到之人類之最高目標何也？乃不論知識之高下，凡有生命者，皆所欲求之安居樂業與永久和平之顯現也。安居者，欲生命之永遠，懼子孫之滅絕也。樂業者，欲生活之安定，懼世界之爭鬥也。取消上述之恐怖，而永遠確保安居樂業，即人類共同之最高目標也。

五千年來，人類爲達到此共同之最高目標，而繼續爭鬥。故在全世界各地，屢次發動革命與慘劇，其結果，雖得一定期間之安居樂業，然不能普及於全人類，多爲一時的，部份的；由永遠與完全觀之，其距離尚甚爲遙遠，所謂一時的，部份的之性質，亦即限於一定之範圍。爲保持其範圍內之安居樂業，還不得不樹立某種障壁。此種障壁之複雜化，即形成所謂國家，由此之故，在限於某種範圍內安居樂業之人類的懇求，爲加强其障壁，更採用慘酷之方法。其結果，未來求安居樂業者，而轉與安居樂業相遠又在一定之障壁內之各範圍，亦在內爭或內亂之名目下，而續行

不斷之紛擾矣。中國之易姓革命，西洋之民主革命等，均爲在壓迫下之人民，爲恢復安居樂業，絕叫政治之改革，而起來之爭鬥也。且依此種革命成功而執行政治之各時代之主權者，殆一律站於其主權特定之立場先以確保其主權之永遠性爲第一義。以依其主權之世界制覇而來之人類安居樂業，爲其政治之方向。故其政治雖見一時安定；但常爲被限定範圍內之安居樂業。即根據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一個主義，一個理論，一個思想，或意識的立於一個主觀或客觀之立場所發生之政治企圖，仍是一時的，部份的，對於政治之完全性與永遠性，絲毫不能保證，故革命與革命之成功，仍不外形成下期之爭鬥耳，由此人類乃發生，在國家上，國際上，均有由爭鬥永遠不能脫離之錯覺，因而形成「人類乃是爭鬥」之慣語。自由主義，由此發達，共產主義，由此產生。至墮於依自己感激與自己陶醉的現代政治之狂態矣。

在人類史上，除此種革命以外，另有一種政治企圖。即被稱爲預言者或救世主等人，欲由腥血之爭鬥中，苦惱之掙扎中，將人類救出，或著書立說，或集衆講道，而期待全人類覺悟。此種政治企圖，寢假而化爲宗教，走入政治以外之方向，此均爲出於救世救人大悲之願，雖不依爭鬥方法而企圖達到人類最高目標者也然其結果，僅獲得少數之說教者與信教者耳，人類之爭鬥，方愈益激化。甚至在各宗教間，在同一宗教內，亦惹起爭鬥，此爲其教祖夢想不到之反作用，故世上所謂預言者或救世主之出現。結局，不但證明，彼輩對於救濟人類，毫無用處，且更助成人類之不幸與苦鬥，何以惹起如此之結果乎？此等預言者與救世主之失敗原因，果在何處？於此，吾人當指摘世上預言者及救世主等，均不知其共同之錯誤。即世上預言者，救世主等，由其熱烈之大悲願，講道化人之後，認爲必使全人類還於本然，而後光明世界，始能實現，然彼等失敗之原因，即在此點。蓋若有生命之全人類均接受彼等之悲願，於彼等所說之道，均能體會躬行，則政治與宗教之力量，當然無別。然因世界人類，過於複雜血族相殊，知識，能力，慾望相異，時代性亦不同；故不能歸一於如是之指導者也。故世上預言者或救世主之悲願，不過爲政治上之悲願，然後形成爲儒教，爲佛教，爲耶蘇教，爲回教耳，終也，成爲共產主義人類之爭鬥，仍然續行。人類之安居樂業，永久和平，不過爲殘存之口號而已。此種事實，即爲由一個思想，一個主義，一個指導原理，甚而言之，即由一種私心，一種高蹈的獨善所運用之政治，終歸於失敗之鐵證。且證明到現在世界所有之政治——包含化爲宗教之政治——均係站於誤謬與偏見之上而與人類之最高目標，距離太遠。此種事實之結局，即爲對眞正政治方面之誤謬，對政治本質之誤解，且爲把握政治者之資格上本質的缺陷。非無意義之野心，即爲可憐的反覆之悲願而已。

政治方向，必須依據人類最高目標而規定之。政治超越時間與空間，形而之上與下，不拘人類意識與不意識，惟遵依人類最高目標之方向。對於政治自身之本質，應把握其絕對性與永遠性。眞正政治，惟有一貫過去現在未來，將人類最高目標，在事實上能顯現而把握之，即顯現而把握之。人類在其眞正政治之顯現與把握之下，不拘知與不知，不論好與不好。必須被歸一。始能於眞正政治之世界，確立安居樂業之永遠性。

眞正政治之方向，在獲得人類最高目標之安居樂業。安居樂業在確保安定之生活與永遠之生命。而對於上述之完全確保，乃必須確保永久和平。確保永久和平，必滅絕爭鬥，滅絕爭鬥，必須全人類統一。而實現全人類之統一，對於人類共同之最高目標之安居樂業，又必須確保，於此，歷史發生反復之革命，與宗教，然依革命與宗教所表現之政治，根據主權者，預言者，救世主之主觀與時代的客觀等等，雖有內容之差異，不期而然，皆以統一之爲方向。在統一之下，依據個人與民衆之支配被支配關係之確立而意圖永遠和平。或依據全人類之人間本然之問題，即道義之確立，而意圖之和平。此種一貫人類之欲求，在歷史上業已顯示，而無餘。即吾人觀察此種歷史事實，不但知人類最高目標之顯現，依據過去之政治，宗教，或政治與宗教之併力，皆屬決不可能，而且能知人類最高目標之顯現，即依人類根本之大因緣，把握統一，和平，安居樂業，並能無始無終，貫天地，通古今而顯現之必須人類政治之本質，在事實上，已具備實現之實態而後可。換言之，在全人類中，必須具備人間本來面目與萬代不易之生命，把握人類根本道義而顯現之政治的實態；而後始能把握顯現統一和平，安居樂業的政治。

此「實態」在人類中，果屬求而不得者乎？人類仍宜反覆於「革命」與「宗教」之政治史乎？

今也世界政治，以中日事變爲契機，已進入歷史內在之全盤政治清算之時。今後之世界—人類—在此清算期，恐不免嘗歷最後之苦惱與慘劇。然而，嚴格之大宇宙——人間本來之眞正政治，亦由此，應永遠被確保而顯現矣。




## 國內

### ▲阿部大使來華

日本特派遣來華特使阿部大將，及日本國民慶祝使節團一行，於四月廿二日由滬搭鹿島丸，廿二日晨八時許抵下關碼頭前往歡迎者有褚民誼、高冠吾及西尾大將代表今井大佐、南京總領事花輪等，暨國府市府軍樂隊，義仗兵等，阿部大使身衣禮服，鼻架晶鏡，精神奕奕，而露笑容，與歡迎者一一點首爲禮，卽乘汽車赴鼓樓大使館休息，時中山道上遍懸燈彩，鼓樓公園入口處，由日方南京居留民、及各界代表數百人鵠立道旁，持旗歡迎，此日南京碧空如洗，爲絕好天氣，初夏陽光，與淺綠嫩葉相映之新首都，街頭巷尾，無不喜氣盈盈，日本國民使節團隨阿部特使一行抵南京後，發表聲明於次，大意謂：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此乃新中國重建之轉機，東亞興隆之曙光，誠兩國所堪慶賀者也，吾等爲代表日本各界之國民使節，爲向中國朝野表示慶祝之忱，抵京時承各界歡迎，深爲感激夫日本政府當軸屢次聲明中視之，已昭然若揭，今日本國民亦以堅決之信念，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途邁進，吾等於此，切望中國朝野，在和平反共旗幟下，從速完成重建新中國之大業，與日本國民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同時，今後兩國國民，若深能立足於東亞固有之道義，提携協力確信必能化干戈爲玉帛，實現東亞之永久和平與興隆也，各使節均爲日本有名之士，如貴族院議長伯爵松平賴壽，衆議院議長小山松壽，經濟界代表八田嘉明等，有此貴賓來華，吾全華人民誠不勝歡迎之至者也，此次中日兩國調整邦交，自根本上入手，朝野上下，一致合衷共濟，以無隔閡之誠意，互相信賴，中日國交開空前未有之勝況，在東亞史上堪稱爲第一頁，次則中日國交，自古迄今，派遣特使，授以全權，職權之重大，爲第一次的光榮之舉，中國與日本在國外上，蒙如此寵待，以特使駐蹕中國，實爲中國有外交史最光榮之所見，今後將展開中日兩國正式之邦交使前之種種所信，將必以次成爲事實，並使舊日的事態，一變而爲新事態，雙方相親相敬在互惠平等的原則下，將締結友好善隣，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新條約，確立中日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石於阿部大使來華後，樣樣皆必實現，況且世界正多事之秋，日華相互提携，爲刻不容緩之事者也阿部大使文武兼全，經驗宏富，幼稚中華，更生伊始，有賴於大使之指引提携者正多也，特誌之以留興亞史上之採取，並誌空前盛舉云。

### ▲國府還都紀念

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典禮，於四月廿六日於國府大禮堂，於日本特派阿部大使出席之下，嚴肅舉行，於歡喜音樂中由代理主席汪精衛氏以下立法院長陳公博，司法院長溫宗堯，監察院長梁鴻志，考試院長王揖唐等氏及各院副院長，各部長，各委員長等均按所定就席後，繼爲日本政府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大將以次日高，松本兩參事官，影佐陸軍，須賀海軍兩少將等，大使隨員及板垣參謀長，山田海軍○○司令官等，現地陸海軍代表白松平，小山貴衆兩院議長以下國民慶祝使節一行，及花輪南京總領事等來賓六十人參列，奏「卿雲歌」後即由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氏致開會詞，其次爲阿部大使代表日本政府朗讀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及兩國確立善隣友好關係之詞畢，由國民政府代理主席汪精衛氏致答詞，其後日華參列者相向行一鞠躬禮，至十時三十分散會，從此日本與國民政府共同基於東亞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三原則而開今後正式國交關係，其東亞之歷史除待重慶僞政府之抗日容共迷夢覺醒外已更展開一新的階段矣。國民政府之還都大業於此已完成矣，但此種儀式的慶祝，更愈加重吾人責任心，蓋以國民還都之舉，爲中外人士所注意之空前舉動，更爲東亞有史以來之創舉，建設東亞新秩序由斯發軔，故愈慶祝愈促吾人之反省，加重吾人之責任心，是今日之慶祝爲將來興亞大業功成慶祝之開始，將見東亞永久和平實現，中國富強凌駕歐美，日本友邦之忻慶更無量也，中國全國於彼時之慶祝愈有意義也

### ▲重慶僞政府狼狽異常

自新中央政府成立後，並於南京開慶祝還都紀念大會，種種情形，足使重慶政府自相潰崩，自相火併，就中以共產黨與蔣介石更難合作，蔣介石招開國民參政會議，共產黨之代表有七人，現已提出辭職，並通電說明退出之原因，係蔣介石聽信共部下進言，到處有清共之舉動，以斯共黨恨蔣刺骨，因爲脫離重慶僞府，而與蘇聯所謀劃之西北赤化組織強化之政策相表裏，此共黨與蔣介石之一幕暗鬬如此。次則蔣介石以南京甦生之新中國樹立，中央政府成立，還都大業已見成功使蔣介石更爲不安，因謀於外交方面，阻止南京政府之發展，其最毒手段，即唆使歐美國家不

認各政權以爲對抗之方策，故蘇、英、法、美於重慶爲府探詢其動態時，蔣曾委求各使表示對於南京政府之態若何，意即委求列國不承認南京新政權之公然表示，詎料除美國及以美國爲中心之南美數國表示不承認外，其他若英、法、蘇等國皆未有公然之宣示，以致使蔣介石更爲懊喪，更加以黨人之元老派若于右任，孔祥熙，陳氏兄弟等，均表示不滿於蔣介石及共產黨之合作，抗日戰爭之繼續，且南京新政權蓬勃而興，元老派頗有棄蔣而去，投於新政權下，而協力於和平運動故由還都起，各方之空氣突然緊張，促蔣介石速爲滅亡，自在意料中也。

## 國外

### ▲東亞荷屬印度問題

自德軍突於北歐進兵後，首先於挪威登陸佔挪威沿岸要港，英國海陸空軍之大肆活躍於北歐以與德國相抵抗，此時凡北歐之中立國家俱受到一種相當之威脅，其中至列者則爲荷蘭是也：苟荷蘭之中立不保，英德對於荷蘭及其屬地必爲最激烈之爭取，可以斷言。東亞方面之荷屬東印度更爲不可免之糾紛，該島歸屬問題，極難聽其自然變化，有碍東亞之和平，況自日本政府屢次聲明「不介入主義」保守獨立自主之精神。謀求東亞全面之安靜，倘荷屬東印度發生糾紛，或爲英國占領，或爲德國占領，或爲美國保障，均違反東亞和平的旨趣，且妨害於東亞之經濟者尤大，故日本政府以歐戰擴大有波及遠東之虞，由米內首相重中聲明，以正大之態度，表示於世界，使英美法蘇受到極大之衝動，但公理常明，道義常新，以正氣附播，壓倒諸國之野心企圖，因此荷蘭本國對日本政府之聲明表示服從，美國自稱其有權保障西印度羣島之安寧秩序，其與荷屬東印度羣島，無權過問，自行退縮。至英法亦表示尊重日本政府之聲明，而不敢公然有所反對。是以荷屬東印度羣島之將來變幻如何，全視德國與英國對於歐洲荷蘭本國之中立，破壞程度如何，以爲最後之決定，觀今日英國對日本外交之獻媚政策，是英國欲求得日本之保護以免其東亞殖民地之叛離危機，若印度緬甸等現均有謀求獨立之醞釀與準備，英帝國主義者之潰崩在此一舉，英國於歐洲戰事之失敗，雖無一定之標準，但就最近義大利之動態觀之，以及德國於北歐已占優勝地位，荷亞洲屬地搖動英帝國之沒落可立而待，故近來美國對英法勝利之信念已不敢作非非想也。

### ▲英義關係已惡化

據倫敦十八日電稱：義大利藉春季演習名義將主力艦與巡洋艦集結，因此已証明英義兩國間之關係已惡化，故甚惹人注意。一方義國反英空氣極度緊張，或謂義首相將對吉紐斯、尼斯、高爾西卡島及其他等法領之一新要求手段，而悲觀論者，則屢稱義大利有加入德國方面之可能性此後推移誠堪使人注意，但就一般軍事家之觀測，義大利參戰之動機，非地中海上，或巴爾幹方面之權利直接受影響時則絕不參戰或加入德國方面此至明瞭之理者，蓋義大利之守中立政策，正所以利於德國作戰，既無後顧之憂，又可藉中立國家若義蘇兩國者，可以獲得持久戰事之供給，義對軍事協定，及經濟協定蓋即以此爲中心而締成者似於相近矣。

### ▲英法德巴爾幹之經濟戰

巴爾幹地方聯合國方面之經濟攻勢，由於英國商業公司在伯爾格來德開設一事，遂趨積極化然與此計劃針縫相對之德國經濟計策之進出亦甚有關係，本年初以來，由於德國通商局長克羅狄斯之活躍，頗被促進，以巴爾幹爲舞台英德經濟爭覇戰，目下正酣，即由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交涉通商，對於英國國策商業公司爲中心，而加以注視，故德與英法之經濟戰爭於巴爾幹已展開極激烈之爭鬪矣，今後將更見猛烈云

## 經濟

### ▲華北經濟協議會開會

華北經濟協議會，於四月十八日，在北京勤政殿開會，由賀屋華北開發總裁司會之下，於現地民間方面開懇談會，就民間金融，食粮，煤之配給並增產。鐵道，浮船，埠頭等輸送諸問題，各由專門立後場，切實開陳意見 由此一番討論則華北經濟，當必有所準備。又悉華北經濟協議會，係以日本，滿洲蒙疆，華中，華北各關係代表及現地方面日軍，興亞院華北聯絡部關係官等一百卅名出席，對於主要產業開發，對於煤炭，對於運輸 等問題，均有確切之研究，將來於中華之經濟貢獻非尠，繼此而有中滿經濟會議，定於四月廿九日卅日在滿洲國新京舉行，出席者華北方面，興亞院，滿洲方面以及各關係者，以華北最重要之民食爲中心，與聯銀票及國幣問題，中滿物資交流之調整等，儘量交換意見，以期加强中滿經濟提携，其結果實可期待，又該會會議終了後，華北方面將在東京與日本政府提出同樣問題，進行協議，以謀發達成中日滿三國經濟一體化云。

## 社會

### 春季衛生大會開幕

本市衛生局所主辦之春季衛生運動週大會，於中央公園新民堂舉行，事項(1)講演(2)宣傳方法計分爲天花及白喉，猩紅熱實施種痘，注射。免費健康檢察，兒童健康美比賽，舉行清潔大掃除，街巷清潔檢查實施消毒不潔處所，以次運動，關於市民之健康甚大，首都衛生事業，益見進步，將來亦得爲其他各埠之模範云。

（徐日章）

# 揭穿赤魔蘇聯

# 國民黨與蘇聯外交

田無堂

## 蘇聯之兩面外交

蘇聯者乃以社會主義實行世界革命之原動國也，然國內尚有多數之反社會主義者，而世界各國則殆皆爲資本主義之國家，蘇俄之外交政策，即爲對於此種內外之敵作思想之戰術者也。於是此種對外政策乃爲蘇聯獨有之特殊外交，在表面上觀之蘇聯之對外政策乃爲强調的和平主義，而謀與各國接近且修好焉。然其內幕則在乘各國自身之矛盾與國民思想動搖之機，而以巧妙之手段，使各國陷於共產主義化。

所謂此種巧妙之手段，則爲利用其他各國之矛盾現象而乘勢救濟之，此種手段亦實爲救濟其自國本身之孤立無援之唯一方法也，即如在中國使組成中國之共產黨，在其他之各國使其國民造成共產黨之勢力，且隨時使該國趨於共產化，以逐漸完成世界之共產化，同時蘇聯則以統一共產之國家自居。

因此蘇聯之外交，乃爲二重外交，其一乃爲政府機關通商修好之政策，此則與資本主義國所採取之方法相等，其二則以世界共產黨本部爲中心之共產主義運動也。

所謂共產主義之運動，即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則煽動該國之民族運動或階級爭鬭，先擾亂其國內之既成組織，復次以共產主義之思想與社會主義之思想浸潤之。蓋蘇聯有二重外交機關，一爲外務人民委員會，即外交部是也，一爲世界共產黨本部，即煽動世界革命之機關也，兩者首領現在皆爲史丹林，前者以通商和平相標榜，後者以擾亂世界與擴大共產主義爲任務。

## 蘇聯外交之經過

二十年來，此種二重外交，以如何之方法而運用乎？茲按下表述之：

蘇俄外交機關
- 外交人民委員會
- 世界共產黨本部

外交方針
- （1）革命外交時代
- （2）新經濟政策時代
- （3）社會主義建設時代
- （4）現在

（1）革命外交（自民國七年起至民國十三年止）德羅基時代，此時代即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實即蘇聯之武力建設外交時代。

戈連斯基利用國民咀咒第一次歐戰和平之心機會，對於打倒帝政，乃能成功，然受英法之牽制，四月革命之舉，終予國民以失望，於是共產黨相約以（麵包與和平）爲中心，而奪取戈連斯基政權，以樹立蘇聯政權，遂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八日，對於歐戰乃宣布其所謂革命外交之對外政策，其內容如下：

（一）在不喪失領土與無賠償條件之下即時媾和。

（二）秘密外交之廢止。

（三）民族解放。

（四）舊債之不承認。

外相德羅基第一次提議以民族自決爲原則之停戰媾和，被聯合國拒絕其與德國單獨締結媾和條約。然德蘇媾和談判，終由十二月二十日起開始，其結果，雖使蘇聯爲屈辱之媾和，但列寧，德羅基兩人因在媾和條約締結後，爲擾亂德國之謀，而有激德國起革命之可能性，且可有取消該項條約之希望，是以蘇俄遂暫行受屈辱之條件而簽字，然後蘇聯仍實行其決心。

## 全歐赤化工作

德國之帝政崩壞，勝利屬於聯合國，於是聯合國對於共產革命之蘇聯，開始第二次戰爭，日美軍則由西伯利亞進兵，英法軍則由北歐進兵，而國內之反革命派則爲內應，以共同攻擊蘇聯，包圍首都莫斯科，然以蘇聯地理上之關係言之，與列國相互利害之衝突，以及蘇聯之拚命抵抗，終使聯合國陷於不利，然此則表面上之理由耳，實際上則爲蘇聯之外交勝利，而聯和國國民之要求和平，遂使全歐勃發革命，對於蘇聯則無暇應付之故也。

至於德國方面，如奧大利，拉脫維，愛沙尼亞，立陶宛，匈牙利各國，均成立共產黨政權，自不待言，復重以英，法，義，美等國屢次發生具有政治意味之勞動會議。如此則是蘇聯使聯合國益增苦惱，終使聯合國，束手無策。迄至今日在歐洲各國皆視蘇聯爲最可怕之破壞秩序者。

## 國際共產黨總部

國際共產黨本部，乃創立於民國八年一月，第一次歐戰之後，遂成爲革命外交之前衛，而潛入各國之共產黨員乃在各國從事於共產黨之組織，而統一指導各國共產黨者乃爲國際共產黨本部，全世界之階級爭鬭與勞動之爭議，其大部份均依

據蘇俄本部之指令，而其確定此種非法的工作之連絡方法，乃在民國九年七月之第二次世界共產黨大會開會之時也。

## 民族自決

「獲得自由之俄國，不欲支配他國之民族，且不欲奪取其固有之立國權，與强力佔領其領土，俄國所希望者，乃在以民族自決之權利爲基礎，而確立永久和平」。

此乃民國六年民主主義卒然之宣言也，共產主義政權成立之後，此項主義更進一步强化。

## 亞細亞之不安

蘇聯之此種新政策，先使帝俄時代隸屬於俄國之回教民族獨立，而承認達達利亞，哈西基利亞，基爾基亞，土耳其斯坦，希華，布哈拉等之自治。

民國七年一月十四日，德羅基對於波斯聲明「廢棄波斯與英俄各國之間所締結之一切秘密條約，且返還帝俄時代由波斯所奪取之一切領土」對於土耳其，印度等國，則予以獨立運動之聲援，及物質之協助。

在亞細亞之不安，乃由於此種擾亂之工作而起者也，於是英法兩國乃藉口於人道與自由，以承認民族自決與獨立爲餌，而使亞細亞之弱小民族參加戰爭，然實際則英法兩國由戰後以迄今日，尙終未承認亞細亞弱小國家之自由與獨立也，然因此遂造成予蘇聯對遠東政策，以可乘之機，於是由英法金權壓迫而形成殖民化之亞細亞，與蘇聯共產主義之浸略，遂陷亞細亞之秩序於紊亂，然於此時爲對抗此種之惡態而誕生之方策實即爲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也。

## 中國共產黨之發生

民國九年之春，國際共產黨遠東部長奧伊金斯基，化名爲破羅金，與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會見，此乃中國共產黨發生之第一矢也，復次在上海與陳獨秀會見，同年九月僅以數人在上海組織共產黨，然後陳獨秀遂將共產運動擴大至於廣東，十年五月在上海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是被任爲委員長之陳獨秀，更起而爲擴大之運動，十一年七月在廣東開第二次大會，是時始能使社會上對於共產黨之存在，有相當之認識。

## 孫文與約弗也

馬林（按恐爲布流海爾之僞名）在十年十一月由上海赴廣東，訪孫文於廣東行營中，關於國共合作，交換意見。十二年一月孫文與約弗也會見完成之後，其結果乃發表共同之宣言，宣言中之要點如下：

（一）因中國之共產組織既不可能，遂援助中國之統一與獨立。

（二）廢棄帝俄時代之中俄條約。

（三）不使外蒙脫離中國。

## 國民黨之聯俄容共策

民國十二年香港海港職工與京漢鐵路職工發生同盟罷工之事件，國民黨之改組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宣布，均在是年一月，是時孫文任廣東政府大元帥，因基於約弗也之會談，遂決定北伐之政策，而接受蘇聯之援助。於是蔣介石之被派遣於莫斯科，破羅金與柯林（二人均爲僞名）兩顧問之延聘，國民黨之澈底改組等事，均一一實現，於是國民黨依據破羅金之獻策，與十一月改組之宣言，而變爲蘇聯式之組織，乃於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在此第一次大會時，竟公然許可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參加。

由民國十一年至十三年間，自國民黨之改組以

至於容共，在此期間乃爲中國化爲蘇聯之全亞赤化工作之基本地區之時期也。

因此遂經由滿洲朝鮮而波及日本，其影響乃特別嚴重，復因國民政府墮入英蘇之奸策中，激化其抗日運動，於是日本對中國意識與反共意識，遂逐漸具體化，滿洲國獨立之要求，乃完全在此也，且滿洲國之獨立乃爲日本對蘇聯之答復，同時亦爲報酬國民黨之抗日之謝禮也。

其後由西安事變而招致國民黨之容共政策，及英蘇之援蔣等事，終遂惹起此次之事變。

蘇聯之海軍陸戰隊




美國研究近東問題之第一權威者阿爾巴德·白登，滯留近東各國，多歷年所，去夏由巴力斯坦歸國，最近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近東現狀」一文，當茲蘇芬戰爭閉幕後，全世正注目於近東之時，茲極遂譯阿爾巴德之文，由此可以窺見美人對於近東之觀察以供讀者之參研是亦一有興趣之事也。

## 近東之不安

安卡拉，德黑蘭。喀布爾以及中部亞細亞內地，已爲恐怖之雲所瀰漫，此種不安之現象，非以那其斯東進政策之所致，亦非於莫索里尼之帝國主義之野心而使之然者，自大戰開始以來，德國自顧不暇，於是上述各地，因德國所造成不安之局面，至是已付諸泡影，而意國方面，則亦以忙於應付對抗英國，於是對於上述各地之糾紛亦逐漸消失，而莫索里尼侵入亞細亞內部之意態亦已銷沈，蓋彼所關心之中心地，乃在中海沿岸與阿非利加之高原，非蘇領，亦咋英領之中央及西部亞細亞、然而上述各地之所以瀰佈戰慄之空氣者，蓋以熊（蘇聯），或獅子（英國）之一方，開始其行動之時，而上述各地，遂懍然而恐怖！

蘇土協定破裂後，其一種陰霾沈默之空氣，其威脅人，實較隆隆之礮聲爲尤甚！達達納爾峽之中立，在莫斯科方面，已成爲切膚之問題，事實已明然若揭，蘇聯之指導者，雖希望達到其欲望，然土國多能之外相沙拉哥克爾念，則甚願土國之獨立，換言之，卽懷疑與危懼於蘇聯之是否能保證土國之獨立，無論史丹林對於亞美尼亞國境之改訂或國境問題是否關心，亦不能取消土國此種之危懼也。

英蘇兩國間之緩衝國，於是乃羣起謀確保互相緊密之接觸，依在莫斯科之土國代表談話之重要性觀之，各緩衝國相互之聯絡，遂告確定。據德黑蘭之報告稱，蘇聯之代表，在伊蘭南部，開始活躍，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在該地方共產黨之宣傳，已完全銷聲滅跡，然其再開始從事於活躍，亦爲更重要之事，加以蘇聯之軍隊，挾其優越之勢，開始集中於黑海與裡海之周圍，因之德黑蘭之軍事當局，遂陷於極度之焦慮，英國大使亦爲協議此事而急遽返國，於是英國爲防禦達達納爾乃增派軍隊，德黑蘭對於美國之增防似無異議。

此外則較遠之阿富汗則亦瀰漫不安之空氣，該國王座在英國保護之下，駐印度西北國境之英國軍隊，不使之動員參加戰爭，此乃爲一有興趣之問題也，此項軍隊，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時被召集者也，而當時英俄兩國則在同盟之關係期間，但在今日之現狀，則駐印度西北國境之軍隊則被增强矣，又據消息傳來，稱蘇聯赤軍，陸續集結於阿富汗與西藏之國境，蘇聯當局乃從速改組駐在該地之蘇聯代表部，一般風傳謂莫斯科對於薩伊爾，沙亞之往訪，表示歡迎之態度，對於該他在經濟上，商業上之努力，更施以新的措施。

俄人虎視耽耽，思欲以莫斯科之地域取而代英日商業關係之地位，蘇聯對阿富汗之輸出由一九三〇年起至一九三七年之間，已增加五倍，繼此以往，增加之數字，日有上昇之勢。

此種策略，果有何義意？十月前，土國一大臣語予曰：「在我等生存條件之下，蘇聯必不爲侵入者」，又在伊蘭，李沙，沙亞，巴裂，曰：「蘇聯在北方之增强勢力，比英國在南方之威脅，尙可以忍耐」，其所持之理由，蓋彼之理想中，幷不承認莫斯科之新指導者，爲帝國主義的野心家故也。

然此種信念，在此二十年間，恐已被打破，亦未可知，彼獨裁者之史丹林或將廢棄，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尼哥拉斯二世與英國締結停戰之協定，而再從事於戰事之途乎？在十九世紀中俄人待機進出於地中海，伊蘭灣，印度國境之計劃，或將再作捲土重來之計而再此廿世紀中强行進出該地歟？然則此兩大强國在亙於數千哩之地域之中或將發生衝突，亦未可知？

## 向海洋之出路

在上述地方英俄兩國所發生之衝突，比各該地捲入歐戰漩渦，爲更有興趣，蓋首當其衝者有印度，阿富汗，西藏等地，所謂全近東之組織胥在於此，而英國之生命線亦實存於此處也。此廣汎地域之紛爭，轉使歐戰陷於不可能之狀態，何則？使此廣汎地域之爭，一旦發生，則歐戰之資源頻於枯竭，而此廣汎地域之紛爭如擴大時，則英國對印度之政策必難實行，蓋倘使此地果有紛

爭之可能，則英政府當局，必將印度一切權利掌握於自己之手中，必避免政治上急激的改革，予亦不敢言蘇聯之措置，是否果能如英國在印度之政策而不使近東諸國陷於混亂乎？且不論英倫當局之聲明如何，近東諸國政治家之觀望，則認蘇聯與英國之行動完全相反，倫敦當局亦知注意於蘇聯之威脅，非然者則英國之對印度早應採取別種政策矣，至於英國對土國之所以貸予巨款者何哉？蓋不僅對抗德國進出巴爾幹與近東之恐怖，且亦別有用意焉。在實際上德人對於該地，已停止進出之行爲矣。更進一步言，欲澈底明瞭此事態之意義　則必須就歷史上之陳迹。加以檢討，考俄國由彼得大帝時代即尋求向煖海之出路，而在太平洋上最重要海港之一之海參威，一年之內結冰之期甚久，而不適於用，南方裡海則等於湖泊，而黑海則以達達納爾峽之受制於人，而其由此之出路亦遂被掩，故其思欲在地中海、彼得灣印度洋，以及海參威南方之太洋平上，得一海路與海軍基地，乃爲俄國外交政策之傳統的對象也。然尋求海洋出路之俄國，其政策每與英國衝突，英國則從來以斷然之決意，對抗俄國之此種野心，然自拿破崙戰敗後，擁有物阜民豐之俄國，在英國外交上，已感受威脅，英國對於阿富汗之戰爭，不敢支配其土著之軍隊使之參戰者，蓋憚於其背後操縱者之俄國也，英國不論有如何之犧牲，且無論其在經濟上視阿富汗爲無價值，然其每次開赴巴爾基斯坦之遠征隊則較速於俄國，且英國每年以相當之賜金，贈與阿國土著之王，蓋阿富汗——印度線，與阿富汗——巴爾基斯坦線，在已往乃爲英國視爲最切要而作最注目之監視也，且由今日以至於將來更將進一步一方作戰慓之警備，一方則更重視之也，以該線之形勢論之，隔三百哩即接於含有非常作戰意義之阿拉伯海，世界的重要發展，或即在此地，亦未可知。

英國曾思欲在伊蘭及土耳爲其防禦俄國之謀，至今日乃能收其效果，在實質上，伊蘭南端已化爲英國之殖民地，鄂德曼帝國之獨立瀕於危機之時，英國即可隨時出動於援助之舉，因此遂形成俄國屢次被英國蹂躪勝利之成果。

對於俄國之恐怖，蓋在土耳其之外交，爲其重要之因素，雖有德國之宣傳與影響，然由於英法蘇三國之前途不能與土國協調，而君府當局截至俄國捲入戰爭漩渦之前，尚未表明與德同盟，土耳古不欲黨於與俄國協力之任何國家，蓋土國已完全洞見莫斯科之野心。

## 英國之遠謀策術

第一次歐洲大戰，及戰後數年間，對於上述作戰之狀態，并無基本的變化，俄國因波羅的海各國之獨立，而喪失其海港，於是乃不得不停止其本國船舶在北海之活躍，而其阨運乃更在極東而發生，蓋滿洲國之成立，無論俄國欲在極東有任何企圖與建設，然已結局必發生不良之現象，蓋其局勢已非昔比矣，是以俄人向南方海洋之謀出路，乃爲其所必然，因此而其所發生之變化，亦愈深刻。

所謂其變化者，乃變化其對英紛爭之形式也，俄國之新指導者，自一九一七年以來，關於作戰上之必要，與地理上之所不可缺省等事，已緘口不言矣，彼等表而所宣示者，乃以解放殖民地民衆爲目的，對英帝國則集中攻擊，列寧掌握政權後，即宣言亞細亞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作喚醒該被壓迫民族之叫囂，同時列寧對土國、伊蘭、阿富汗援助之要求，亦予應諸蘇聯之與該三國締結條約，即誘致該三國於不可侵之團體內，其條約之內容毫不見有帝國侵略主義之野心，而其條約之構成恰似能掩護受外國壓迫而被組成之民族者，例如蘇波條約已在互相尊重自由情形之下而實行蹉商矣，蘇聯在該條約會談時，廢棄所有帝政時代之特權，以爲表示誠實之證據，由十九世紀中葉，於是此三國乃脫離英國之羈絆，而依存於蘇聯陰影之下矣，至是蘇維埃俄國似已以嶄新之方法，而完成帝俄時代以殘忍凶暴之力量所不能完成之事件矣。

蘇聯之政策，果一變而爲誠實乎？中央與西部亞細亞之各地方，在長期間已被一般人視爲帶蘇聯之色彩，且彼之本身亦固嘗作如此之希望也，然此十年來此等地方之國家一發生國難之問題，則蘇聯在商業上或其他方面，即行開始擴大之要求，且蘇聯之間諜即開始與戰前軍隊作同一之活動，德黑蘭、安卡拉當局，接近英國，當其對蘇聯不表好感之時，則蘇聯之指導者，立即摘其假面具，而遽露其本來之面目，於是在此三綫衛國首都之中遂到處流行「剝落共黨皮，露出赤俄面」之諺矣。

英國覩此情形，其欣喜雀躍之情形，自不待言，本卽欲利用此三綏衛國與俄國之隔膜，以爲反間之謀，然於是時阿富汗之革命適起，乃更予英國以良機，於是英國乃援助沙亞以打倒阿馬奴拉，命駐伊蘭大使，努力於李沙與沙亞之融和，關最難解決之英伊煤油問題，亦在意料外之友好聲中而被解決矣，英國於阿國之經濟亦已確立，且予沙亞以充分之協力。

復次英國在土耳古，則更告成功，英國援助土耳古恢復其產業，安卡拉前此求莫斯科在財政上，產業上加以援助之舉，至是雖告中止焉，

## 英國成功與希臘之融和

英國之外交的援助中，在決定的重要性者，乃爲一九三六年之蒙德爾會議也，土耳古在該會議中，關於達達納爾峽之非武裝地帶，及確保羅山條約之各項條件之廢棄等案，土國殖民省會發表如下之聲明：

「最近英土兩國共同之利害，已被確認，今日英土之關係，不但使英土兩國，踏入幸福之途，且導全近東各國於懇親之態」，更附帶說明：「一國家之政策，應確定軍事上之戰策，此則爲維持各國之友好關係，自有其種種之理由」。

依最近事態之發展，則可明瞭英國如何遠謀之策略。

英國果操何術而使此可驚之變化成功乎？其答覆乃至爲簡單，則唯有歸於英國十九世紀以來所持之政策矣，此項政策乃爲打倒侵略者蘇聯欲爲小亞細亞之覇者之野心也。

## 武裝之土耳其

對於上述之事態，蘇聯之如何不愉快，已可想像而知，於是莫斯科當局，對於在英國援助下之德蘭斯與伊蘭間鐵路之建設，乃在德黑蘭提出抗議，同時蒙德爾會議中所決定之英國援土條約其未實行者亦不少，於是蘇聯政府機關報主張：「英外務省所　倡之近東友好政策政與不侵犯條約，因在一九三七年土耳其，伊蘭，伊拉克，阿富汗四國均已簽字，所以至今亦儼然存在」，但莫斯科當局不欲將此種不快納之於現實政治之中，且克列姆林亦以國內問題繁多，是以不復能注意於外交問題矣，加之蘇聯在一九三七年產業與輸送上所受之挫折，遂使蘇聯視外國貿易與海運業等問題爲不甚重要之事。

中央西部亞細亞之最近事態，在如是背景之下，乃可理解，由十九世紀初葉所開始之英俄爭，雖至今日，亦未稍停，雖任其在形式上，自共產軍革命有種種之變化，但其根本的要素，則無變化，然而英國全盤捲入歐戰漩渦時，蘇聯或將更出以較今日更進一步之攻勢，亦未可知，然莫斯科果視尋求經由近東出於海洋之路之問題爲不難，則必因此而惹起致命的問題。

現在之土耳其，已決非前此屢挫於俄人之土耳其矣，今日之土耳其已擁有良好訓練與良好武裝之一百五十萬軍隊，此項軍隊在塔里夫地方之戰場，表示其得未曾有之戰鬭力，新土耳其所具獨立意識之旺盛，在兵士等則必盡全力以赴此獨立之目的，必盡全力以作最後之戰鬭。一方更從事於新產業之組織，使依存於外國之軍需品減少，且土耳其之工業，除已產生輕工業外，尚產出許多之重工業品，因之遂突破達達尼爾海峽之困難，蓋此則可以第一次歐洲大戰時英國屢次所得之經驗証明之。

俄國所欲擊破之國，不僅爲土耳其，薩德，與阿巴德條約之簽字國，各該國雖不保証互相援助，但對於德國之侵略土耳其，必定維持中立，在軍事上言上，雖綜合各該簽字國之武力，亦非俄國之敵，自不待言，然若以長期戰，與游擊戰以與俄人抗，則必使俄國難於侵入，而使俄人之犧牲亦必大。

然而由俄境遠隔之近東諸國，皆支持土耳其，蓋自古以來無論何時，土耳其終與阿剌伯有甚深之國交也。

## 今後蘇聯之態度

今後蘇聯欲征服伊蘭，亦爲困難，李沙，沙亞會以蘇聯爲敵而宣言：「縱一細微之事，亦決不與敵人以便宜」，國立紗廠之經理，擬將上等毛供給於蘇聯軍用，遂被驅逐，至於伊蘭之軍費則出於英伊煤油公司之捐稅，軍隊給養亦甚充足，其一百萬軍隊之訓練亦爲近代化，唯李沙沙亞在空軍與重礮方面，則尙不充實，但軍事當局對此則不甚注意，其所持之意見則謂，在伊蘭山岳地帶開始戰爭時，飛機與重礮並非十分重要。

蘇聯欲出於巴爾基斯坦或印度，則不得不通過阿富汗，但此則決非易易。至於阿富汗則人口稀薄，國王　有無用之軍隊，蘇聯利用不愛國王之各封建首領以忠爲近攻阿國之工具，在實際上各首領皆思畔逆國王，伊蘭方面亦認識此種現象，而視各該首領一變而爲蘇聯之援助者，其在平常，猶時時爲反對國王之謀，以此推之其與異端者（蘇聯）合作，亦未可知。

最近數年以來，近東各國對於反伊斯蘭之現象，已形成急激的強化統一，而立於共同戰線，伊拉克首相薩德會告予曰：「對於我等之部分的攻擊，乃爲我等全體之威脅也」。

蘇聯果冒攻擊之危險否？

以近東之英國權力言之，其對於蘇聯自當出於拒否之態度，伊斯蘭教各國，決不滿於無宗教之共產黨政治，然近東之危機與不安，則愈愈增加，且可憂慮之事態，無時不在逼迫之中，但近東各國已非第一次歐戰時之國家，且將自己之命運把握於自己之掌中，伊斯蘭教國互相結束其由英俄壓制而完全脫其羈絆時，乃方爲近東之黎明也，但欲達到此時期，則其障礙尙多也。

（未沃譯）

# 國際漫畫剪輯

剪自美國 S. F. Examina 報



↑

美國提倡和平之表裡

**老了的獅子**

獅子老了不如貓

↓






巴爾幹的異變 →



# 北京古蹟談

文寗權

## 著名古刹廣濟寺

北京爲遼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千餘年人文薈萃之邦，古蹟舉目皆是，記之者車載斗量，不勝枚矣，然時代變遷，興替數見，每經一次變遷興替，即有所留之蹟，前之視古，今之視前，所留之陳蹟，或惹人注意或使人興感，便可稱爲古蹟矣，列如京西周口店，係一產煤之地，不得謂古蹟，而考古家乃於該處掘得一十五萬年前之人骨，因此周口店便爲世界注意之古蹟矣，南下窪有土一坯，埋一名妓，好事之浮浪文人，作詩詠之竟名曰，香塚，亦成爲古蹟，尤有可笑者，光宣年間，市面上有實報而兼講報者，其人名醉郭，故後，經京話日報社長彭翼仲君將醉郭葬於香塚之側，而醉郭之墓亦蒙榮號曰古蹟矣。

由此而定古蹟之名，殊爲廣汎而龐雜，西長安街之雙塔寺，傳爲明朝權閹魏忠賢之墓，此則不無疑竇，概魏閹獲罪而死，其墓焉能在京中，其西則有萬松老人塔，萬松老人者，金時人名行秀，宏慈廣濟寺之首座法師也，圓寂後而葬是處，概廣濟寺始建於宋，名西劉村寺西四一帶當爲市外也，故有墓地，廣濟寺至元末焚於兵火，至明憲宗時，有潞州僧喜雲者因土人掘得石佛，因發願重建之，迨至清朝定鼎，有順天僧恒明，及其徒復初，大加修茸，寺中有滿月師者證三昧而悟上乘，講護國仁王經，前清八王皆隨喜，執弟子禮聽講，滿月師示滅後，玉光老人總之爲首座，清世祖聞玉光老人道高法宏，順治十三年駕臨廣濟寺，住持僧德光入報曰，皇帝駕臨，請師出迎，老人曰，是來，親近老僧耶，何不入，德光曰，請和尚出迎，老人不爲動，時駕至山門，侍衛傳呼甚急，衆僧扶掖老人出。衆僧



皆蛇行匍伏，老人則屹立，世祖見之勃然怒，旋對老人曰，不接我者和尚乎，老人默然，世祖微笑入殿，老人更不隨往直歸方丈，世祖還宮，派侍衛詢之，不接聖駕出何經典，老人應聲曰，出梵網經菩薩戒中，取經授之侍衛，侍衛持經呈御覽，世祖展經，歎賞久之，曰；和尚不愧佛子也，一日召師入椒園，師不欲行，衆强之而後行，徒步入西華門，至萬善殿，向南坐階下，世祖至，衆僧長跪迎鑾，老人卓然不起，世祖近師坐處，溫慰之曰，和尚好麼，老人曰，好，世祖頗敬重之，世祖之通佛典者、老人之

---

## 四月初八日

## 閑話江南浴佛

初八，夏曆的四月是爲佛祖釋迦牟尼的誕辰荊楚歲時記上也載着「四月初八爲佛祖誕日，諸寺各設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這天在江南非常熱鬧，現在介紹在下面。

佛祖誕辰，照例要浴佛，各寺院廟裡，都把銅佛坐在水盆裡，盆裡更有五色香水善男信女們，多來用此五色香水洗佛稱做浴佛，浴佛可以洗除災難，完事更要盡量的施捨錢財，愈多愈妙，有的僧尼更抬着銅佛好像出巡一般，佛也坐在盆裡，盆裡照樣有香水，佛上更罩着花亭，更有鐃鈸鑼鼓等湊趣，大家富戶搶着上前洗佛，這時鐃鈸鑼鼓更加勁的嚮，僧尼們在一旁也唸經誦詩的隨着，浴完佛，也要大大的布施，抬着佛，挨着家的走，一家完畢又是一家，這就是書上所載的「龍華會」。

爲着是佛祖的誕辰，這天更要戒殺生，禮懺，持祭，有的居士，或是富戶還有放生會，大家湊和起來，雇些小船，一隻隻的滿載着龜，魚，蝦蟹，以及蚌蛤田螺等等，一邊撑着船前進，一邊誦着咒似的往河裡放，諸般弱小動物，這時倒是好幸運吧！其實這邊放，那邊窮漢們馬上就捕捉，倒霉的依舊倒霉。

傳也，順治十六年冬，奉旨說具足戒上賜衣鉢七百五十八人，十八年駕崩老人親率僧衆唪經，於梓宮前哭之甚哀，急歸方丈，對衆曰，聖天子旣升遐，我亦無意世間矣，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滅於方丈荼毘時，得舍利子六十餘顆，繼之而有萬中法師，爲玉光老人之戒弟子，曾著持戒簡要頌一百十四言，以訓後學，作正法經五卷行世，其間又有律下法師德光者，持戒極嚴，曾爲世祖說戒律，鑾輿數過，優禮有加，師亦嘗入宮，坐偏殿



與世祖說法，上賜御用馬代步，聖祖時代，翠華嘗臨寺中，特賜帑金若干又賜御書藥師經十卷，十八羅漢讚十首，觀音讚一首，該寺歷代皆有高僧爲臨濟正宗，迨至改建民國，住持僧爲關東悟然和尙，其師爲禪宗唯一大法師清一老人，清一湖南人，住錫五台山十五年，讀三藏全經數十次，靜坐參禪，頓悟佛法妙諦，來京後，住雙塔胡同關帝廟內，爲人說法，一言闢迷，言下得慧，士大夫多禮請之，收爲門下者，梅光義，梅光遠，李振剛，李靈蠻，文實權，朱民史諸人，後移居廣濟寺，謂悟然曰，汝爲修道者，何能任住持，不如退居，悟然乃傳法於現明，現明接法甫一年，寺事興盛冠於各廟，老人任首座和尙，一日忽謂悟然曰，當今佛法末路，外道亂壇充滿京華，魔子冒稱釋迦之子，以權教迷惑人心，佛光反爲妖氣所蔽予雖悲憫，世運使然，予亦無法挽救某日予即歸大楊山矣，爲我招集僧俗弟子，予爲講金剛經七日，用結再世緣，老人講畢金剛經，即於是夜圓寂恰爲所示之日，當其圓寂之前一時，呼悟然現明率僧侶至禪床前念佛號，佛號，念數十句，老人玉柱下垂矣，入龕時，全身濕軟如生人，蓋一縷眞，如回轉梵天，與病死之體自有不同也，該寺實爲北京最古之大刹，高僧輩出可稱名刹之冠。

寺中有聖祖御賜碑文曰

蓋聞堂開鹿苑、誇祇樹之香林，境闢鷲峰·傳寶花之勝地、若其淸風盈大寶·亦豈在於離羣，皎月映禪心、初何嫌於近市、正以淋宮伊通·瞻龍象者知尊·精舍非遙·聽鐘鼓者易肅、茲弘慈廣濟寺、夙稱名刹·舊住高僧·梵宇莊嚴、峙鳳城之兌位·貝音宣朗、接紫陌於西隅·古木垂蔭於階除皓、鶴聞經於卮戶、竟與塵隔如在山林、心遠地偏、焉知闤闠、連花幢內·常明日月之燈、栢子香中·深入旃檀之海·亦時禪誦·鐸鈴響徹·丹霄·四海緇流·鉢錫雲依·法界藏經閣敞珠聯貝葉之文，說戒壇高，石點雨花之偈，是以駐蹕常臨於淨地，揮毫特賁於禪扉，睠此幽恬，賞其清曠，僧湛祐，心通釋典，志勵虔修，葺陳構維新，率羣衲以遵禮，住持僧然叢克襄厥事，庭宇秩然，蓋其教以利益羣生爲本，其事以修持戒律爲歸，朕嘉其同善之心，揭彼廣慈之意，俯兪敦請，爰錫斯久，振寶筏之宗風，弘金繩之覺路，用垂貞石，以示來茲。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皇三子誠郡王胤祉奉敕書。

讀此御製碑文，足證該寺之久遠，及其代有高僧，且知其爲律下蘭若，今日住持其寺之僧，理應恪守師祖所傳之衣鉢，嚴守戒律，方不負遜清世祖·仁皇頒祭書經，賜文之聖春，若爾染著俗僧積習，奔競於風塵，迎合於權要，專以富麗堂皇聲勢赫赫爲榮譽，殊有乖玉光老人之所傳衣鉢矣。

---

居家在這天，也差不多都是茹素採辦烏桐葉，染飯，飯成青色，而有光澤，彼此更要相贈，更煮青精米飯做成糕餅，用來供佛，稱做「烏米糕」，又因是供佛的，所以也叫做「阿彌飯」周宗泰姑蘇竹枝詞裡也寫道「阿彌陀佛起何時，經典相傳或有之，子意但知嚥飯好，底須拜佛誦阿彌」阿彌飯供完，可不又祭胃口了麼！

四月初八這天，浴佛可以洗災；吃黑芝蔴糯米粥，據說夏天可以不挨咬，貼書詩的黃紙可以免毛虫。

四月初八安徽有種廟會，名叫五顯會，在會各村，年年輪流管辦，各村通常所有的旗傘鑾駕鑼鼓統統要拿出來，會期，抬神出巡，好事的，爭着抬神，出巡回來，必要在戲場上飛跑四五周，不及躲避的，碰着活該，賽會晚上，也要唱戲，並唱通宵，却是給遠方人聽戲的好機會，近處人家更是接親迎故的，忙個不休，有的還加演木偶戲(傀儡戲)然而統統的全是噪音，鄉人們，却是非常的入耳，非聽完不去，也難怪，讓他們那裡去聽四大名旦去，值年的村戶，不管窮富都得辦，典售產業，在所不忌，由破例而犯神怒，在會的那一個也不幹。

江南的浴佛節俗已然略略的如上所述了，在華北今年也要舉行浴佛，慶祝佛祖誕辰，一切不用說了，請大家觀禮吧！

（杏子）

# 地方介紹

## 通州是歷史都市

長海

通州是歷史上的都市，這句話誰也不能否認吧！『一京（北京）二衞（天津衞）三通州。』在從前，通州確是個有名的地方，但是，現在却大不如先了。

從北京坐京山路的支線往東行，不到一小時，就可以看見那曾發過燦爛光輝的老城。可憐的立在那裡。

我們都知道吧！我國著名的二大工程之一——運河，牠的一端就在此地，在元明清三代，南北主要的交通路線，就是運河，通州旣然位當交通要地，又靠近京都可以說是在天子脚下，牠的重要性，當然是可觀得很了，並且南方向北方運來的米糧都在此處存貯，所以城內的東倉和西倉皆米如山堆。還有東南方進京朝見的官員，和往來販賣貨物的商賈，都在此地上岸或駐足；所以通州東南十五里之張家灣碼頭眞可以說是帆檣如林，貨物如山。城內外市肆之盛況，可想而知；後來國都南遷，海運大興，運河又漸淤塞，於是，這繁華的都市一落千丈，已無復昔時之景象了。

據說北方鐵路之中心，計劃者原意本在通州，不料彼時居通州之顯官王××及一般名人，恐怕將通州風水破壞，所以大加阻攬；因其勢力甚大，所以只好將中心定在北京，否則，雖運河擱淺，國都南遷，大概通州還不致於像現在的沒落吧！嗚呼何通州之不幸若是哉！

通州事變以前，冀東政府置於此地，因之略有抬頭希望事變後，遷往唐山，所以又形冷落了。

在文化方面，還不十分落後，如南門外的潞河中學，城內的省立男女二師範都相當的不錯。

在娛樂方面有一個『天橋』式的財光市場，和一些小型的公園和戲院，通州的古蹟除去運河，便是那北門內的燃燈佛舍利塔，和北門外的李卓吾先生之陵墓。在城西北還有一建築物——洋？橋，是調節京東數縣水量的橋閘。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雖然，通州比北京天津是差的多，但是，比起窮鄉僻壤的地方，還是強的多呢。

## 石門廟會補遺

石蓮華

余前者曾述及石門廟會之情況，藉供讀斯刊者之參閱，而可知冀南風俗之一班、茲更憶及尚有關於興味之事，爰補記之於下：

（一）走會　華北一帶之廟會，用爲加增會中之熱鬧者，則有走會，如京之妙峯山，蟠桃宮皆是也。此等走會者，咸標其名爲朝山進香，表演各種技藝，以資娛樂，如（1）爲高蹺，與北京所見者，大致相仿，以木棍縛之於腿，踏之而行，其所扮演之故事，如打花鼓，翠屛山，獅子樓等，淨丑則塗以粉墨，旦角則抹以濃脂，嬌揉作態，顧盼自歡，手執小鑼檀板，而歌秧歌焉，隨口成腔，亦有其韻，是皆村中男子，於農隙之時，閑習曲調俾便臨時之趕會，其意亦以爲得與盛會，則可祈保己身及闔家之平安，又可藉此以消遣，亦何樂而不爲歟？（2）旱船，旱船乃以綢布所紮成，而飾以各種草花絲纏，燦爛可觀，人立其中，船繫以帶束人之腰，人行而舟亦動，其所扮者，類爲遊西湖之屬，擇白晳較美之人，飾作舟女，亦嬝娜生姿，不似秧歌之惡俗也。（3）台閣，台閣乃以四人所抬之閣，木座而圍以欄干，上則置人，扮演各種戲劇，如遊湖則人立於傘上，進酒則人踐杯端，是蓋以鐵作架，人坐其上，覆之以衣，遂見其立，而不見其坐也。（4）五虎棍少林棍　選健漢若干，各執木棒，束身作急裝，面亦繪以臉譜，若青面虎黑旋風之類，皆小說中所稱孔武有力之類，結隊而行，經通衢則闢場表演，輪流對壘，掉闔縱橫，亦有家數（5）武術團之演出，使用眞刀眞槍者，均具有眞實之功夫，是於遊戲之中，寓尚武之意，亦不能以戲無益而一概抹煞之也。（6）小車會及老背少與古都所見亦多相同，（7）大鼓，則爲春明所無，其鼓大逾圓棹，四人肩之，人立架側，執木棒而擊之，咚咚然聲聞里許，震耳欲聾，其他每會一檔，均有鑼鼓隨之，其敲打之排子，亦似燕京，音節單純，不及十番之能翻多樣也，又有（8）細樂　以二胡，胡胡，月琴，四胡，笙，簫，笛，三絃等相合奏，音調柔和，頗爲幽雅，至於會所經處，街正中之高處，咸繫以五色之彩綢，並紮以白色之布幕，經斯點綴，遂有喜氣呈焉，觀者羣趨幕下，以待會來，婦女恐人之擁擠，則高立于屋頂平台以俯瞰其勝，欣喜若狂，不慮作墜樓之綠珠也。

（二）看香　看香，即海上所謂之看香頭，石門之信女善男，其所崇拜之神佛，厥爲南海大士，與三皇姑，及大仙爺，在廟會中，亦間代人於神

前．爲之看香，俾卜休咎，平時則設壇於家，壁懸諸神之畫軸，簷蔽黃綾之神幔 其間陳設几案，擺列神燈鐘磬木魚，應有盡有，人有以事或病來禱者，則巫婆或齋士，(男子)爲之焚香代求．先則法器頻敲，口宣佛號，繼則大聲疾呼 報所求事，喃喃告語直似面命而耳提。一若案前眞有神坐於上，傾耳以聽，其所謂「活見鬼」歟，至其看香之法，亦有三種，(1)爲用整束高香，燃之極旺，插於爐中觀其火焰明暗之在何方，以定人之禍害與福祿，大言不慚，竟敢立斷吉凶倘有不靈，則諉過於求者之不誠，彼巫婆不司其咎也，(2)爲柱香，以香三柱燃之，平插於爐，觀其香灰之所燒之高下，而有若干之變化，其卜法均載之書本，並有歌詞，如籤譜然，按詩句而示以趨避之方也。 又有第(3)種，則亦用成束之香燒旺之，另以單柱之香，插於所燃香內，則所插之香，被其外旁之火所燒，而致彎曲觀其折向何方，亦可於此測其意旨焉總之，開河信口，任所欲言，豈眞有神，托其意於香哉？

(三)跳神 每當開廟之日，或逢朔望之時，則有巫婆或齋士，男女夾雜，每班約二十人，率分爲兩組，男者，分繞坐於棹前，面攤經卷，對之誦諷，其經有觀音，關聖，菩提，皇姑，都爲七七四十九卷焉，女者類爲纏足半老之村嫗，束髻而縛褲，亦手擊法器，口宣佛經，多八九十人駢立環作圈形，繞場徐步，或穿插而行，接踵摩肩，穿成花樣，或如八結之式或似太極之圖，又若團體之操，表情之舞，亦猶福州僧道之「穿花」也。又有二人或四人，多爲短裝，立於場之四隅，此來彼往，插肩而過，抬足掄拳，揮霍作勢，則又猶賣解之練武抛出若干解數，八門五花，亦殊可看以是引動遊衆，羣相圍觀，屏息凝視態至莊嚴，跳神者亦愼重其行，不敢與人交語，行之約二小時，亦莫不汗流浹背矣，而跳神者，彼等名之爲「跑武差」或曰「應差」，應此差者，盡爲許願而來，其應期，約三月半載一年數年，以至於終身，例須逢廟必至，逢開必來，其動機則爲身多病疾骨節酸疼，或時頭腹痛暈，常感不適一行加入跳神，則多霍然而愈，遂以爲神果有靈，有以默相也；殊不知彼等之病，多爲鮮小運動之因，倘常行應差，則血脈活動，體自清蘇，是又暗合於衛生之道， 亦不可斥爲迷信也。

# 晉南紀實

金琴

久居北京的我，實在住得怪膩煩的！遂毅然決然赴晉南一遊，在三月十五日晚八時即離開了我的故鄉─北京─乘京漢路車一夜而到達石家莊，即換乘石太路車一天而至山西榆次縣時已日暮，遂在北關客店住一宿至次晨(十七日)復乘同蒲路車一天而抵晉南趙城縣警察所休憩。

「趙城縣」爲周繆王封造父與趙之地春秋時，趙簡子居此，遂誤「趙城縣」爲趙氏食邑，故俗稱簡邑，中間屢經更名，由隋迄今，仍沿舊名「趙城縣」東西環山，南北較平，城東鐵路直貫，縣西汾水長流，東有霍山，出產「猴頭菜」形似蘑菇，香嫩適口，本縣白麵(本地麵)每斤兩角，煤炭價錢，亦較便宜，且風俗厚樸，尚有古風─而好勇鬪，是其特性，在縣南下紀落村，有「豫讓橋」，相傳豫讓爲智伯復讐，伏此橋下以俟趙襄子之處，縣西樊村，有「樊侯洞」，相傳漢武陽侯樊噲，屠狗於此。

在縣東北宮莊村，有「趙簡子廟」廟後有「簡子塋」，高一丈一尺，周三十步，有碑記，本縣重要特產，以棉花，白米，爲大宗，棉花除自用外，大多數由花商輸於榆次京津各地；白米除自用外，悉數賣給洪洞各糧店，而氣候溫暖，物資豐富，實晉南之一佳境也。特此筆記如此。

# 天津速寫

未曾開言大吃一驚……無線電，與擴音機播出來的白玉霜許戲唱片，合流線型四〇式的摩托卡上的五音喇叭奏成交響曲，霓虹燈變幻着顏色，紅的藍的，又變成了綠的，十字路口中心的交通指揮燈，不停的在閃爍着紅綠光芒，夜幕拉開了黑暗籠罩了這繁華的都市──我們的故鄉，一路，二路的公共汽車，接踵不斷的來往馳驟着，電影院門口擁出了一羣人，逃難似的擠了出來；一對對的情侶們，走進了食堂或飯莊去進晚餐，當電影院終場的時候，幾輛膠皮車飛似的過去，胡同內開出了一部汽車，險些沒和膠皮車舉行接吻禮，交通警急了一頭汗，接着罵了聲膠皮車夫「媽的皮婊子養的不要命！」一面摘下帽子去擦汗。

西風不停的颺着，街的一個角落裏，一位襤褸不堪的女乞丐，懷裏兜着一個初生的孩子，跪在大街上，求乞，面前攤着寫黑字的白布「噹！」分明是銀角子掉地的聲響，女丐連忙感激地仰望客人，表示着萬分滿意。

王二姐緬樓淚不乾……接着一陣掌聲，底下加雜着「好！」「好！」的尾聲，是茶樓上傳下來的音聲，這正是歌姬×××演唱着，的確是魔力不小，居然引吸不少的觀衆。

百貨商場裏來往的行人，擁擠不動，忽然脚下被踩一下，你若轉回頭去一看，妖艷的女人，媚的眼，含情脈脈的在瞟你，跟着送給你一個微笑使人肉麻，若再看她兩眼，她便答訕着，把細嫩玉手，挽在你的腕上，不由得使你答應她的要求─肉的出賣。

跳舞場內奏出爵士之歌，麻醉了青年男女，度着燈紅酒綠的生活，那知人世上，還有啼飢號寒窮苦同胞啊

時計到了午夜了，街上人漸漸的稀少了，墻角下傳過來乞丐的哀聲，也刺不入摩登人們的耳膜。(劍萍)



**西藏之一妻多夫**

『西藏記』入龍威秘書，不著撰人名氏。其下卷云：『西藏風俗，女强男弱，生育以女爲喜，夫婦明媒正娶者少，多苟合。一家兄弟三四人，祇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和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夫婦悅則相守，如不顧同居，即自擇所欲而適焉。』

**纏氏之結婚與離婚**

時人謝彬撰『全國一週』中有云：『新疆纏民者，南部土著回民也。其婚制，惟生我者我生者不配，此外男女相悅，即可自由結合。其離婚，男女背立，各前行數步，撮土向後灑之。』

**養漢與漢養**

清吳震方『嶺南雜記』云：『瓊俗甚淫，外江人客於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

『養漢耶？漢養耶？』

『如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於男，所費不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於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夫人之過**

『西廂記』中述崔夫人責紅娘之言曰：『這椿事都是你這賤人。』初不意紅娘反唇相譏，謂『非是紅娘之罪，亦非張生小姐之罪，乃是夫人之過。』然則才子佳人之淫奔，豈皆將歸過於父母歟？又程羽文作『鴛鴦牒』述及譚友夏之言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對，齎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爲上上妙策。』

**相思苦**

讀唐李郢雞鳴曲有句云：『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棲近窗戶。』因憶及『打起黃鶯兒，莫叫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詩。繪景繪情，兩相髣髴，同可傳誦千古也。

**俄女懷春歌**

余嘗試譯俄國農歌一首，取直譯筆法，其詞云：

『蓬鬢荊釵貧窶女，
『破衣碎袖無人憐。
『青春妙齡容顏麗，
『獨居空房長灑淚；
『容顏雖麗無人娶，
『白髮孤墳長已矣！
『不如出家爲女尼，
『青燈紅淚訴悲懷：
『神明應知單棲苦，
『能爲月老我歡喜。』

俄國農家多善飲，每飲至酩酊大醉，輒相携蹈雪而歌。所歌多纏綿悱惻之詞。此歌述有女懷春，而甚思吉士之誘之也。

**女郎詩**

清陳維崧『婦人集』云：『海鹽陳若蘭，名麟瑞，著閨詞一百首。』錄其五。其一云：

『垂柳依依綠影生，
『茭荷亭上設棋枰，
『局中彈出縱橫影；
『笑問檀郎若個贏？』

其二云：

『春閨三月養吳蠶，
『南陌攀桑滿竹籃；
『爲避行人回步急，
『不知鬢上墮牙簪。』

其三云：

『女伴相邀織綺羅，
『纖纖素手弄金梭；
『晚來尋取紅牙尺，
『較得工夫若個多。』

其四云：

『閨中喜作道家粧，
『雲錦裁成綠羽裳，
『學戴星冠簪日月，
『侍兒齊綰髻雙雙。』

其五云：

『一自檀郎赴玉京，
『殘燈挑盡淚盈盈；
『黃昏又值芭蕉雨，
『不管人愁滴到明。』

陳維崧謂：『如此吟詠，去花蕊夫人何遠』。我則云：此皆所謂『女郎詩』也。

**三笑故事**

俗傳『三笑』故事，吳中婦孺，均能耳熟口詳，每於茶餘飯後，以爲談助。

清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述其事云：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讁戍。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道術，能役鬼神。嘗遊虎丘，時有兒之喪，上襲麻衣，而內著紫綾褌。適上海一大家携室亦遊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一笑。吉以爲悅已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爲僕。允之。竟得秋香爲室。一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爲吉，厚贈奩具，遂爲翁婿。華則吉之本姓云。』

**美而豔**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有云：『秦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有時妝成好夫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車旗。』足徵人見美色，固未有不好者。及其

去也，不知曾『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左傳）否也。

## 美人錄

明徐震秋濤輯『美人譜』，言『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西子，毛嬙，夷光，李夫人，卓文君，班婕妤，王昭君，趙飛燕，趙合德，蔡琰，二喬，綠珠，碧玉，張麗華，侯夫人，楊太眞，崔鶯鶯，關盼盼，蘇蘋，非煙，柳姬，霍小玉，貞娘，花蕊夫人，朱淑貞是也，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六人，紅拂，李娃，薛濤，紫雲，蘇小小，琴操是也。』兩共三十二名，如能聚於一堂，則燕瘦環肥，任人品頭評足，衆美之中，不知尙有高下之分否。

## 望郎來

吳中山歌有『望郎來』十二首，歌云

一年過了一年來，
又見梅花帶雪開；
梅花謝落成雪片，
推窗掃雪望郎來。

杏花含蕊二月裏開，
燕子雙飛梁上來；
眼看一雙新燕子，
薄紗窗下望郎來。

桃花含蕊三月裏開，
姐兒打扮好身材，
清曉挽起盤龍髻，
梳粧臺畔望郎來。

薔薇含蕊四月裏開，
提着花籃走出來，
手扶闌干無心採，
青桑葉下望郎來。

石榴含蕊五月裏開，
百般紅紫滿粧臺；
五月端午吃雄黃酒，
手托金盤郎來。

荷花含蕊六月裏開，
青荷葉下水生苔，
渴來喝杯爽霜水，
歇涼亭下望郎來。

鳳仙含蕊七月裏開，
牛郎織女下河來，
中宵乞巧排筵席，
多擺一盞望郎來。

桂花含蕊八月裏開，
陣陣花香風送來，
採朶鮮花揷在雲鬢上，
花香十里望郎來。

菊花含蕊九月裏開，
孤雁高飛雲裏來，
夜長日短睡難穩，
枕寒席冷望郎來。

芙蓉含蕊十月裏開，
柳葉飄飄落下來，
雙連蠶豆多一顆，
寒宵燈下望郎來。

瓊花含蕊十一月裏開，
大雪飛空落下來，
姐兒伸縮漸漸冷，
夜眠枕上望郎來。

十二月裏花不開，
姐兒便把剪刀裁，
千般花樣都做到，
做花罷手望郎來。

## 山歌與詩

吳中有『山歌』，羊城有『粵謳』十二三少女，多能琅琅上口，民間天籟。勝於詩人之詩，讀唐章孝標詩，至

『長安一夜家家月，
『幾處笙歌幾處愁？』

之句，竊謂其詞藻意境，兩美兼備、然而試聽吳娃所唱

『月亮灣灣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個飄零在外頭？』

之山歌，不惟吳儂軟語，足以悅耳，其情眞意實，又勝詩人之詩一籌矣。

## 七出中之二出

古有『七出』之條，而附以『三不去』。七出首何？淫出，妬出，不孝翁姑出，多言出，竊盜出，惡疾出，無子出。淸張廷玉撰『澄懷國語』，于惡疾及無子二出之條，謂『心竊疑焉』。其言曰：

『惡疾，無子，乃生人之不幸，非失德也。以此破出，殊非情理。祗以載在禮經，不敢經議，蓄之于心久矣。

『作讀劉誠意所著郁離子，有云：『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歸有七出，聖人之言歟？

『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有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假聖人以湜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誠意此論，仁至義盡，實獲我心，覽之爲一大快。』

## 再嫁

吾國未亡人再嫁，盡所不許，而律不之罪，俗亦不禁。漢蔡文姬初爲衞仲道妻，衞死，値興平之亂，被虜入匈奴，爲左賢王之妾，甚見愛憐相處十二年，生二子，後回國再嫁爲董祀妻。淸王士禎云：『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計者，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爲恥，如范文正隨其母改適朱氏。』

小鳥之眉如畫，故曰畫眉，人之眉不如鳥，必畫之如畫眉鳥之眉，而人方以爲美。漢書云：『張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言婦人以黛諦眉也。元錙績『霏雪錄』云：

『唐詩婦女畫眉尙濶。故老杜北征云『狼藉畫眉濶。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藉而濶耳。余記張司集倡女詞，有輕費叢梳濶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尙如此。諺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今日西風東漸，中土女畫眉，不復尙廣濶，而以細長爲美矣。豈今昔審美觀念之不同耶？抑中西婦人飾眉之有異耶？我竟無以答之。

# 小姐們的香煙屁股

伯毅

記得有一張美國怖恐電影片子裏，表演一個女人會遮身法，走到那兒都沒有人能看見她，只是她一拿什麼東西就不對了，因爲她自己的身體雖然可以無影無形，而所拿的東西却不能使別人看不見，譬如她一拿筆寫字，在她身旁的人，只看見那枝筆忽然平空的飛了起來，自動的寫了字，因此走到那兒人們都以爲是鬧鬼。

有一次，她同她的情夫去旅行，沿途只化一個人的旅費自不必說，等走到一個地方住旅館的時候，他們也只報一個，可是，一道兒舟車勞頓，這一進旅館，這位女人自免不了好些得辦的事、編編旅館裡的侍者，非常勤懇，總往他們這間屋子裡跑，第二次進了他這房間時，他就把侍者赫了一跳，他只見洗臉手巾自飛，衣服自起，不知是怎麼回事，先以爲是眼花了，後來又進去幾次，每次都看見些驚人的事情，這可把他嚇壞了，以爲這個旅客會魔術，於是趕緊報告店主東，店主東先還不信，後來好幾次那位侍者嚇得由樓口倒滾了下去，也不由得他不信了，便引了好多人闖關直入，進到他們的屋子去檢查，檢查的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在大家垂頭喪氣的要退出屋子的時候店主東忽然瞧見桌子上的烟碟子裏，放了一支剛燃着的香烟，最引人注意的，是那支香烟的屁股上，有一段二三分長的紅顏色，這明明是擦了口紅的婦女所吸的煙，他這屋子只住了一個男子怎麼會有這種情形，根據了這半截有口紅的煙屁股竟把這兩位旅行家給轟了出來。

當那影片特地照出這支有口紅的香煙時，只見一支一頭冒烟的香煙，那一頭却有一段發黑，看電影的免不得竊竊私議，好些人摸不清這是怎麼回事，這個，沒有見過的也許還眞有不少的人，但我却沾沾自喜，因爲我一看就懂了，紅顏色照在電影裏變成黑色，假如人們平時並沒有這個經驗，又一心一意往黑顏色上猜想的話，那不獨不懂得那是婦女擦口紅之後所吸的紙煙屁股，大概連全部影片的結構都會不大清楚的，連這麼一點事在用得着的時候，都是大學問，大經驗，其他可想而知了，那天我眞萬幸我之學問淵薄，經驗宏富到雖煙屁股之微，然而我之所有這種學問者，則又不能不感謝我們貴國擦口紅吸烟的諸仕女們了。

今年舊歷元旦之後，我忽然高興起來，想請兩回春酒，只要我請，當然沒有不賞光的，頭一次的座客，都是我平日提起來還不錯的親友家少爺少奶奶小姐們，少爺們抽不出工夫來的多，只坐了大半桌，少奶奶小姐們人多，是一桌半，等客人們都告辭了之後，那老張媽昏頭昏腦的撿了大半宵，原來桌上地下盡是些半截烟捲的烟屁股，老張媽一邊看剩有大半支烟捲心痛，想留着再吸兩口，可是，又瞧着每個烟屁股上染的那段口紅發呆，她無論如何想不出是怎麼回事，以爲是誰弄上毒藥了，不敢留着幸而我明白這個，我便詳詳細細的告訴了她。

第二次請的是我們平時不分彼此的親友們，人數和上次一樣，但烟屁股却比上次少的多，張媽只撿了一個多鐘點就撿完了，最奇怪者，煙屁股不問多少，帶口紅的准比不帶口紅的多而剩的長，這個道理，張媽到比我明白，她撿完了烟屁股伸了個懶腰，笑道：「時髦人連吸煙都有准尺寸，您瞧！」我看着那堆烟屁股比上次少得多，不禁也笑道：「今天這些人究竟比上上回好的太多了」張媽一聽，立刻答道：：「是啊！今天都是不上洋學堂的。」

因爲那天還有幾位友邦朋友携着太太，頭一次參加咱們中國人的家庭宴會的，所以第二天我特地問他們打聽打聽有什麼感想，一位日本太太笑嘻嘻的半天不開口，後來忽然笑道：「中國的太太小姐們眞不客氣，全會吸煙哪？還都好意思在大庭廣衆之下吸煙呢，我們日本有禮貌的和普通的家庭婦女們是沒有這樣情形的。」

日本婦女居然不會吸烟，居然沒有在人們面前吸紙烟的勇氣，這太不摩登了，不摩登就是不進步，日本婦女應該太不進步了吧？但日本强國有些人很歸功於日本婦女的不會吸紙烟，這眞是太奇怪的事了。

然而，我們不知道我國以吸烟爲摩登的婦女們，聽到她們的話發生什麼感想呢，這個到是值得我們婦女界研究研究的事啊！

小姐們的香烟屁股既能關係到個人們思想和摩登，更能影響到國家民族的强弱，這恐怕不是那些掃了整簸箕帶口紅的香烟屁股，倒到拉圾箱裏去的人們所知道的事了。

## 七與四，四與三之比

四月七日，是個星期日，星期日是人們玩玩鬧鬧的日子，人們工作了一個星期了，勞頓已極，怎麼不要利用星期日這天來安慰安慰自己的精神和肉體的？所以星期日之爲「玩日」，似乎早已成爲工作人員的定例了。

不過，北方的天氣也眞怪，平時只要一到星期日，就准得特別一點，不是吹風，就得下雨，而且颳起風來，還必定飛沙走石，使人睜不開眼，下起雨來呢，不是纏連不斷，下起來沒有完，就是傾盆不止，弄得道路淋漓，說什麼也叫人們出不了大門，只好打消已定的計劃，這種情形簡直的能把人膩透了，假如偶然這一次的星期

日是個天朗氣清颶氣不揚的日子，那說了您也許不怎麼信，眞能把人們樂瘋了，本來是分幾期玩兒的計劃，能在這一天會給全辦了，生怕下個星期，又出不了門，所以，天氣好的星期日，就是不預備那天玩兒的人也非玩玩去不可，這種心裡大概有星期日休息的人們，都能領略個中滋味的。

我們且說四月七日這個星期吧，四月七日這個星期日，可太好了，一早起來就不錯，的的確確是個風和日暖，大地皆春的日子，在這麼一個特別好的日子，又趕上正是星期，人們自然得盡量想方法來玩上一天的啊，平時遇着天氣好的星期日，不去玩玩，不過只是辜負一個星期日而已，這次要是不盡情一玩的話，還更辜負了這明媚的春光，所以這一天從一早起來就忙着玩的人，比那一個星期日都多，而人們尋春遊春的地方平時雖然在城裡的中央公園就可以，但那是平時像四月七日這樣的好天氣，是必得找一個有花有樹，有水有山的地方才能看到春的眞面目，北京這樣既有山又有水，富有詩意，富藏春色的地方自然要數頤和園了，所以四月七日這天，頤和園裏眞是人山人海，到處都是帶着詩人胸襟，頂着高尚人格，呼吸着純潔空氣的雅人雅士們。

這裡既然有水，雅人雅士們是必要做到「身在圖畫中」的樣子，在那山色掩映下的湖光裡，駕一葉扁舟像是寄蜉蝣於天地的樣子，在水面上悠悠然一會，才算盡了興趣，旣大家都是奔了那兒湖光山色去的，自然凡去的人恨不得都能在水面上傲遊一天才滿足不是？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出那天昆明湖上的一葉扁舟，是怎樣的特別多，多得怎樣熱鬧了吧？然而，多雖多得滿湖皆是，也就在那多得數不清的人數之中，却生出這段七與四，四與三之比的數字來。

就在大家都悠悠然的時候，忽然「天有不測風雲」起來，老天起了一陣大風，一葉扁舟，那經得起狂風的擺動，因之在許多扁舟之中，有一葉便被這陣狂風給吹翻了，這隻扁舟上載着「七」個人，於是這七個人自然算是遇了難，我們不管他這隻舟是怎麼翻的，總而言之，在那偌大一個昆明湖面上，在數不清的遊人雅士之中，總是有七人遇了難了，遇難就是要人援手的代詞，大概無論誰遇了難都是希望有人去救命的吧？這要按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話來說，這七個人應該都被救活了，不幸得很，那時候雖然只有七個人在那成羣的遊人中慘呼救命，但結果却只有四個人去救那七個同時都想活命的人，這四個救人的人，還都是日本軍人中的白衣勇士，白衣勇士是什麼，白衣勇士就是他們自身還帶着彩的軍人，自己還沒有健全的日本人，都肯奮不顧身的去救中國人，那麼，成群結黨身體健康的那許多中國人，似乎都應當奮勇去救那七個被難的中國人了吧？您猜怎麼？在那一剎那間，好像那一個大頤和園裡，只有這四個白衣勇士在遊園似的，而且，好像湖面上也只是這一隻遇難的船在湖面上，別的就沒有遊船了似的，我們在報紙上看到這段新聞時，誰也想不到那天頤和園裡會另外還有人，還有許多許多的人，當這四位難民被那四位白衣勇士救上岸來，幸而不死的時候，他們抬頭看一看眼前站滿了看熱鬧的中國人，再回頭看看那三位竟沒有人去救命以致死了的同伴，我眞不知道他們應該有什麼感想，耳邊上再聽到那大一群一大羣，撐船搖櫓，虛張聲勢，吵得烏烟障氣，結果只到處鼓動別人去救人，他還自充好人的人，又是什麼感想，這七個人被溺，只有四個人去救，和七個人被溺；與那三個人的死，眞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比」的問題。

聽說事後這四位被難不死的人之中，有一位畫家要作一張畫，對於那三位被溺身死的同伴，留個紀念。名曰三溺士，我則以爲人死不能復生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肯救人的人，被溺只是許多人之中極少的人，偶然的事，肯救人的勇氣，才是人人應當有的東西，如果我們認爲三溺士有留紀念的價值，則似乎作一個四勇士或四義士的畫，就更有價值，我們希望由這四義士的精神感動，假如使頤和園再有人落水的時候，能使全體遊人都成了義士勇士，那自然比僅僅留那已死的三個人的死跡，要高明的多啊！

七個人落水，是不是以七個人被救不死爲最上？那天倘若在四個日本人之外，再有百分之一二的中國人肯去救人，大概那三溺士也不至於送了命的啊，但是實際上的確連千分之一都沒有，我不相信那許多遊人和園裡服務人員之中，會連一個會水的都沒有，我更不信凡是會水的那天竟沒有一個人能得到去救人的機會，我尤其不相信那許多在湖面上搖船的人們，和他們的船，會比那四位日本軍人臨時跳下水，在狂風怒吼中再游至被難者的身旁去救他們來得還慢，但我也猜不出中國人爲什麼自己會水，也有救人的機會，而竟不肯鼓勇去救，却願意看那被難者們以慘呼掙扎而死，是什麼心理，當我們讀了那段報告這七個人遇難經過的新聞裡，覺得偌大一個頤和園裡却只有這七個被淹的和四個救人的人的動態，其餘只有一個王所長在事後跑去憑吊老友而已，我眞擔心那些跑到頤和園去遊春搖船的人們，個個都有臨難無人救命的危險，也人人都有被溺的可能，因爲那天幸而只翻了一葉扁舟，假如再有一葉扁舟發生事故的話，那怕那隻舟上只有一個人那也只有這四個日本人肯救人而已，這四個人再勇敢些，也必得救完了這邊，再去救那邊啊，等救完了這邊的時候，那邊雖只是一個人也一定非死不可的了！

那天又幸而只是七個人被淹，有四個日本人肯救人，才只淹死了三個人，假如那天竟連一個日本人都沒有，忽然有十四個人落水，那應該能有幾個人被救呢？

這是個正比與反比的題目而已，請大家算一算吧。

# 立夏季節在江南

問尹



春夏之交在北京，例來是那樣涼燠不均的天氣，三春花事也隨着這乍冷乍熱的氣候，便悄悄的告了結束。雖然是初夏的季節，忽的變起天來，刮一陣風，下幾滴雨，會覺得寒氣透骨，拿寒暑表來看，當時可以降下二十度去，溫暖的春光，煞時變爲深秋，使人感覺十二分不快，影響到風光景物上，消失了柔媚可愛，綺麗醉人的美點。我因了這樣，便會想起「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花一般的南國，動了舊遊之思，回憶浪遊，每到初夏時節，湖光山色，淡粉輕烟，花艷鶯啼，消魂醉魄，說不盡人情是風流綺麗，景物是秀媚濕馨，偶一思及仍依戀低徊不置，數我印象最深，尤其是立夏季節，關於風俗上諸般點綴排場，事事物物都有趣味，雖然屬於屑瑣末節，說來可見江南土俗，是那樣細膩而有風韻。

立夏季節在江南，非常的重視，因爲從過年到現在，纔見着種植物品成熟，故此說：「立夏見三新」。三新是指櫻桃青梅穡麥而言，必用這三樣供請神佛祖先嘗新，其實立夏成熟食物也不祇這三種，且看蔡雲吳歈有詩說：「消梅鬆脆櫻桃熟，穡麥甘香蠶豆鮮，鴨子調鹽剖紅玉，海螄入饌數青錢。」寥寥二十八個字四句詩寫出五六種食品，形容得有香有色，令人饞涎欲滴。本來中國的過節，首先講究是吃，這首詩雖沒什麼好處，在作詩者爲好吃之流亞無疑，我又何能免俗，所以把應吃的寫在頭裏。

立夏有十八景之說，其中倒有十三種是吃喝之景，十八景是「酒釀、櫻桃、青梅、蠶豆、穡麥、鹹鴨蛋、海螄、窖糕、燒酒、杜園筍、碧螺茶、夏魚、鰲魚等十三種吃與喝的。牡丹荼蘼、楝花、薔薇等四種是看的。再加一種秤人的遊戲，合併所謂十八景也」。秤人的把戲，在北方也有做的，吳歈有詩咏此事說：「風開繡閣鬬羅衣，認是秋千戲却非，爲挂量才上官秤，評量燕瘦與環肥。」錢思元也有一首：「懸衡一一判低昂，輕重休誇蠟貌强，莫是有茶人須論價，就中愁絕是豬王！」兩首詩都很幽默，現在考試測驗身體，亦論斤論磅，大釣活人，試讀此詩，能不啞然失笑？

初夏的寒暖忽驟，在日晴風暖可以穿單衣，稍有風雨即刻冷起來，又得換棉衣，尤其在北方的氣候，一天裏寒暖不同，晨夕披棉，晌午御單，俗說「棗核天」是也。在江南固然也如此，不過不似北方那樣狂烈，雖是乍冷乍暖，還不失掉溫和的性質。在這時，田裏的麥剛在結子粒，聽說天氣寒，於麥子最相宜，因這一點，便給這時間的氣候，起一個很漂亮的名稱叫作「麥秀寒」。是多麼富於詩意而響亮好聽呀？宋人楊萬里有詩：「麥黃秧碧百家衣，已熱猶寒四月時。」就是麥秀寒的時光，王鳴鳳詠初夏村居詩，說得更覺顯明，「鵓鴣催晨曉月殘，數聲布穀報春闌，棉衣欲換情偏懶，見說江南麥秀寒。」

蠶絲在江南爲特殊出產，蠶在立夏有極重要的情節，就以太湖說，環繞湖山鄉人，大約十有九家，都以養蠶爲業，習俗以廢曆三四月稱爲蠶月，到蠶月家家紅紙黏門，親戚鄰里都斷絕來往，一家行動言語也多所禁忌，惟恐沖喪，於蠶事倒霉。養蠶之家，在這期間，視蠶奉如神靈，有去陌上採取桑葉，有餵養蠶虫，有煮繭繅絲，男女老幼，各有工作，所有青年夫妻，必須分房獨宿，不然猥褻不潔，必要發生不利的事情，大約經過一個月多，事畢才能開禁。許志有詠此事詩：「五夜留燈照獨眠，蠶房齋禁太常偏，軒渠借問秦淮海，簡出蠶書第幾篇？」養蠶之家，都呼之爲蠶黨，在立夏後，有以現成三眠蠶出售，湖中往來船隻，多是作這種交易的，有句鄉諺是「立夏三朝開蠶黨」

北京人吃上最講究，無論什麼？都要應時當令，而且要搶先嘗新。然而北方究竟沒江南東西成熟的快，並且不如江南東西樣子多，趙筠吳門竹枝詞有：「山中鮮果海中鱗，落索瓜茄次第陳，佳品盡爲吳地有，一年四季買時新。」按王鏊姑蘇志有云：「三四月賣時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如王瓜茄，諸色豆，諸海鮮，枇杷楊梅迭出，後時者，價下二三倍。」是以初夏之後果品如荔枝枇杷楊梅櫻桃橘，河鮮如鷄頭菱角，魚類如河鯽魚銀鱸鰲蟹等等，都能挨次嘗鮮，在北京是夢想不到的，所以據我看，這立夏佳節，最好到江南去過。中國過節向來考究在吃，這篇文字也偏重在吃，然而，秀麗的江南固可懷也。

# 易實甫游山詩句

葉公

龍陽易實甫，順鼎，天才卓華，吐屬風華。爲晚近詩人之魁。而中年所作游山詩句，異想天開，奇葩紛出，靜讀一過，但覺山容水色，雨思風情，觸忤身前，徘徊眼底，令人有天仙化人之想，信哉才人之能事，無所不有也。如登岱詩云：「岱宗端坐青崔嵬，字齊育魯爲兩孩，一日一月海沐浴，萬賢萬聖天胚胎」又曰：「一徑一縹緲，千峯千巃嵸」「斜陽上衣來，人影瘦入石」皆縋鑿雕搜，窮極險怪之詞，且亦非深於山水者不能道也。至其七律四首，有七子之高格，兼青邱之逸致。其詞曰：「太一東皇賦九章，蒼龍青嶂迎青帝，白馬吳門侍素王，赤縣未沈今大陸，黃河如畫古明堂，奉松漢柏俱零落，添得人間幾樹桑」

# 鐘錶怎樣分配時計

王會隆

鐘錶是分配時計的！但是，當初分配時計，却有着很趣味的歷史。由於科學的進步，時計的分配，也曾經由簡入繁，歷經變化才有今日的確定，筆者特將時計的歷史，作一個概括的紀述。

## 時計的歷史

最古記時的方法，是用立竿取影的簡單方法，由影而分出一天的時計，這種方法，不但東西各國採用過，就是中國在堯舜的時候，也曾經利用過立竿取影，最準確的地方，是要看正午。不過，因爲春夏秋冬四季天時的不同，取影的法子，便又因了影的方向，而不一致。故此，竿影的長短，每天不同。說起來非常可笑，當時要是定約會，雖定的是竿影爲十步，但必須在成約之季，假如春天這樣定，到了夏秋冬，所謂竿影十步，也不能認爲標準了。

在當時，爲了取其方法簡易，把逐月竿影長度，詳細記載，作成記時表，一時用者非常方便。此種記時表，在羅馬帝國垂衰的時候，還盛行於帝都。到後來，又發覺竿木直立，還有缺點的地方，因此，更有進一步的改良，把竿子稍呈歪的形狀，使其端準對着北極，因了這個原理，又有日儀的製造——這種日儀，便由巴比倫傳到希臘，傳到羅馬，時計的分配，才漸漸的準確。到了十八世紀，日儀的用度，不但用以計時，並且還做建築物的美術裝飾，一時傳爲美談。

然而天下的事，隨時可以發覺缺點，由竿影而日儀，已竟是有顯著的進步了，但因爲計時全憑時日白晝，遇到陰天，下雨而日不見時，這種計時，便失去了效果。就是在夜裡憑着星位來計時，遇到月黑天暈，依然不能生效。因此又有水鐘沙鐘的製造。

關於製造水鐘沙鐘，因爲合乎學理，所以還能合於實用。此種鐘的發明，在公曆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埃及已竟見到，又在前一千二百年，中國已採用水鐘沙鐘了。

沙鐘的用途，在昔時法庭開審，還用以斷定措詞的多寡。在埃及用沙鐘時，亞坦納人聽訟時，就用沙鐘二座，分放原告被告之前，限制雙方訟詞的分辯。等到十九世紀，又有重力時計的發明，不過計時却不完備，因此，凡要計算極短的時間，必須另拿一根細的繩索，下面拴了一個擺，使其搖動，再計其數。

## 時計的分配

談到時計的分配，自然每一個距離，長短要相等，這是自古皆然的。僅不過每一天分配數目的多寡，各地就不同了，比方一天二十四小時，就一小時是六十分，若是一天四十八時就每一小時三十分了。在從先，巴比倫的天文學家，分一天爲三小時，一夜爲三小時，後來又分一晝夜爲三百六十小時。再考查埃及的古跡，在古時又把一天分爲二十四分，所謂分者，便是二十四截的意思，因此，後來的人，便襲稱之爲二十四小時，不過，古時所以有鐘點的意義，並不是現在所謂六十分的一小時，彼時表面上固然有鐘點之分，然而時間不等。往往因日夜之長短，四季的變化，便不能一致。甚致於在一季之內，也爲了緯度的高下，也不能時間完全一致了。因了這個緣故，就把時計，分出許多種，有臨時鐘點，有春分鐘點，秋分鐘點，都因了適應天時的環境而定。並且臨時鐘點，在十五世紀的時候，羅馬人還沿用很久。

至於一天分爲二十四小時，現在全世界已竟一致。不過，計數的方法其始各有不同。有把一晝分爲十二小時，一夜再分爲十二小時，故此上午有八點，九點，下午也有八點，九點。另有一種是由一點連續到二十四小時的，就是正午十二點說是十二點，到了下午一點，便不說下午一點，却繼續的說十三點，這種計數的方法，却是公曆一八八四年，華盛頓萬國公會議決的。一八九三年，意國鐵路公司，就首先採用，一八九四年，法國經緯度局也提倡採用。等到一九一二年，法國各鐵路公司，也一致實行二十四點鐘的計數法。到了現在，已竟普及全球了。

## 時計的參差

所謂一晝夜廿四小時，由始至末全球並不是同時開始，同時終了。因地之不同，所以二十四小時的開始終了，也有遲早之別。現今二十四小時的開始，都以夜間爲開端，可是二千年以來，一般天文學家，都以正午作起始，後來經過許多名家討論，屢次的修改，方決定由一九二五年起，各處天文台，以及研究天象的，都定規子夜爲開始，而且也並不分出午前，午後，晝間，夜間，鐘點的記數，只是連續下去，午後一點，就作爲十三點，如此，規併兩途爲一轍了。

可是所謂子午線，各地並不相同，一地有一地的子午線，一地有一地的鐘點，比方甲地與乙地，相距不算十分大遠，那麼，鐘點的相差，並不十分的顯明。從先交通不便的時候，人們旅行，都是以車馬代步，走路可謂遲緩，但是由甲地走到乙地，時計並不覺得有什麼差別，這因爲一個旅行的長途中，隨處可以契合各地的鐘點，但是現在交通便利，火車輪船，一刻之間，便走出千里之遠，因此時計方面，不免過遲過速，故必須每經過一站，對錶一次不可！因了上述的緣故縱有標準鐘，但除了車站。或鄰近某一個大城市的時計。所差無幾外，至於邊疆各省，時計的差別。可就十分顯著了。往往相差到二十分，或一兩小時之久，一國相差如此，而國與國之間，更難免發生糾葛了。

# 海天閒話

•歐西舊史•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月鄙人隨扈兩宮，駐蹕河南開封時，嘗聞先母舅松忠節公適時爲河南巡撫與陸文端鳳石尙書談及漢蕭何張良封地一事，何封酇侯良封留侯。酇有二地。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何之國在南陽。是蕭何之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酇。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織酇侯。姚合詩曰酇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酇侯鎭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酇侯也。唐書釋文，酇爲南陽縣名。又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據王叔原諸家所考張良所封乃彭城之留。又考張子房碑正在彭城之留。張良廟中乃東漢時所立。 王叔原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稍異。又謂徐州沛縣今尙有留城鎭而留侯廟存焉。 又論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 信曰豎子耳。 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也。其才必在信之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尙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若聽其計。則信與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斂兵旁亥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辟立漢幟以亂其軍乃斬成安君於泜水之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兩國最爲功大。 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耶。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之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進取之問。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與。又談漢明妃之事。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單于歡喜。如此而已又曰元帝後宮旣多。 不得嘗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 皆賂畫工。 多者十萬。少者五萬。獨王嬙不肯賂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其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 帝悔之。 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 乃窮竟其事。 怒甚。卽以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又載元帝初年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五載。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 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其兩說旣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又據琴操所說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並非單于來朝也。乃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 不知孰是。 又談漢宣帝在民間已知霍光驕恣。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 而陰伺其間。 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敵段之意相似。或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 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觀其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邺。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霍顯等見權不出已。 出怨望之言。 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則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揚韓趙蓋四人稍有過失。 帝卽戮之不恤。惟霍民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而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共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穽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 × ×

印度海中又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當値俾路芝回部在印度海之西也。是日爲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相傳耶穌降生之日。船上誦經禮拜亦彈洋琴作歌。爲西洋之大節日。 飲饌加豐。懷副將舉酒杯笑謂余等曰同治八年已巳出使斌欽差友松詩才最佳曾閒在外洋時著有海國勝遊詩集一部諸公若帶此詩集。請賜一部說畢拱手不已。余與尹君輪叔聞言枯窘非常。躊躇至再余與輪叔耳語竊商。我們出洋豈能携帶此物。祇好我二人將此集中尙能記憶者抄出幾首給他便可搪塞了事。輪叔笑而頷之。余遂笑曰。我等此次出洋。頗形倉卒。所有書籍多未得携帶。我們祇將海

國勝遊詩集尙能記憶者數首錄出奉贈可耳。懷副將大喜拱手致謝。余與翰叔回至艙中搜索枯腸凝神懸想。祇記有大沽礮臺詩云。百里津沽岸。冰融瞬息過時冰甫泮變臺壞雉堞。萬頃靜鯨波。曲港滿羅囿。平沙保障多。海口鐵板沙甚高如門限然烽煙久消歇。佔客樂絃歌。又示同舟客詩云。久歷江湖五十春。倦遊暫隱歎紅塵。風波見慣渾閒事。海客休教傲北人。又過芝罘島至煙台觀海樓登眺詩云。山勢鬱崔嵬。芝罘入海來。鮫人貨珠貝。山坳洋樓層叠蜃氣幻樓臺。島峙千屏列。波平一鏡開。登高思琢句。恨乏謫仙才。過黑水洋遇大風詩云。輪船創造非尋常。測理精選制器良。洪鑪烈焰煮沸湯。眞氣鼓動力莫當。機括奧妙費籌量。頓使險阻成康莊。大君有命通八荒。乘之飛渡黑水洋。東海大風眞泱泱。布帆千尺兩翼張。軒然巨波起空蒼。鷗鳥出沒相低昂。矯如健鶻大際翔。柁樓兀立神飛揚。又上海東門外瀕臨大江兩岸起造洋樓十餘里。俗呼洋涇浜詩云。兩岸層樓接碧天。綺牕雕檻鬭新妍。蜂房萬丈高如許。想見阿房杜牧篇。二郊衢平坦淨無塵。士女閒來共踏春。一陣輕雷聲隱：四輪車子載遊人。三西國佳人畫不如。細腰裊娜曳長裙。異香撲鼻風前過。攜手同登油壁車。四傅粉施朱總莫加。天然顏色謝鉛華。鶯聲嚦嚦人難會。不讓明皇解語花。過鞍于島詩云舟出吳淞口。烟波大小機。巨魚銜浪起。白鳥貼人飛。檣影入空際。柁樓明夕暉。晚來過龜糖。風景昔年非。過舟山詩云船如健鶻入雲間。破浪乘風若等閒。西望蒼蒼烟霧裏。榜人指點是舟山。又吳淞口放舟見海粱島詩云吳淞昨日挂輕蒲。千里扶搖過海隅。好似飛仙遊八極。朝離北海暮蒼梧。舟中玩月詩云萬里澄波靜不瀾。天風吹入客衣單。胸中自覺無渣滓。碧海青霄放眼寬。越南國雜詠詩云。道路喧傳天節明。使星昨夜到占城。中華冠蓋今重見。齊說恩臨海宇清。（此地閩粤人多久不覩中國人物聞使臣經過皆求一見爲快。）二王家累葉沐藩封。海不揚波帝道隆。但使共球無失職。定教人壽歲時豐。三白象烏犀錫障圍。向陽門第敢巍巍。豈徒崇儉卑宮室(王宮官府皆東向極卑)只恐秋風屋瓦飛。（夏秋多大風故屋宇甚低）四氈裘昨日甫離身。揮扇今朝更脫巾。莫訝炎涼容易換。途經萬里馭飇輪。五野花夾道不知名。淺紫深紅畫不成。惟有木香風味好。十年心事憶邦城。六瞥見鮮花供上方。晚香玉共夜來香。（粵人造天后宮甚壯麗案頭供此二種花）兒童更喜餐佳果。橘子青青荔子黃。七水邊瓜艇是儂家。一髻低垂兩鬢鴉。生小絳唇無待點。嫣然一笑露紅牙。（俗喜食檳榔唇齒皆紫色人人然也。）八青衫短袖髮垂絲。跣足科頭一樣姿。郎已及笄儂未冠。誰能辨我是雄雌。（男子留髮多無髭。女赤足不施簪珥戴笠眞莫辨雌雄也。）九四輪走疾於風。促坐臨窗面面空。御者獰獰形可怖。丈身斷髮鬖蓬鬆十十里馳驅道路長。解衣揮汗到炎方。村人知有相如渴。剖取椰漿勸客嘗。（草木狀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其實大如瓜有漿飲之得醉人。）十一肆樓小坐試烹茶。異域遨遊興更嘉。饞口至今剛一飽。故鄉風味在天涯。（茶食大有京師之味）。十二地處南交古越裳周時重譯拜明堂。低徊上下三千載。此去誰乘萬里舵。過新加坡詩云瓜皮艇子小於舟。蕩槳兒童水上浮。自古南蠻稱鴂舌。譁然羣作語啁啾。二一齊嬉笑躍深淵。碎影沖開水底天。為利從來眞若鶩。不辭辛苦覓金錢。（此地小兒刳木爲舟見商船擲錢海中則入水取出）。至印度錫蘭島詩云 。山陰道上記曾經。雪白雙鵝戲綠萍。倘遇右軍交易去。欣然定與寫黃庭二芭蕉結子碧離離。椰樹成林拂翠絲。景物不同須記取。橙黃橘綠仲春時時橙橘新熟三古刹何年嶺上修。貝多羅樹徧山頭。愛聞旃蔔林中味。一笑拈花天際遊。四度世心勞苦海邊。不如合眼且安眠。（寺中有臥佛一尊）恒河（印度之東北大河）。沙數人無盡。說法何能徧大千。又黎明見有輪船西來詩云。朦朧曙色映朝霞。四望空明興倍嘉。忽見峭帆來異域竟如故友遇天涯。三更客夢添鄉思。兩宇平安寄我家。四萬程途纔及半。憑君傳語到京華。



未遠當
西服者：那來的窮小子。
乞丐：先生別忘了自己剛從那兒來！
十五作
女子職業澎漲以後
錫蕙作
棄之可惜 作貞嫵
1
2.
3
4.
情場五味
高炳華作
久候伊人無限「苦」
美景良辰擁吻「甜」
對付情敵手段「辣」
「酸」
「鹹」

## 丫鬟三部曲



—琴作—



金 篠：有人說胡蝶穿了淡衣素服活像孤孀，你假使濃裝豔抹眞像野鷄，你願意做孤孀還是做野鷄？王人美：當然我願意做野鷄，不願意做孤孀，因爲做野鷄我還能愛你。

金 篠：…………

汪子美作

## 唐詩新畫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
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張英超畫賈至「春思」

## 初次登台

彈特畫作









雲山烟水
若難親
野草閒花
各自春
賴有高樓
能聚遠
一時收拾
與閒人

竇宗淦

# 秦腔佳劇雲磊山

## 劇情頗含忠孝思想

### 謂取材南宋時事恐非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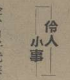
從劇名雲磊山三字看來其山之險峻崎嶇．眞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概焉！此劇與走雪山，同爲表演冰天雪地，朔風怒號中逃難之故事，不過不是女紅與青衣之角色，家人與小姐而是小生青衣，與花旦角色，兄妹與姑嫂，較走雪山情節複雜事體緊張，而復有倫理情愛之衝突也。

按劇情係述南宋時事．而實無人不知何所取材，只有就戲說戲而已．荊州白生雲，因家貧寒，攜金斗赴廟會出售．其妹欲隨往逛會．請命於其父白太公，公止之，女不欲．以愛女故乃母嫂偕之同往．蓋防遭意外也。孰意在會場中竟與任艷虎遇　任艷虎者朝中權臣任白玉之惡子也．依勢凌人無所不爲，爲地方之惡霸．人畏之如虎．見生雲妹美而艷頓生淫念百般調戲．生雲怒責之．遭惡奴暴打．血流被面，其母懼，責陪罪。艷虎餌以食餌以金，俱婉言謝絕，急奔歸家，太公懼艷虎權勢，恨生雲惹禍，正撻楚間，而艷虎已派奴請太公赴晏。太公嚴拒間，已爲惡奴並其婦王氏擁之去。艷虎求親，因女已字雲尚傑却之，艷虎逼甚，白夫婦知不敵．乃拚死辱罵，以洩忿氣，艷虎怒俱殺之，方白夫婦被擁而來也、生雲亦潛入偵情，及見其父母被殺，痛哭奔家，與妻妹寅夜奔逃雲磊山，欲投雲尚傑家中避難，艷虎連夜追之，迷路而罷。生雲等至雲磊山，腹肌衣單，險路難行，生雲凍殭於無情風雪中，姑嫂在無可如何之際，適雲尚傑出獵遇之，救之歸家得慶更生，得前情，乃氣忿填胸，懷利刃往荊州報仇，蓋尚傑爲將門子，其父忠孝．被任白玉陷害，亦逃山中寺院避難者也。雲尚傑寅夜越城殺死艷虎全家，艷虎妹白玉蓮，哀求得免．蓋玉蓮素不值其兄所爲，特無挽救能力，今兄遭禍，願證其罪，尚傑亦願玉蓮當證，因赦之。尚傑攜艷虎頭．並帶玉蓮歸寺，生雲欲全逃避難，而尚傑不允，意提頭報案，縣令鞏文章帶一干人犯解京請罪，是時朝中六部大臣正聚議任白玉之奸．謀併力除之，清君側之亂，而鞏文章亦到部報案，鞏文者原爲御史因參劾任白玉而貶爲縣令者，故六部官員優禮待之。乃同審尚傑，生雲，玉蓮等，落狀奏君，而君聽任白玉讒言，下令屠荊城，禮刑二部力諫，並毆白玉，君怒命斬之，四部官員力保不准，乃均辭官退隱，屠令未下，而宗武元犯境．告急，君復四部官，兵部尚書趙成州，保尚傑平亂贖罪、及見陣乃知係其盟叔與其父報仇、而與兵也，遂併力攻城。尚書趙成州與君登城退兵，宗武等請殺白玉以復仇，而白玉亦以事敗，懷刃登城謀弒君，乃共殺之於城下，其女玉蓮以證兄罪，得免死，宗武元降，全劇告終矣！

是劇白生雲（小生飾窮生）及其妻（青衣飾）妹（小旦飾）與任艷虎（二黑飾）趙成州（大黑飾素面白蒼）雲尚傑（武生飾）等爲主角，其餘則都爲配角。最精采場爲生雲兄妹姑嫂逃難場，嫂怨姑惹禍，憐其夫遭難，而兄愛其妹，不忍觸動其悲哀，將天倫之愛，與姑嫂間之勃谿，形容得淋漓盡致，在討得殘飯時，妻願夫飽，兄願妹飽，妻賢兄仁，姑喜嫂怒，令人啼笑不得，終至於淚下也！過雲磊山過冰，冰滑幾個跟頭，亦非有眞實本領，不能討好！過山場高棹架雙椅，白生雲一手護妻，一手挽妹，在雪風飛舞中，勉力而行，令人不寒而慄也！其次雲尚傑之勇烈，趙成州之忠正，亦頗有可取處。

是劇失傳已久、近日彥章黑排演之，彥章黑飾趙成州，自是斲輪老手，而筱福海飾白生雲、曹艷香飾其妻、筱月樓飾其妹，亦頗不弱也。

按是劇由劇中人姓名，白生雲，任艷虎。任玉蓮等而推斷，似嘗天而生雲，凶人而似虎，如玉白如蓮清，當係空中樓閣，無中生有之事跡，而劇情實近情近理，且與觀衆一大刺激在女大而不出嫁者、與嬌養少女而不聽家長命者，當有所警惕也！設生雲之妹尊父命而不逛會，豈能父母遭殺而兄遭難乎？再生雲出場之唱詞：「人生在塵世上，親恩難報；母養育父教訓，恩比天高；爲人不把親恩報，禽獸二字終難逃……。」生雲妻上場：「昔日裏、有孝子．名叫王祥，他繼母染了病、臥在床上。茶不飲，飯不思，難進藥湯，一心兒要把鮮魚來嘗。有王祥，到江邊，用目來望，只見那．滿江面，結冰放光。他只得，禱上蒼．脫去衣裳，肉兒臥至在冷冰之上。……」亦純以孝思爲出發點．編劇者亦煞費苦心矣！（田舍叟）




## 金少山的趣聞

### 養虎被虎咬白化五百元

金少山好玩猴子，是人人都知道的其實他不僅限於玩玩那小動物的猴子和猫狗，他還喜歡玩大動物，他有一次應約到廣東西演戲．看到一隻黃毛的吊眼白額虎，長得極其威武，面孔既像花臉、吼起來的聲音也洪亮，一時高興、錢化多少倒不在乎，於是便化了五百元的代價買了來、攜回上海豢養、並且餵乜食物。但他却忘了虎性難馴、一天虎兒突然發怒，咬住了他的胳臂不肯放嘴，這一下金少山的大面不待粉飾、竟嚇得與曹阿瞞相似、緊要關頭「比割髮代首」、「割鬚棄袍」還來得危險。幸而他的待役把自衛手槍拿出來．演了一齣「刺虎」才得解救．不但犧牲虎的身價五百元，驚恐之餘、還賠了些醫藥費。旁人替他很是叫屈，他却還洋洋得意，以爲這不是什麼很吃虧的事！（日月）

# 關於舊劇薛家窩

## 早年內廷演此人才極爲整齊

### ◇楊小樓蓋叫天因演此劇而訂深交◇

鄭菊瘦

大凡舊劇組織必須以穿插精密，避免套襲，始能出奇制勝，今姑舍其他諸戲不說，即以短打戲中薛家窩內容情節簡述如下：此戲按照早年路子表演，係由張桂蘭盜取施公御賜免死金牌起飾桂蘭者，係武旦應工，夜入施公駐節驛館，須有走邊及縱越翻折武工，其微細處，絕不與殷家堡郝素玉行刺相同。施公差派部下人員四出偵探金牌下落，分關泰謝永泰一組，李公照朱光祖一組，而李朱藉便望看鳳凰張茂隆，及至張家，始悉茂隆已歿，只遺老妻某氏，女兒桂蘭，得知桂蘭暗盜金牌，原無他意，祇爲久聞黃天霸武藝高強，欲與之角技比試，藉盜金牌作爲路索，李朱遂向茂隆妻提議，與天霸桂蘭說親，茂隆妻謂必須待天霸桂蘭比武之後，方可決定，李朱遂稟覆施公，經施公允許次日携帶天霸李朱同蒞張寓，（按此種穿插與事理太覺不合，設想施公乃封疆大吏，焉能隨便私入民家，況且桂蘭既盜去御賜之物，原應獲罪，即使有李朱在施公台前婉求赦免，尙可不究咎過，至於命天霸同李朱踐約已屬格外通融，萬不能使施公親自降臨也，何施公自貶身太甚耶）俟至天霸桂蘭二人比武之時彼此旗鼓相當無分優劣，雙方非常折服，即蒙施公指婚聯成佳耦矣及至大衆返回驛館之後，關泰謝永泰仍未歸還，緣關謝因誤入薛家店，被奸人薛興（薛興係薛家窩莊主盜魁薛金龍手下，此店明作貿易，暗則謀害行旅，即俗謂黑店是也）識破行藏用蒙汗葯下入酒內，關謝飲後立即昏迷不醒，薛興遂同伙計數人，將關謝綑綁押往薛莊獻功，是日恰値薛金龍壽辰，張筵款待各路賓朋，如大蟒山之賽袁達于通，小野龍于廣（即于六兄弟）河間府惡霸一撮毛侯奇（即侯七）任邱縣一枝桃謝虎等均在此處，薛金龍率領五子，薛虎，薛熊，薛彪，薛豹，薛鳳等分頭招待，薛興將關謝解醒之後，問明姓名，知是施公部下差官，薛金龍恨施公天霸入骨，今見施黃一派之人，即欲加害，關謝正在萬分危險之際，幸有老英雄賽毛遂楊香武（按楊香武在此戲係由文武老生充任，素臉白三髯戴古銅色鴨尾巾穿古銅色褶子「不露裹衣」着青緞厚底靴因完全著重念白，不帶起打，所以用文扮耳）紅旗達官李煜，雞鳴五鼓張泰三人到此，乃代關謝緩頰，得免不死，暫囚後莊暗室而楊香武勸說薛金龍切不可與官方作對，且宜改惡向善一大段念白，誠如并州剪哀家梨，慷慨淋漓頗足爲勸聽（斯戲有稱講堂鬪志即指此場而言，然覺辭不達義，此即當初編戲者自作聰明，不學無術之故，莫怪近年編劇者指摘往昔戲曲名目的詞句科向不通之點太多，由此一點大可想見，其餘變難枚舉耳）怎奈薛金龍忠言逆耳，不肯採納，更設誓言定與施公天霸決一雌雄，雖死無怨，楊見薛崛强如此當即携李煜張泰退出，途中巧遇神眼計全，魚鷹子何路通二人，楊囑計何夜入薛莊搭救關謝，計何如命履行，關謝才輙脫離險地，後則黃天霸帶領同寅等攻入薛莊與薛金龍等賊衆大肆爭鬪，結果邪不勝正，薛家父子全數被擒，其餘羽黨或死或逃，亦如冰消瓦解矣。斯劇通場結構大致如是，若以情理推尋殊無佳點，誠不値識者一笑，然在技巧方面言之，則穿插尙有可取，吾人既視作消遣娛樂，又何苦矯枉過正耶！茲據某前輩云：早年（即清季光緒十年前後之際）內廷傳差演戲，大凡各班伶工著名人物皆須應召表演，而薛家窩一齣，乃奉御旨點派，曾由程長庚飾楊香武，楊月樓（即小樓之父俗稱楊猴子）飾黃天霸，陳桐仙（彼時著名刀馬旦）飾張桂蘭，錢寶峯飾薛金龍黃潤甫（即黃三）飾侯奇，即如後來名冠全國譚大王鑫培尙飾計全錢福飾何路通，方洪順飾關泰，汪大升飾謝永泰，姚增祿飾李公然，其餘亦均由彼時超等武行分別充任。洵稱傑構，實外間戲園所罕見也，迨至後來楊小樓已有聲望，初到滬濱，在某舞臺表演，與久佔南省短打武生張英傑（即蓋叫天）合作英傑自恃已能，有意與小樓作難，所演薛家窩乃要求小樓扮薛金龍本人扮黃天霸，起打之際，使出平生之力，意在壓制小樓，而小樓從容應付，英傑竟難佔據上風，戲終之後，英傑乃引咎自責向小樓謝罪道歉，小樓寬宏大量，並不與之計較，由此二人遂訂厚交，嗟乎似英傑知機進退亦堪欽佩也。

---

菊部遺聞

## 想九霄之黨禍

田際雲以花旦領盛譽，即都人形艷稱之想九霄也。清末民初，先後曾任精忠廟廟首，及正樂育化會會長，於劇界興廢各事，頗多建樹，其人在一班優伶中，思想較新，且喜進取，民初曾盛傳彼被選爲省議會議員，可見其當時在伶界聲望之隆矣。聞戊戌黨案初起時，京中官吏，恐被株連，相率逃避，田曾與維新派往還深得光緒帝信任，至是遂亦出走，初竄南海，復竄東瀛，當其離京時，梨園子弟，潸泣相送，濱傍觀者，亦黯然無色，有人爲作一聯，以記其事云：一人間說白，天上垂青，憶從前出入宮中，失足竟成千古恨。曲罷驚風，歌興薤露，自此以後浪遊海外，回頭空想九霄雲。」此亦一段伶官史實，爰特記之。田有子，名雨農，演武生，甚精悍，惜早死。民初嘗在天樂園登台，頗受歡迎，時梅蘭芳亦在天樂演劇，初露頭角，蓋際雲即係天樂老板，遊知蘭芳成大名，竭力拉攏，此亦其眼力過人處，（聊）

# 慶祝中央政府成立

三月三十日，我新中央政府，於舉世注目之下，在寧成立，新政府管轄下之各地方及海外僑民則於四月二十五日，各在其居住地，一律舉行空前之盛大慶祝大會，友邦日本特派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將及各界權威者來華參加慶祝大會，鼓勵新政府之首途，新政府果能達成和平建國之大理想與否雖屬於未來之問題，但新政府須立於道義之基礎上，宜使民安其居，此乃爲先決問題。

**像片說明：**




①南京市民熱烈慶祝游行時情形。

②日本特派大使阿部大將與汪精衛主席歷史的握手。

③南京之慶祝花車



①、汪褚與日本特使一行。
②阿部大使招待新政府各要人。
③北京全市民慶祝游行時情形。
④南京新街口之市民慶祝游行情形。
⑤日本特使致慶祝辭後，汪精衞致答辭。




⑥ 南京市民獅子高蹺會，

⑦ 阿部大使在大使館門前，酬答南京市民之慶祝，

⑧ 阿部大使之招宴。

⑨ 北京太和門前慶祝之羣衆。

# 歐州之風雲



① 比利時爲維持中立，拚命防備國境，在海岸線擺列大砲，防敵艦來襲。

② 戰火展開於北歐，瑞典各地頓呈騷然之情景，圖爲首都斯德哥爾摩市最大馬路困哥斯加坦街。

③ 比利時皇太后以利沙伯陛下鼓勵比軍飛行隊。



① 英國海軍在挪威西海岸，猛擊陸上德軍部隊。
② 英國空軍空襲德領後，歸還基地。與地上勤務員交歡。
③ 法國大總統雷布蘭，親赴某海軍根據地，鼓勵海軍士兵。
④ 英國空軍轟炸隊，空襲挪領卑爾仁飛機場（該地爲德軍占領地）。

# 您知道這二位是誰呢？

（本刊撮影部員於中央公園撮）

凡猜中者本刊略具薄酬，簡章如下：

① 凡欲猜「二位是誰」者，請用明信片，逕投本刊編輯部，本部收到後即注收到時日，凡猜中者將來以收到之先後，作爲審核等次之標準 ② 一等一名酬五元 ③ 二等五名每名酬一元。

附注照片上之本人，如能自到本刊編輯部，當即贈送該人之放大相片一張並贈給本刊三個月之購讀證。



①

③

② 四月二十六日，在慶祝新國民政府還都典禮聲中，北京新聞協會所主辦之花選，亦於是日揭曉，且在融融春光，花紅柳綠，蝶舞鶯啼，景色宜人之中山公園內，舉行頒獎大會，聚羣芳於名園，不知花以人而增妍歟，抑人以花而增光歟？更不知流鶯舞蝶亦知艷羨此羣芳否？圖爲中選之羣芳，下右 ② 爲花選魁元之環翠閣璐琴。

②

## 好萊塢活寶

# 勞瑞與哈代

澤紀

誰都知道勞瑞哈代是銀幕上的一對活寶貝，更是影迷心目中的兩個滑稽家，他倆人獻身銀幕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所演的片子不下百餘個，十九都是滑稽片，因爲有趣味，有意思，有笑料，被一般人們所歡迎的就是這一點，以致於現在也成了好萊塢有名的紅星了。

勞瑞是生於一八九五年他的父母 都是戲場 中的演員，所以他的做戲自幼便受到了訓練，初次登臺是由他父親極力的慫求，當然談不到什麼好壞，只是一種嘗試而已，以後便在舞臺上開始演戲！到了十三歲那年便自號滑稽大家，開始表演一切滑稽表情，因爲滑稽而極力的崇拜賈柏林，於是在十六歲那年便加入了賈柏林主辦的兄 弟電影股 份公司，當時只在公司內充任職員，但是非常留心賈柏林的一切動作與表情，到了一九一四年，賈柏林率領劇團至美國表演，當時勞瑞也請求前往，後來好萊塢的導演麥加那聘請賈柏林氏表演滑稽影片，因此劇團和公司均無形中解散了，只有勞瑞同賈柏林一同加入了好萊塢，賈柏林成名以後，勞瑞也漸漸的有些名望了。

哈代生於一八九一年，長勞瑞四歲，他父親有五個兒子，他便是其中最小最胖的一個，到了十三歲那年，體重已經有一百三十磅了，當時只在 小公司中 充任職員，大戰時隨着蘇格蘭軍樂隊唱過愛國歌，後來經人介紹入紐約伊底斯影片公司充任滑稽演員，因爲當時他崇拜賈柏林的成名和藝術，便委託好萊塢的導演與勞利斯溫一同入好萊塢，他未入好萊塢以前曾經在落杉機充任過高爾夫球手，打得一手好球，並且他還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演員了。

一九一九年開始與瘦勞瑞合作，演過幾部滑稽影片以後，十分得心應手，於是二人訂立合同，長期合作，甚至於平日也是形影不離，他倆從來沒發生過一句爭論和口角，哈代現在二百九十餘磅，勞瑞一百四十餘磅差不多哈代比勞瑞重約一倍的樣子，聽說最近又與好萊塢公司訂立四年合同，每月每人約合三百美金，演戲時另有津貼，可謂走紅運矣！

# 滿映雜訊

## 關於「人馬平安」

滿映新片「人馬平安」最近又有一個大的場面完成了，內景是一個飯店裏，圓棹擺列了好幾個，周圍雜坐了一些服裝詭異的男女，有馬車夫，工人，西裝青年，妓女等，這都是由滿映滿員來飾演的，其中更特殊引人注意的，便是京市的名花三人出條到滿映攝影場，臨時做一下水銀燈的工作。

大個子張書達，六尺六寸的身材，化粧個老道，活像妖怪，有人說：「這傢伙活脫是一個雜毛老道」。

又有人說「這要是半夜裏立在陰暗的街上，一定能吓死幾口子。」

劉恩甲穿上了禮服，坐在棹子正中，大吃大喝，左倚李鶴，而右偎于曉虹，其樂洋洋大有南面王不如之概一群人都 狂亂吃 飲起來，于延海起立而舞，醉態畢露，維妙維肖。

名花月香 唱了一段舊劇，小桃唱了一段大鼓，悠揚的音調再和以絲竹之聲壓倒了攝影機的沙沙的音響。

導演一聲「克脫」譁然的全場沉寂起來，「OK！」一聲喝下，攝影師，佈景師又都忙亂起來，預備攝下個場面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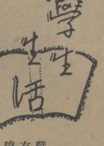
## 過去生活不儉點

# 影星嚴月閒墮落伴舞

電影明星是個多麼好聽的名詞，所以一般人莫不以一上水銀燈爲榮，可是明星也和其他的人一樣，自已也要有生存的技能，不是做了明星就可身價十倍，一輩子衣食無愁的．假使不能好好地潔身自愛，那也免不了有毀滅的一天，這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嚴月閒是名音樂家嚴工上的女兒，在早期的中國電影裏就露頭角，論她的容貌和演技，在中國的影壇裏雖不能說是頂兒尖兒的人物，可是也並不示弱於人，在每部片子裏雖總屈充着配角，但她有時竟能超過主角的地位，其對觀衆的號招力確是不怎麼低弱的。

現在消息傳來，說嚴月閒在香港做了舞女，在過着任人摟抱的生活！這似乎很可惋惜的事，但從實際說來她是自甘墮落，因爲據筆者所知道，她過去的生活是太不檢點了，並且有鴉片的嗜好，以致有現在這麼一天！曾經喧嚇一時的女星就這樣墮落了。所以一個人假使不能檢點自己的生活，那末無論有怎樣的地位，也是白費的，嚴月閒足可爲前車之鑒尤其現在的一般女星們！（人章）




# 床上雜記

月下香

◇……丁字樓的鐵床，是臭蟲的大本營，就是嚴多牠也藉了暖氣的溫度活動着，學生倒底是學生有許多科學方法防禦這「赤軍」。除了用蠅必立死噴外，還會用洋蠟燒，或是塗上石炭酸合漂白粉。

◇……某校無名氏送本校新學生歌一首，誠乃妙文：「學生嘆聞鈴驚起夢魂散！學生愁，列坐講堂對楚囚！學生苦，滿堂餓腸如鳴鼓！學生急，掛號家信無消息！學生賀，教員告假不到課！學生樂，新買皮鞋響咯咯！」

◇……四月一號的早晨，飯廳門口貼了一張佈告，意思是有少數同學與×院同學多人共同連合組織話劇社，現仍繼續徵求社員，眞有不少直眉瞪眼的人去參加，他們都忘了那天是萬愚節。

◇……有那麼一個學院，時興一種「開碟兒」的把戲，兩個人性情相投了以後，穿一樣的，戴一樣的，連頭紗皮包都一樣的。出入相攜，寢食與共。還有時候讓同學的起哄，要求請吃糖什麼的。不知道爲何來，ソ人說：「這是麼個的問題。」

# 奇劇

痴叟

王×別儘自說話了，看自己的書吧，當心點下次還得問問你們哪，聽見了沒有……安靜安靜……。」教員雖是個卅歲左右的夫人，但是她的面貌，聲調，處處都還存着十八九歲少女的模樣，她一面講英文，一面維持秩序：『現在……講書了——你們願意由你們的父母去訂婚嗎？——王×別說話呀！——而且需要個媒人？』

『先生！我們倒是願意自己去訂婚，可是話又說回來啦，我們連個拉腕兒都還沒有哪！』同學王君藉着個嚷嚷的機會，舒散舒散適才的鬱悶。

『先生，王×說得極有理，正吶—是，不嗒喻…巧婦難爲無米炊…』老劉又犯了戲癮，用道白的口吻表示贊同王×的話。

『先生，您千萬給介紹介紹…』『……』『……』一時教室裏你一言我一語，鬧得連說話的聲兒都聽不見了。

『不要嚷，別亂……你們如果眞是以至誠的態度，來尋找伴侶，那…那當然，我可盡力帮忙……』教員似乎拿推已及人的善念，預備設法來慈悲慈悲這些沒有配偶伴侶的孩子們。『不過…你們這裏頭有結過婚的沒有？』

『有，有，劉，和李。都是結過婚的了。』王君把他們的秘密給揭露了。

『不，那根本就靡有關係，你全給介紹，就我們兩人沒有，那可不成』小李極力搖着他那強有力的胳臂眞透着急勁兒的。

『那麼……既是結過了婚，最好不必捲入漩渦…是不』

『沒有關係！先生！我們以一百二十分至誠的態度，造成純粹的友誼，將來對于身心，舉凡德育，智育體育等都可以互相砥礪，對不？先生！』老劉瞧着小李的急勁兒不行，于是換用柔韌的政策，改變方針，要憑三寸不爛之舌來取勝。

『好好，你們先不要亂嚷嚷，如果你們要我介紹的話，我盡力帮忙就是！』教員聽了劉的話，覺着尙屬有理，于是屈服。

『那麼，我先向您報個名吧！』王×實在等不及了。

『你們要介紹的，在紙上簽個名，不好嗎，省得一人一個條，回頭容易丟是不是？』

『乾脆，誰要介紹就告訴我一聲我替你們寫上，省得一傳一遞的廢功夫，衆位聽見沒有！』王×實在急褃兒。

于是，你也嚷我也嚷，亂了半天結果寫得了，一數卅一位，本班卅一人，一個不剩，一個不落後。

『得，拜託您哪，先生！』王×像遞公文似的交給教員，噹噹…下課鐘響啦，學生們魚貫而出，教員拿着點名冊，粉筆盒，在後面壓着隊伍。

『別忘了，先生，下禮拜的今天，您可回我們的信兒。』王×還誠心敬意的囑咐。

『嗯……！』

時光過得眞快，一個禮拜的功夫一幌兒就過去了，不過在他們—請先生介紹女友—尤其是王×比過三年不差什麼的。

『下完代數可就是英文啦！』王×今天特別興奮。

『衆位，英文堂先生請假了。』一個校役在某班的教室門口嚷嚷，在本日自然是極歡迎，不過今天卻正相反。

光陰是不停留的，轉眼又到了某教員的課了，大家，尤其是王×要大興問罪之師，後來把教員逼急了，得到的結果是這樣『我們這一批還沒有辦到哪，諸位稍爲等等吧！』這幕奇劇就這樣的閉幕了。

# 談校中的宿舍

士林

當現在百物飛漲的時候，房屋不得不隨之而增價，就現在公寓裡極普通的一間可容兩個床位的小屋子，每月竟要好幾十元的租價，所以一般經濟不能獨立的學生們，再想享受公寓的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不得已都想在學校中住宿，因之學校的宿舍也擠滿了人。

若以宿舍來說，雖然沒有漲宿費至少要增加了兩三個床位，藉此多收一筆宿費，也就等於漲宿費了，這也是進財之道，不能不贊成一般私立學校當局運籌有道措置得方，可是也應該替爲學生的設想一下，宿舍中是不是出入方便？有沒有放置應用品及書籍的地方，這是不可忽略的兩點，因爲一個住宿生，差不多都是離家較遠，或是背離鄉井，負笈求學的學子，誰沒有一點瑣碎的東西呢？而且學校中又沒有存儲室，那末學生的應用的東西，放在甚麼地方呢？

一個寬八尺長一丈的宿舍裡，放進去四張床鋪，簡直像一所舊式的拘留所，同屋的人出入都要互相摩擦，若在晚間的時候，一齊收拾床鋪，那就如同逛商場似地的擁擠，平時進屋時必須各人就個人的床鋪而坐，否則就要阻絕了全室的交通，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我們的宿舍裡空隙的地方多寡了，而且我們因爲沒有盥洗室，當冬天的餘威時候，只好在宿舍中洗臉，但是這小小的屋子連站本屋的人都站不開，那裡還能容得下全室的人洗臉爲了不能免的事情，不得不另圖別計所以我們議定了，制成了一個「輪流盥洗表」，以便先洗和後洗，而可以解決這個洗臉的問題，俟洗完後，一個個的臉盆都放在床底下去了。

然而，這樣的宿舍，雖然不能算好，可是好幾十間的宿舍，竟充滿的無一餘閒了。



# 三堂會審

## 氣壞了馬先生

噹噹……下午第一小時的上課鐘敲着，同學們亞如萬馬驟馳一般地跑進教室。空靜無人的教室立刻像茶館似的亂成一片。

「咦！三大金剛怎麼還沒來呢？王老五臭豆腐乾，你們倆找找他們去，這生物堂沒有他們三個那靈！」

「眞的，生物堂沒三大金剛湊個熱鬧還是眞沒勁！」

「嘿你們快瞧！操場的北邊，那不是三大金剛嗎？」

忽然有一位同學遙指着屋外操場北邊，大聲地嚷着，大家止住喊聲，跑到外邊，順着那同學所指之處一看啊，誰說不是呢！陳有新董士傑，和劉夢吾蹣蹣跚跚地從操場北邊走來。轟的一聲，喊聲復起，大家皆舉手招呼，比孤子遇母的情形還熱烈

「喂！大家都請歸位呀！大金剛—陳有新—隨說着，隨走上講台：「今天咱們來個三堂會審！氣一氣老馬你們說棒不棒？」

大家異口同聲的說了句「好！」於是由大金剛佈置，將棹椅完全靠在墻的四週，中間端端正正的擺上三付棹椅，在遠處看來眞和戲台上的三堂會審一樣大家剛剛的依次坐好，馬先生竟拿着粉筆盒，點名簿及生物書昂然而至，一眼瞧見教室的佈置及端坐中央的三大金剛，不由的把眉頭一縐—方才昂然自得的神氣，早化爲雲煙了，如上望鄉台般的，一步懶似一步的走上講台，點名已畢，方要講書，我猛站起來叫道：「馬先生！」馬先生抬起將退盡了髮的光腦袋，兩眼注視着我的臉，問道「什末？」我竟不回答，他口中却念着：「一、二、三、」三大金剛一聲喝道「講！」

喝！您瞧！馬先生的臉，由黃而白，由白而青，氣得連說話都不能成音了，斷斷續續地道：「你…你…你們…要幹…什末？…你們…」三大金剛不等馬先生說完，就什末「在牢中住了幾載？」「可曾有人探望？」「你那知心的人兒呢？」「王八鴉兒呢？」…「王公子呢？」亂七八糟的亂唱亂嚷同學的喧笑聲，也在這亂嚷亂唱的聲浪中伴奏着，整個的教室，竟變成唱三堂會審的戲園子了。

拍！馬先生把書向地下使勁地一拋，厲聲問道：「你們到底想幹什末？」這時工友老趙恰從窗下經過，馬先生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向工友老趙喝道：「老趙！你快去把訓育給我請來！」不料老趙從從容容的答道：「訓育主任上二中去了，我沒法給您請去。」

馬先生哭喪着臉、原璧歸趙的拿起粉筆盒，點名簿，拾起地上的生物書，氣衝的大踏着步走出教室不教啦！

隨着笑聲和歡呼聲，灌滿了整個的教室。（士奇）

# 如何才可去戀愛

## 須要有理智有判斷的能力

又已

因爲離婚案的一天天的在社會上增加，蔓延；而一般由戀愛而結婚的朋友，佳耦都成了怨耦；於是有不少的人竟懷疑到何以自由結婚的人們，容易生怨，或竟分離？而舊式婚姻的人們倒反相安和滿意呢？我想這全是因爲許多青年男女，對於戀愛的認識不正確，態度不正當所致。所以我在這兒，願意將我所感想到的一點兒微末而淺陋的意見，供獻於一般青年男女的面前。

由自己的戀愛而結婚（新式婚姻）這種方式，它的本身並不是不好，只在使用它的人們，怎樣駕馭它就是了；譬如，一輛摩托車，你不能因爲今天駕出去，撞了人的緣故，而就硬說它內部的機械構造得不好，或竟因它撞人而去咀咒它懷疑它。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直捷痛快的把舊式婚姻拋開，免得多費詞章，因爲它本是垂死的老馬，雖能安穩的跑幾步，但是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那山野奔騰而少壯的野馬，─戀愛結婚─只要我們想方法來把它制馭住了，那它必定能駕我們日行八百，夜行千里的趕我們生命之途哩！現在來研究一下，怎樣才是我們制馭它的方法？

（一）對於戀愛應有的認識：戀愛是什麼？什麼才是戀愛？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們先分開來講：「戀」就是心馳神往，依依不捨，所謂「豈不爾思，子不我卽。」的單想思，實際上就是這個「戀」字的解釋，所以戀的發生一定要從「愛」字上生起，因此「戀」是特殊的，片面的，而有了「戀」是一定有愛的，可是「愛」卻是普遍的，有了「愛」不一定要「戀」的；譬如我們看了美好的東西時，心裡就油然起了愛的情緒，但不一定會發生戀，爲什麼不發生「戀」呢？其原因是「愛」爲偶然的觸發，而「戀」是有意的鍾情；「愛」可以無條件的愛，而「戀」必須加以理智的評判。許多青年男女，就是沒加理智評判而盲「戀」。那自然是失敗的。

（二）戀愛的態度：是自由戀愛呢？還是戀愛自由呢？

甲、自由戀愛：是主觀的絕對的，全是憑一己的情感意向而轉遷的，我今天愛上了誰，就同誰戀愛，求婚，到後天又愛上了另一人，就同另一人去要好，只要我高興，可以同時愛上許多的人，戀着許多的人；這樣可以隨地結合，也可以隨地分離；可以永久，可以暫時，現在一般人所走的戀愛之路，大約都是這一條自由戀愛之途，那知道「此路不通」啊！

乙、戀愛自由：是和自由戀愛相對，是客觀的，是互相的，必須要精密的觀察對方，是不是値得我的愛，我是不是有被愛的資格；然後兩方互相尊重着兩方的人格，意志，而常保持着愛戀的平衡，雖有困難不斷的闖擊，但倆人是固定的，永久的，不遷

## 談徵婚

時代的巨輪，不停的轉動，人們的思想、才智也日進千里，只要是頭腦清楚一點的人，都早已明白，欲求完美的婚姻，只憑媒妁，占卜，財勢是難以得到的，因爲最完善的婚姻，是以最眞愛情所結合的，所以現在都在盛行着先戀愛後結婚同時那些不能登戀愛之門的，居然也想起了以廣告來徵婚可是目前報紙上的徵婚廣告，總離不了什麼「大學畢業」「財產富有」「薪水優裕」這類的招牌，來顯示自己的資格和富有而求得幸福的婚姻，試想這樣的徵婚，似乎非要大學畢業，資財富有不可，這眞無異於買賣式的舊制婚姻，要想求得眞正愛情的結合，恐非易事吧！這種動財勢的招牌之所以存在，當然有一部分的她們是以財勢爲轉移的，可是現在的女性知識進步了，不似以往那麼卑賤，對於自身大事，絕不會因了一時財勢的誘惑而來談毫無眞確的結合，何況徵婚的先生們未必眞有什麼資格，什麼財富，不過要想混過一時，故意誇張一下吧了，所以這種的「徵婚」似乎也不是美滿婚姻的原素，我們徵婚的原則雖贊成，而不能附和這種徵婚的手腕呀。（慕之）

的。永遠永遠是建築在倆人堅決的意志之石上，這種戀愛由內心所蒸發出來的戀愛，才是眞正的戀愛！

所以我們戀愛是互相的，客觀的千萬不可自由戀愛啊！

（三）戀愛是精神的還是肉體的呢？精神的戀愛，這句話，看來是很抽象而滑稽的，其實倡這些戀愛是精神的，神聖的……一類的人，大槪都是失戀的可憐蟲，他們拿這話聊以自慰罷了。其實，戀愛而缺乏了肉體關係，多少是痛苦的。返過來說，戀愛而只有肉體的關係，也不可稱爲戀愛換句話說，就是戀愛而精神不一致的話，也是無興，譬如弱女被强姦了，肉體關係是有了，但你能說他們是在戀愛着嗎？所以因此就可以肯定肉體雖須一致，而精神更應重於肉體。

（四）戀愛最後的方式是不是結婚？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好像戀愛而一結婚，那末就百事皆了，壽終正寢，宣告入木了。這句話的暗示，好像是說戀愛不宜於結婚，誠然，結婚是件形式的，沒有多大價値，兩個人如果已經心心相印了，戀愛了，那麼就同居是了，初固不必是要斤斤乎去結婚的；不過爲了要得法律的保障，似乎這層手續也是不可少的。因爲戀愛雖不需要形式的結婚的，但是通常戀愛要拿結婚去證實的。

（五）如何去進行戀愛？與戀愛必具之條件，這個問題可太難人了，茫茫大地，到何處去找愛而戀呢？所以要進行戀愛，就不得不具備幾件戀愛必具的條件了：

甲、智識豐富。因爲智識豐富的人，他對於無論那一件事，都有理解力，判斷力，與自信力，所以很少發生危險。

乙，忠敬。這個忠乃是忠於所事對於一件事一個人，都能盡其力，毫不敷衍，毫不苟且的意思。敬是朱子所說的「主一無適便是敬」。所以論語上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拿來作戀愛的條件，則對方即使頑石，也必點頭的。

丙，純潔。不論以思想上，人格上都應該常常保持純潔。「寧可玉碎，不可瓦全」的精神，也是戀愛者所不可缺的條件。

丁，體格，必須要十分健全，一無暗疾，才能和人戀愛，否則自誤誤人，罪孽不淺。

戊，經濟。自己一人的經濟務須要求其獨立，依靠遺產或父母之錢，去和人戀愛結婚，是很可恥而危險的事。

以上是筆者讀了本刊上期如之先生所說：「戀愛好比是一朶美麗的玫瑰，牠固然是綺麗香艷，但是也不要忘了，牠那葉子底下，還有銳利的刺呢！如果自己去盲目的採折，會刺破了我們的手指的！」很有感動，故拉雜的寫來，很沒有系統，但我想似乎可供一般青年男女的參考。

× × × ×

# 文藝

## 往事

生士

當我冷靜的追憶往事的時候，在這顆複雜的腦子裡是難以找出那件是最值得寶貴的事情，因爲，兒時豆棚瓜架邊的玩耍，兒時小溪邊的垂釣，這一切都是同樣地令人留戀着，同樣讓人沒有輕忽與寶貴之分的思念着所以，在我眞正想從往事的堆積中把任何一件的往事，單獨的憧憬起來，那眞是太困難了，兒時的往事像一片彩霞，在牠剛要光輝的映照時而年來奔忙的雜跡却立刻的掩滅下去，兒時甜密的美夢才要頻入幻海的時候，而往事的煩惱立刻的使人懺悔起來，是的，往事像一片茫茫雲霧的山和海，看不清楚，而且更沒有甚麼寶貴與輕忽。然而，在這春色降臨人間的春宙裡，在腦海裡的那樣同是在春天而和現在的日子相同的時候，那些飛逝的往事却被這熱摯的火焰無形的燃燒起來，所以，當我每一展眼到碧色的草野當我聽到那些小鳥的歌聲，這些往年春天的却憧憬燃燒的攣攣着我的心靈，牽制着我的全身，我以爲在這些同是令人留戀的往事堆積裏，這些就是比較最寶貴的了，雖然兒時和往年的憧憬原都是同樣地令人留戀着。

那還是五年前，而且也是在春天的時候。

是一天的傍晚黃昏裡，從醫院忽然地送來了剌心的消息，據醫院人報告說我的老友醒人的病勢已經蔓延到最後的時候了，這消息的確使我感到萬分的悲哀，然而從近個月來病人病勢轉變的情形，對於這種不幸的來臨似乎並 不怎樣地令人 詫異所以，我的心靈只有被悲哀掩遮着一切，雖然我的神情並不怎樣亂雜，然而受了悲哀的刺激已經使牠原有的本能失去了，只是麻木的，並不會受到腦海的支配不由的已經向醫院匆促的跑去，也不知道經過了甚麼靜寂的街巷，也不知經過了怎樣熱鬧的人羣，然而當我跑到醫院的時候，這麻木的兩腿已經不允我再走一步了。

這樣，我只有勉強的抬起了我的兩腿，誰知這勉強喚起的勇氣，當我將進病房時却又被一片悽慘的哭聲消滅了，我只有無力抖戰地拉開了病房，那一副病人死後的慘景，像刀子般的剌痛着我的心靈，雖然如是二年時光的飛逝，然而那種令人傷心的景象無論如何是沒有勇氣追述的，那張枯瘦的臉，肌肉已經消沈得乾乾凈凈了，挖下枯灰的兩頰已經將他那生時的善態帶到了天國去，是的，這簡單的一幕已經足够一個多情的人感到傷心，何況在那死人的旁邊還有更多的悲哀在顯示着！他那慈母的哀痛，他那孤妻的悲鳴更十足的完成了這副悲慘的景象，比刀子剌心還要忱痛，如果有人肯在那時給我一刀的話，我以爲那些輕微的苦楚却遠不及死人慘象的壓抑我的心。於是，在我的腦海裡擁起了萬項的辛酸，有無限的話想對死人做個靈魂的安慰，然而究竟又有甚麼能使死者的上天之靈感到慰安？這的確是一個疑問，在那時我感到，這種辛酸與苦痛已經到了盡頭的地方，是無法的訴出的，而且連熱淚都落不下來，所以，在我這兩片緊戰的兩唇裡只是輕

## 偶感

在太陽將落到西山的時候，我隨着送庫的悲哀音樂及和尙念佛與吹打聲中；走出了寺門，其中更加雜着死者遺族的哭聲，使我心中非常的不安，雖然我與亡者是表兄弟的關係，回想到他三十歲的時候，做了署長，那個人又敢小看過他？見面都贊說他是個能幹的手兒，但是他四十歲左右的時候又娶了位姨太太，每天的鴉片煙與吃喝，使他的擔負及勞苦摧殘了他的一生，如今得了精神病而去世；至死的前一秒鐘連他的姓名都完全的忘却了！

我正在這樣回憶時，哀樂與送庫一切的人同時的心住了，同時也把我的思潮打斷，原來是已到了所謂燒樓庫的地點，眼看着一座紙糊的樓庫，在紅色的火焰中變成黑花的紙灰，飛到半空又落下來正好像他一生被風波而把他打得墜落下去，終不能再抬起頭來！

樓庫已被火焰完全吞食了，餘剩下的一些紙灰小孩們紛紛的搶拾着，正如同他自已的兒女們爲了他一點點的遺產—其實遺產還不够償還他的債務—兇狠的爭！甚至于皆有訴諸法律的意思。

人的一生皆被金錢愚弄着，假若人要弄到手裏有了相當優裕的金錢，他會想出種種的慾念來，吃喝嫖賭也是因爲金錢的關係，表哥可算如此了，他的以前生活可算是優裕了，祖上遺留下一些財產，自已又做過「長字兒」的事，可是他毀滅了自已，不，金錢愚弄了他自已，他不該娶姨太太 更不該吸鴉片，但誰能對他說呢？

啊！人生在世上，只是爲了金錢來活着嗎？可是沒有錢你就是對你們父母如何的孝順，買不了米面來，也會把他老人家餓死的，强盜的行搶也爲的錢，然而他爲孝順嗎？

總而言之，金錢是可怕的東西，然而誰又能不須要宅呢！

（長風）

輕的迸出了幾個字，因爲，我來的太遲晚了。

醒人和我是知心的友交幾年了情感的密濃不會減低一點，在我們的人生奔波裡曾經互相地以苦痛中的眞樂來彼此慰安着，然而，他却早我死去了，我知道在我們死後連最末一次都沒有見面，這是不能使他安心的，於是，我向別人訊問着，是不是在他生前遺留一些紀念給我，經過這樣的訊問之後他的妻從死者的枕邊處拿出一張雜亂的紙，那紙已經顯得那樣破毁了，這正是暗示着這個遺紙會使他不時的玩弄，想從這紙裡訴出了他的內心的苦痛，我的心更顯的沈滯了，所以當她把這紙遞與我時而且要求我念給她們聽的請求之後，我的心已經抖抖的要跳出了口腔，而這手好像連一張紙的沈重都拿不動。

時光已經又飛去了一會兒使我不能再延遲下去，于是我靜悄地讀這死者最後的遺言，也許那時我的聲音斷續的像氣力不足的人，因爲神情的緊張影響了一切：

『七弟：

當我在最後生命的喘息裡寫給你這信箋的時候，使我深深地感到像我這樣身健的人却落了這般的結果，這是使我最遺憾地。如今，我是沒有親人接近的孤魂了，從這茫茫的宇宙使我不得不走到了天國，不也許是地獄在那裡過活着另外一個異城的宇宙，沒有鮮花沒有好景到處只是充滿了飄泊的遊魂我的好友，這想像中的異城既使是充滿了好景與鮮花，又如何能使我安然地在那居住？假若人死而能與人間連繫的話，雖然我已經不能再和你們接談了，然而在幻想的夢境裡，至少我將要訴與你們的心靈。

在這最後生命的喘息裡無論如何是不能輕易的讓我隨便的死去，是的我的老友我的腦子裡似乎展開了心靈的往事，你還記得嗎？在那河畔的散步，在那田野間的緩行，不都是展映着我們的生命的情靈，然而，我的好友這美好的往事都不能延長下去了，如今呵！上帝給抒我生命上一刀猛烈的刺激使我不得已的走向天國去，讓我無奈地走向天國去。

其實像我這樣的人死並不足以使我感到何的悲哀，然而十幾年了慈母朋友們的展望，慈母盡心的栽培，到如今呵所遺留的是些甚麼？那只是一個匆匆，是一個年青少華生命的摧殘，所以這十幾年來的往事，使我感到怎般的不甘心死去，我的身還流摯着熱血，我的心還充滿了眞誠，我的好友這樣匆匆的死去怎能甘心，我的好友，怎能甘心！

我死之後，在這茫茫的人間裏遺留下的只有我的慈母和妻，好友！她們都是宇宙間最可憐的人了，慈母失去了愛子無論如何是不能掩遮着心情的苦痛，年青少華的女人失去了依靠那更是宇宙間的摧殘，如今呵我放下了家庭生活的重擔，拋下了負擔養母養妻的責任，而且更拋棄了世界與人羣，遙遙的飄逝到另外的一個角落裡，好友，那裡若是快樂的異域然而我却不愿獨自去亭受，設若那裏是殘酷的地獄，又怎能讓我去忍受、唉一生的幸福與殘跡，都隨着我這死去毁滅了，人間裏沒有我的踪影，世界裏沒有我的徘徊，只有在你們的腦子裏遺留下一個悲殘的幻影，是的，宇宙間的我消逝了，別開了你，離開了家，更拋棄了慈愛的老母，別了曾經與我情靈相繫的朋友們……

……。』

當我讀到這裏的時候，我的聲音已經不能接續了，同時，她們也痛哭起來，我的淚盡量地流在我的面上，是的我並不擦乾，因爲，擦乾了是還會流濕的。

是這一幕，也許比這一幕還要悲殘些憧憬在我的心靈上，如今呵已是時光五年匆匆的飛逝了，然而，當我每從這雜亂往事的堆積中抽出這幕往事的憧憬，却不禁的使我啞然涕泣，因爲，在這五年時光的飛逝裏，那失去了愛兒的慈母也同樣的死去，如今，在那靜寂的田野在那無人顧念的墓裏，盡量的遺受着風雨無情的擊洒，而且，這失去了愛子慈母的別離人間，也同樣的死在春天。

# 我眞想不到

## —爲紀念我們的珊珊作—

諱名

珊珊，我眞想不到，你僅有這短短的十二個多月的命，在十天前的現在，我還在逗着你笑，不料這是最後的一次，現在你眠臥在週遭都是陌生人的公墓裏，已沒有人能逗你，再沒有人來抱你，你感覺寂寞嗎？

珊珊，我眞想不到，這次的分離，就是我們的永別，雖然你父親沒有使你留戀的地方，但，你有十足使你捨不了的一切人和你臨去尚在喂奶給你吃的母親呀！

珊珊，我眞想不到，這次病就是你的致命傷，費了這樣的人力，化了這樣的財力，尚換不了你這小生命，是天數吧！從你病起到現在曾經急壞忙壞了多少人，甚至連年已古稀的人還每天到醫院裏去看你，這假使是天定，那麼天也太殘忍了吧！

珊珊，我眞想不到，你生前活潑的嬉笑；伶俐的舉動，僅僅如曇花般的一現，你可知道，你這可愛的嬉笑，聰明的舉動是受過多少人的歡心，給過一切愛護你施惠你的人的安慰，可是現在呢都被你帶走的乾乾凈凈，所遺留的僅是傷心的回憶！

珊珊，我眞想不到，你竟這樣忍心，忍心離去了這許多的人，據你母親信裡說，你臨去的時候，尚睜着眼望着週遭的一切人，似也捨不得離開似的，但你終於是離開了。

珊珊，我眞想不到，你這一生就這樣地完了，你母親來信說，她不信你是沒有了，你生前的笑影，尚浮映在她眼前，而事實呢，你終於是沒有了！現在，我們祝福你，祝福你安心眠在地下吧，你的姊姊，你的哥哥，仍在無知地玩耍着，恐怕他們還只知道你在醫院裡呢，你安眠在地下吧，我們祝福你。

回憶

幻想

# 夢與文學的關係

## 是古今文學家所一致承認的

—洪偉明—

做夢是極有趣味的事，也不必管它是什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也不必管是神經的緣故，還是受了性慾壓逼的關係，反正能作個夢，就是有趣的，夢見詩句，夢見花與月固然是文雅的，優美的，卽或是夢見很普通的事件，也覺模模糊糊的像籠罩起一層薄霧似的看不眞切，這倒有點朦朧的美。古人的詩：「霧裡江山看不眞只憑鷄犬認前村」，便是夢境中的朦朧的美。

一個人能常作夢是很好的，但夢這種東西是不能隨人調遣的，躺在床上去，也許是一睡到曉，早晨起來腦筋中空空洞洞的一無所有，實在是很乾燥，所以一個人若常回憶他的往事也能得着閒中的樂趣。回憶也像夢一般的有朦朧的美趣。比如早晨起來，院中是清靜的，你抬起頭來看看禮拜堂的樓尖正高高的指着雲端，小鳥兒還沒有起來，樹梢兒不動，白雲像帶子似的拖在東方的天際，你一望那兒的樓頂，便可以引你到夢境裡去，這不是像八里村的古塔，不，也許你可以想到北海的小白塔。這雲的景象看着怪眼熟的，想一想、有了，這不是那年那月那日的一個清晨，我送她上火車時的景像嗎，車站上沒有幾個人，車還沒有來，我們在站台的一角上徘徊着，她的鞋子踏在站台上的石子上，風吹起她的鬢髮，吹起她的衣襟，我手裏提着一個手提皮箱，靜靜的走着誰也不說話，彷彿話太多了，總是說不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我不知她的心裡是什麼滋味，我的心是像醋泡過的，酸得要流淚。這種景象已模糊了，彷彿火車開了來，她上了車，看不淸她的面貌，只在車窗中隨風盪動着她擦過淚的手帕，那條有淺紅色花紋的手帕，也漸漸的消逝了，站台上是空空的，寂寞的像這大地已經陸沉，我不知道我自已在那裡，也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我，彷彿只剩下一個死去的軀殼在那裡。我抬起頭來看看東方的天空正抱着一抹白雲，太陽還沒有出來，風是淸的，景况是凄涼的；彷彿作夢。

現在看見白雲就會教人想到以往的事，像夢一般的事，這就是回憶，回憶也就彷彿作夢，你若是會欣賞這回憶的夢境，可以使你的生活不感覺單調。你如果寂寞的時候，坐在那裡想想吧，一個人不會沒有往事的，以往的，無論什麼事不論快樂的，還是悲哀的，總有像夢一般朦朧不清的美趣，只要你會欣賞它。你年青的時候曾因失戀而作過詩嗎？想想那樣委宛的詩句，它很清楚的在你腦海中留下了印痕；你到過冰天雪地的塞外嗎？八面城的古廟，那樣的荒凉，地上的草是短的，霜凝在草上像才下過雪；你同你的朋友在月下談過天嗎？你想想現在她到那裡去了，一個在天涯，一個在海角，可是那時的景象是怪逼眞的分明是才經過的事情，你在學校的寄宿舍中吸過煙捲嗎？燈都熄了屋子裏很黑暗的，只有一枝烟捲的小紅火光照得屋子裡很有神秘的意味，喁喁私語的聲音，使你感覺這屋內的幾個異姓的朋友是多麼親蜜，現在呢？他們大概一個也不見了，有的跑到法國里昂去了，有的上河南去作敎師了有的簡直行踪不明，音信皆無，是像被風吹散了的流雲，東一片，西一片的是不會再聚攏起來的了；你小的時候在葡萄架下聽過牛郎織女的啼聲嗎？你同你的鄰居的小孩子打過架嗎？你到城邊護城河裡洗過澡嗎，那裡有彎腰的柳樹，有黃嘴白毛的鴨子，那裡有搗衣的白髮老婦人，那裡有垂釣的老頭子，你想起那種有畫意的景象來了吧？你在花園裡同女朋友唱過戀詩嗎，你曾在一個秋雨之夜踏上輪船到迢迢千里的他鄉去謀事嗎？你曾看見一個他鄉的游子因窮而病死在旅店中，被人用一張席捲着他的屍體埋在曠野的那種淒慘的景象嗎？你曾在臨城車站聽見過土匪的槍響嗎？一切的景況都是像很眞切的，然而要細找它，却又有點朦朧不清了，像你作的夢才醒轉過來似的。這是作夢還是回憶，我眞不敢說。

人的記憶力與幻想眞是很奇怪的東西，無論多久遠的事，只要在腦中一活動，立刻像一張影片似的，在眼前開映起來，一切都是逼眞的。古今的名著，有許多都是由幻想而作成的荷馬的詩中的情景是多麼奇偉，莎士比亞的劇作處處都是充滿了神奇玄妙在他的「仲夏夜之夢」中，是何等的富有靜的美；德國愛賢朵夫的作品也多是由幻想得來的，我想你是一個善於幻想的詩人，你絕不會感覺寂寞，幻想中多有詩的境界：「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你以想到一個旅人的宵征「行盡疏籬見小橋、綠楊深處有



紅蕉，」你可以想見鄉村的美麗的風景；「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你可以幻想得漁家的興趣；「桃花雨過碎江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到無梁西」你可以想得院中雨後落英滿地，花瓣被小燕子銜到巢裡去的那種幽靜的情趣；「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晚霞，幾片敗垣圍故中，向來一一是人家。」你可以幻想到兵荒馬亂的鄉村的凄涼；「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你可以想像到一個遊春的人在中途避雨的景況；「桃花江引游人去，獨自斜陽讀斷碑，」你可以幻想出一個詩人的那種落落難會，「深山月黑風雨夜，欲近曉天啼一聲，」你可以想見深山旅舍中那樣陰森森的怕人；「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你可以想到一個牧童的那樣逍遙自在；「客裏不知春去盡，滿山風雨落相花，」你可以想到一個山中的雜士怎樣消磨他的歲月，「日暮採樵人去後，一痕淡月亂蛙鳴」你閉上眼睛便可以見到這樣幽靜的美景；總而言之，幻想的境界太寬廣了，你的腦筋彷彿在跑野馬，處處都有奇妙的幽靜的，凄涼的，美麗的境地，只要你肯坐在那裏欣賞，你不僅自已一個人欣賞，你把它寫在紙上印出書來，使大家共同欣賞你的幻想，我相信許多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塞萬提斯在他的腦筋中幻想出一位吉河德先生來，這是人類某一種的典型，雖然他摻入許多幻想在裏面，但人物的個性是眞實的，我們因爲讀了他的幻想的文字，而發笑，而同情，而得許多教化，這種幻想不是偉大的嗎？

常常作夢，並不是壞事，尤其是一個文藝作家，非有作夢的天才不可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斯蒂文蓀，都是善於作夢的人。由此可見夢與文學實在有很密切的關係。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說：「小說裏面的夢，再好也不能勝杜斯退夫斯基的困馬的夢。然而由實際作過的夢，反過來作小說的時候，那夢就不作爲夢來寫、也現出夢一般的心境，往往成爲神秘的作品，有名的「自殺俱樂部」之類的小說斯蒂文蓀得那樣的奇想、完全由於什麼人作過的夢得來的。所以要想寫那樣的小說，最好是常常把夢記出來。我自已沒有作那樣的工夫，但都德的確有夢的記錄。」夢於文學關係的緊密是古今許多的文學作家都一致的承認的。

# 春殘了

宜久

嬝嬝的長風，踏着搖漾的麥浪，弄着滾滾的柳絮，推到我們的身邊，又復騰入高空去了。

從幽靜的林邊踱過時；綠葉覆蓋下，已滿綴着深青的果實，鳴春的小鳥們，已不再引吭高歌；只有深林裡的杜鵑，田野裡的布穀，用牠們哀怨的調子，凄厲而悲涼的在叫，像唱着春之輓歌。

溫煦的日光，和着綿軟的南風，芳草萋萋，樹木沉沉，活潑美麗的春光已踐進一個日見陰密的境地：枝頭絢爛的繁英，也都飄零於泥塗、隨着春光一般的頹墜，然而花盡果垂，正是推生的要求；那麼花的委地沾泥，也不是頹敗的象徵，更不是春光殘傷只是一個變換的過程罷了。柳絮飄揚更是求生的實力，如果不經人們的摧殘與殘踏，不待來年，遍地便都是柳的萌芽，春光雖老，推們却是日漸繁榮了。

在酒闌人散後，追想當時的鬢影衣香，便是一顰一笑，也足够靜中的憶念，何況曾經沉醉於明媚春光裡的人們，在春的凋殘之後，一切都像要香消影滅顰笑皆非，眞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不必有什麼深愁劇恨，也一例要傷感的。

然而春何嘗凋殘，更何嘗歸去，繁英深紅落盡，同時也就綠葉成蔭；繁英香消，郤已見枝頭子滿。萬紫千紅，在春不過是創造中的過程；在萬物的自身，也不過新生命的開始，春慈藹的蘇醒了大地上的一切，同時更給與了他們新鮮的生命，我們看到甦生後的一切都欣欣向榮，便知扶植這一切的春在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嬌紅的花，嫩黃的蕊，濃綠的葉，繁青的子，都是春在創造中完成每個過程的表現。我們承認嬌花和嫩蕊的過程是春爲什麼綠葉青子的過程便不是春呢

「春殘了」！「春去了」！春何曾殘？春又何嘗去？傷感的人們，休再爲春唱殲露之歌罷；春已領導萬物走上創造新生命的大道了。

# 著名頹廢作家郁達夫

## 善用自述筆調 刻畫人生的矛盾

**頹態的描述無病的呻吟支配着千萬同感的讀者**

◇陳一異◇

「五四」的狂潮，撼動了中國的整個文壇，也掀起了新文藝興起的序幕，它以一種迅雷疾風的形勢，掃蕩着烏煙瘴氣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投下茁壯的種子，使其孕育着嶄新的果實，在這種動蕩不定和新舊交替的場合下，在東鄰日本，蟄居着一位偉大的頹廢作家，那就是被人稱爲『沈淪作家』的郁達夫先生。

**郁**達夫以一八九六年生於浙江富春江上游的一個風景優美的名城—富陽。早年父親便去世，又無許多的兄妹，家中又非「資產階級」所以只靠機畝薄田來母子相依爲命。十三歲時嘗試他的處女飄流，入了杭州第一中學，在校時學問的成績並不驚人，品性方面也只是一個靦覥的寂靜者。但也許是「書香門第」的關係吧，他在課餘開始整本的讀着舊式小說和唐詩古文，而對於那時林琴南一派的東西；則是爲不值一顧。從那裡畢業後，考之江認高等學校．但因社會的不安和環境的惡劣，使他不得不還未得到畢業的證明，便毅然的捨去了故國的情懷，投向生疏的異地。

**一**九一二那年攷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時，他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他開始領受東洋文化的洗禮，於是也開始對眞的新文藝的認識。他告訴我們說他在一高的四年中間。「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我們已可約略到郁達夫之所以成爲郁達夫，也許並非偶然的奇蹟了。

**不**久，入東京帝大經濟系，到一九二一那年，是他與新文藝正式發生關係的一年。他的處女作『沉淪』出世，使當時的中國文壇掀起一番狂暴的風波。此後他便繼續有着斷簡零篇來發表，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在滬上同張資平成仿吾諸人合組「創造社」，這時已是郁氏在國內文壇上很有相當地位的時期。此後不久，被周豈明先生介紹到北大做教授，『秋』，『零餘者』『十一月初三』都是該年中的代表作。翌年到武昌大學教書，又未能長久，「一九二五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

一九二六年回到上海，到二七年寫的文章較多，他自已告訴我們：「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鬪，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此時他的全集中的「寒灰」已在九月一日出到三版（售至八千冊，）「鷄肋」「過去」「日記九種」亦已問世，「奇零」的全部已經付排了。

**於**一九二八——二九兩年中也出了幾冊書，如全集中的第五冊「薇蕨」，中篇的「迷羊」都是這時先後出版的。一九三〇年時曾一度編「大衆文藝」三二年任安徽大學教授，辭職，蟄居杭州，後一年又一度繼林語堂之後編論語 此時滬上各小品雜誌如「人間世」「宇宙風」等尚不斷有郁氏散文發表，一九三四年受陳儀之召任杭省府參議，調查全省經濟，在此高官得作之時，郁氏雖尚否認其與文藝於絕緣，現在雖然也在南洋各地編輯報紙副葉，但我們知道郁氏之文藝生涯在事實上是在彼時既早已宣告離散了。

**寒**灰集」中所蒐集的十二篇創作，啓示郁氏在中國文壇上獨特的作風。「茫人夜」「秋柳」是有連繫性的兩篇描寫無聊青年的教師之游蕩生活。文中寫學校之起風潮只是一種陪襯，較爲生色的還是質夫同碧桃二人的艷史。「春風沉醉的晚上」和「十一月初三」同是以自叙的方法寫一個神經衰弱性慾旺盛的青年之狼狽，他愛上了一位紙煙工場的女鄰人，而受着理智的教訓，道義的管束，禮教的叱責。他失望了，他陷於極煩惱的深淵中，憧憬着他人的黃金時代，自己便益頹廢而不自己。「十一月初三」的男主人公，累次三翻的冒着風霜患着單戀病跑向西直門外遼遠的地方去希望看一下那宋家的少女，結果是失望的「回到自已這孤冷的寓所，」挨着落寞的情懷，想念着自己的女人，羨慕一個安穩的家庭生活，深味着人生的無聊！……諸如此點．這正是給彼時的多數

目成者的青年以同情的慰問、郁氏小說能受一部分青年人士歡迎的理由，自然這是一大部分的。

**郁**氏的文章，我們知道、向來是看不出什麼叫做結構的。他只用了平鋪直叙的舊式說故事方慢慢地、柔和地去引誘讀者的興味而使讀者自己去「入勝」在技巧方面說，郁氏向不用較强的異感給讀者以驚怪。這是他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顯示着最平淡的地方，也是由「平淡」二字所以獨樹一幟的地方。

「薄奠」「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是跳出了「性」「愛」「煩」的範圍外的東西。前者寫那洋車夫的遭遇，深刻而沈痛，用主觀的叙寫，是告訴了大衆的一件痛心的消息。後者向一位嗜愛文學的青年下一經驗的貴實的忠告；這文章簡直不祇是把淚洒向意思薄弱的青年便了，其大對象還是咀咒着社會，慨嘆着人生。以自己十數年之貧苦文士生涯，而赤誠的寫出文人之不可爲。不祇郁氏所給的對象們看完要肅然而驚，恐怕局外人也不能漠然無覩吧。

「鷄肋集」中包括「沈淪」「南遷」「銀灰色的死」「胃病」「血淚」「蔦蘿行」「還鄉記」「還鄉後記」等八篇」，在這裏所提出的是「沈淪」「蔦蘿行」二代表作。

「沉淪」作成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發表後頗引起該時中國文壇上之大鬪爭。反對的人無非是說幾句頹廢得要不得或甚至恐貽誤一般意志薄弱之青年甚而感到也許有傷風化等等的問題。其實這都是看錯了文藝的初衷。我們知道；無論在文藝中所屬的那一種文學，對象和目的無非都是要把世事間所存的各個存在着的成問題的問題來啓示給大衆。除非下流如「純性史」或「純武俠」等小說而外、都會由文中找出一點問題而尋以解決的途徑。

**沉**淪寫一個飄流異地的青年，飽受經濟的壓迫，環境的傾軋，性慾的苦悶，解剖着青年的憂鬱病，苦悶病，衝突病，……都是由他——作者——衷誠與經驗而提出。而一經這位大胆勇敢的文人提作後，不幸，大多數的觀衆是誤解了本意，而斤斤於詞句的是否猥褻等等枝末問題拿來討論，這眞眞正正是把多數觀衆缺乏欣賞與批判的錯誤而加諸作者的本身了。

**至**於「蔦蘿行」一篇，寫舊式包辦婚姻下的一雙怨偶男人整年的飄流在外面，女人在家裏獨守空幃，這一半也是社會上普遍的問題，在這里郁氏用自敍的書信方法寫出雙方當事人的可憐，一方面怨恨這種遭遇，但同時也懷念着自己在名義上的女人而投以同情的意念：「在中宵酒醒的時候，在秋風凉冷的月下，我也曾想念及你，我也曾痛苦過幾次，但靈魂喪失了的那一群嫵媚的遊女，和她們的嬌豔動人的佯啼假笑，終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這除了暴露世上一般同樣的男人的惡心理外，實又給舊式家庭的婚姻主持者一個忠告。

「過去集」中之「過去」，係以其自身之羅曼史舖張開來成功一個中篇，「老二」「老三」在文中都細膩有趣，宛如將那個憂鬱與曠達的兩個女人型擺到讀者的面前。男主人是一位神經頗爲衰弱而性慾又異席亢奮的遊蕩者。他在兩個女人中找對象，可是事情不是那樣容易成功的，而對方又遭到悲慘的厄運。而偏將一個陪襯的人物和他撮合，但他苦惱這個，也逃避着這個。最後他們雖然又在天涯海角的「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相會，而他雖然也復燃起了他的青春之火，但事情是以「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頁三八）」而仍使他走入自怨自艾的途中而毅然自拔。

**這**種結束雖然與「春風沉醉的晚上」「風鈴」等篇的技巧有些相同，可這正足證明作者在彼時（現在也許如此）是用着理智來克服他奔放澎湃的熱情。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正當的安慰，邪僻的路子終於是要踏上幾步，可是作者能用絕大的大力去急遽的撤回這種歧途上的徘徊，這正哀愁着憐憫着與自己同感的人，他雖也不大明確指出今後所應走的路線，可暫時得在精神上有一種慰快發生，這種慰快就是急遽的撤回那已插入汚泥中的一隻左脚的結果。

**清**冷的午後」暴露妓女的薄情，一經作者的手腕，優點是使讀者看來不是作者在叙述一件故事，而是使讀者親眼看見了這灰黑醜惡的圖畫。這是在創作

上用自叙法優勝處，這也可以說是郁達夫在創作上慣用的拿手好戲。與這篇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秋河」寫名義上的母子變成了實際上的夫妻。

最後三篇「寒宵」「街燈」與「祈願」是連續式的作者的自白。中間的人物不是虛擬的，全是以實事寫成的作者一部分自傳，銀弟是郁達夫的確曾熱戀着的一個妓女。這三篇都是平凡的佳構。

**敝**帚」「奇零」二集是表示他對文藝上的見解和議論。我們由「創造日」宣言及「創造日報」發刊詞中即可見一斑：

「……我們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我們更想以唯眞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和介紹文學……現在中國腐敗的政治，與無聊的政黨偏見是我們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

——「創造日」宣言

「……我們過去的努力，雖不値得識者一笑，然而我們的一點眞率之情，當爲世人所共量。……現在我們所以敢捲土重來，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爲(一)人世太無聊，或則作一點無聊的工作，也可以慰籍人生於萬一；(二)我們的眞情不死，或者將來也可以招聚許多和我們一樣的眞率的人；(三)略。

——「創造日報」發刊詞。

**迷**羊」是僅次於「她是一個弱女子」的一個中篇。書中叙述一個在外城裏的有閑有權的屬於小資產階級一個浪漫　小

官和一個坤伶的哀史。這里所表現於人生的，却同接是以坤伶杜月英爲陪襯，而加强着男主人公的頹廢與苦悶戀愛的階段雖然也暫告成功，可卒至蹈了老舍的「犧牲」中女主人的結尾的覆轍。但我們所應明瞭的是「犧牲」中的出走是惡意的；「迷羊」中的走，也許是善意的。（由她重歸的一段可看出。）但使走的對象受了絕大的刺激，這刺激也是屬於社會所供給的。

不深切了解作者原意的人，每每要誤解抹殺這最旨要的一點，而說作者在寫變像的「鴛鴦蝴蝶」派的肉麻文字，這是可惜的遺憾。因爲在郁氏小說中不止「迷羊」如此，即全集中收搜集的小說，筆法作風都未能脫此範疇。他佈出黑黯而可怖的幻景，也寫出猥褻刺眼的句子，這種東西如果是倘是蒙昧頑弱的青年讀來，自然是萬分不適合的，但明智人讀來，則一切力量正是不可渺視的。

**此**外，郁氏的作品有「日記九種」包括「勞生」「閑居」「村居」「窮冬」「新生」「閑情」「五月」「客杭」「脈炎」等九篇，這在達夫的創作生涯的全部上，也不失爲是可嘉讚」的作品，因爲他本來就是善以拿日記式的悠閒筆調來寫創作的人。

小說之外，對於文學理論部分有「文藝論集」「文學概說」「小說論」「戲劇論」等。

**全**集之外，有一本「懺餘集」，是民國二十二年在天馬書店出版的，裏面有五篇小說：「馬纓花開的時候」寫一個病患者同女看護士的精神的愛，這里可以看見作者已由汚途中拔出了泥脚而自己振奮着，向精神純潔之途前進。「東梓關」「碧浪湖的秋夜」二篇是歷史小說，寫清末厲鶚與朱氏的被撮合的經過，醇厚而有興趣，「遲桂花」雖不免仍蹈「春風沉醉的晚上」的覆轍，但結果已確已明朗得多，這是作者神靈的一大轉變，也許是作者年歲的關係。小說外有散文三篇即「釣魚臺的春晝」「志摩在回憶裏」等，日記二篇即「滄州日記」與「水明樓日記」。文筆是較「日記九種」中悠閒並舒適了一些。是修養的關係，也是風霜侵蝕的關係吧。

**總**之，我們紀念現在這位中國有相當地位的作家，我們不應以泛泛的眼光，浮淺的去觀察他的表面，我們能深悟到他所以大胆的來描寫那時社會上一般的青年中所通有的頹廢，浪漫，苦悶寒灰、多愁、善病、……等各種病態之眞因，我們才算了解了這位在文壇上捨出一切，拚出一切，不顧一切爲社會上的一切矛盾、人間的一切惡劣與醜態的暴露的作家。同時，這也是我們應向一向對於郁氏的作品加以誤解的文筆人們一個啓示。

（附註）（一）本文中傳記部分所引用之郁氏文學生涯大部根據其『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二）本文所舉郁氏各著作外，尙有『達夫代表作』『達夫自選集』等，因各該書中均選自全集，故不論及。又『她是一個弱女子』『蜃樓』『斷殘集展痕處處』等作暫缺論及。

# 重逢

思雲

假如我衣袋中要是能有五分錢的話，我決不會跳過圖書館的短牆，在那北海湖水西面的小堤上，——是不能通至北海內的一個小堤，遙望北海中的遊人及水面上蕩漾着的小舟，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

淺藍的湖水中，浮着那麼多隻的小船，啊！穿着紅的，綠的，黃的衣服的女人們坐在上面；有的是正在低頭用力的划着船，有的是悠閒的坐在船尾和她們的朋友愛人談論着些甚麼

對岸分爲兩斷，假如要不是當中有一個彎背獨孔的小橋來聯絡的話，那份要由這一斷到那一斷的時候，必須是要爬一斷山的了、山頂上是裝有一座高大的白塔；山下岸旁柳樹上的枝，輕輕的低垂下來，有時被風吹得好像是飄飄的在舞着，橋上再配一些來往的遊人，眞是一幅天然美麗的圖畫。然而這幅圖畫也只有這樣的人才配欣賞的，是的，只有我這樣連五分錢全沒有的才配。

小堤邊——我這邊的——有着不少的人在釣魚，我相信他們不是沒有錢進北海裡面去釣的，而我相信他們是怕花錢。

許多窮學生，和我一樣，不，或者比我還窮些，也站在和我相同的地位，露出羡慕眼光來看北海小船上悠閒着划船的人們，他們互相談論着；關於他們談論的是些甚麼，我沒有留意聽過，因爲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最喜歡釣魚，這是我從前的事，現在因爲我買不起釣竿，所以只好看人家來釣，在我身旁的一位釣魚客，是一位三十多歲的禿子，頭上被太陽的光芒照着，似乎是有些發亮，他的釣竿很長，鈎放在水裏已好久了在這好久的時光，我的眼睛是凝神的釘在牠的漂上。

啊！漂動了，沉了，線也帶動了！這時他——禿子——急急的抽起釣竿，然而不知爲何魚竟會脫了鈎。我眞想說出來句甚麼，可是因爲我不認識他，所以祇好心裡罵他一句：『這禿子，眞笨蛋！』

他用手摸了摸禿腦袋，然後把鈎裝上了一條蚯蚓，重新的又放到水裡去。

我得往回走，我眞不願意看了，跳過短牆進到圖書館屋裡面，喝了點水，又去了一次廁所，然後走出來。

我將離大門還有一半路的時候，忽然由外面擁進來五六個十八九歲的女學生。藍大褂好像是她們的製服。

『她怎麼看着這麼眼熟？』我看見她們中間的一個，我這樣想。但是那個我看眼熟的也驚奇的在看着我。

『啊！思雲。是你！……你……』

她奔過來握着我的手。

『啊！妳是曼！』由於她的口音裡我想起了她走變。

我們緊緊的握着手，沒有說一句話；她的眼睛顯然是含着淚，可是我的眼睛也開始濕潤了。

『小楊！妳在這兒吧！我們進去了，回見。』她的同伴們和她說着，一面又做了個鬼臉跑進去。

『思雲！我們分別三年了。』

『是的，三年了。』

『我們找一個地方先吃午飯去，回頭再找一個相當的地方談談好不好？』她的提議。

我聽完了她的提議，我眞不知道應當說甚麼，慚愧。

『思雲！怎麼樣？我請你。三年不見了，我們應當好好的談一談，不是末？』

她大概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的現狀。她翻起一張帶着春天的臉對我說並且她的手又用力搖了搖我的手。

『是的，妳吧！唔……』

我不知道我應當回答她甚麼，然而我總是跟着她走出來，離開了這琉璃瓦建築的北京圖書館，往西去了。

我也會坐在北海湖中的小船上了，眞是沒有想到的事，並且又是和着分別了三年的她。

她沒有多大的改變，和三年前一樣；還是有着那麼白白胖胖的，和不笑的時候也會顯露出二個酒窩的臉。所不同的只是身體略高了些。

我們在船上沒有說些甚麼話，有時寂靜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除出了槳的打水聲之外。

船划了好久的時候。在這好久的

時候裡、我總想問一問別後三年中她的景況、但是結果我沒有問，因爲我找不出來相當的辭句。

『思雲！划了好久了．我們岸上走一走好吧？』

『好極了！』

我們並着肩的走着．到了九龍壁的地方、安靜極了．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聲、於是我們便坐在了九龍壁後面的遊人椅上；樹梢上帶來的小風，正可解我划船所招來的熱。

她右手握着我的右手，——用力的．我覺得像一股熱氣由他的手上流過到我的手上來；她注視着我的臉，不轉睛的。

『思雲！你這三年中做了些甚麼？你怎麼會……會這樣？』

她熱烈的溫柔的問我，還是從前的那樣、她說話時手用力搖了搖我手

『啊．曼！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那麼活潑、由此可見妳這三年中沒有大的改變了。可是我．我却改變得多了、在這三年中。

『妳知道現在的我．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記得那時候妳和復興常說我是快樂神的寵兒．只有快樂、沒有絲毫的悲痛．可是現在．現在．我變了．我不再是快樂神的寵兒、不再是沒有悲痛的了！

『唉！可恨的三年．牠使我在這些時光中．將一個快樂活潑的心情，變成一個頹喪衰敗的心情了！』

她看着我怔怔的『啊！』了一聲。

然後用左手往後挑了一下被風吹下來的頭髮、右手仍是緊緊的握住我的右手。

我看了她一眼，接着又說：

『曼！自從我們別後、我回到家裡不久的時候、就接着了故鄉家中的電報．說：我父親病重。於是第二天十點鐘．便和我哥哥同故鄉去了。

『曼！妳知道我現在這種狀況的起因．也就是由於那次的回故鄉。』

太陽漸漸的低了．天氣也比較涼了一點，因爲這正是仲春的時候；我明白的看見她起了一個寒慄。

『冷嗎？曼！我們走吧、下次再說好不？』

不．不冷！你說完了吧、你知道離下次時間不很長呢？．我要急於知道。』

我知道她的心情，于是我拿出來她握着我的那隻右手、去摟着她的肩；她也緊緊的偎着我、並且又拿住了我的左手。

『思雲！你接着說啊？』她看了我一眼。

『好！

『啊——當時我和我哥哥回到故鄉家中的時候．我父親的病勢似乎是又轉好了一些．在這時候我們盡量的安慰他老人家、可是在不久的以後，父親的病又沉重下去了 並且又常迷不醒的好幾天，一直到死。

『妳知道我故鄉家中還有三個堂兄——，他們在父親故去之後盡量的欺侮我．壓迫我、因爲他們看我年紀小；關於我哥哥， 親的， 那時只知哭、每天哭得死去活來的，毫沒有關顧到我、後來我實在忍受不了，於是就在父親下葬的後一天．便偷着跑回北京來。

『啊！．曼。在我受欺侮的時候，才想起有母親的好處來．唉！可惜我母親早我父親先去世了。』

我彷彿又看到了父親死時的景況．及堂兄們兇暴的面孔；我沒再說下去，只是回憶、回憶過去的景況。

淚流下來了，曼替我擦着，並且把頭靠在我的胸前．緊緊的偎着。

天由漸漸的黑暗而至全黑．我也感覺到冷．因爲我穿的並不比曼多。

『以後呢？』

『啊——曼。起來，我們往回走．走着說吧！看，天是全黑了。』

我們站起來，向北海的前門走去，這時園內的遊人已走有一大半了；我們仍舊倚偎着走．因爲園內的路燈是不大亮的。

『思雲，說呀！』

『好，這麼辦吧！我以後的事情還多得很呢，現在我先告訴妳大概，其餘的我們再見的時候再談吧！』

『對了．我以後回到北京來還有過一次自殺，可是沒有死成了功，因爲被公寓的僕人救了。後來又因爲哥哥在故鄉中被人暗殺了，連接着我的財路也斷了．所以現在我才落到這種狀況。』

『噢！思雲。你太可憐了，如今我再也不肯放棄你，離開你了！』

『噢！曼。妳現在怎麼樣？在甚麼學校？』

我們已經走到北海前門的三孔橋了，我才問了她一句。

『思雲，我現在很好。』

『自從我們別後，我便到我姑母家裡去了，你知道我也是沒有父母的人；姑母待我好極了，我現在在幼稚師範念書、快畢業了。

『噢！思雲。你住在那兒？我下星期六找你去！』

『我住在東皇城根小亞公寓。』

我們出了北海，她叫了兩輛洋車，一輛爲我，一輛她自己坐着回茄子胡同她姑母家裏去。

她臨上車的時候拿出了五塊錢交給我，並且又說星期六再給我多帶一些來；我接錢的時候眞是慚愧萬分，沒有想到以我這麼大的男人，會用一個女人的錢來生活。

遺忘了過去的創痕，不幸的在今天又行憶記破裂，使我又多了一層的感況，然而在這創痕憶記破裂之餘，又有一種新的慶幸的感況，就是今天又會和她重逢，而且是永遠的下去，這眞如同是一把神火，把我心中已滅的柴薪又重燃燒起來了一樣。

坐在洋車上的我，腦子很複雜的在幻想着，一直到到了我所住的公寓門前的時候。

我走進了公寓的大門直挺着腰。

『老趙給洋車錢，二角。』

「腰內有錢壯三分」這句話一點都不假；我今天也會直挺着腰的這麼大聲喊一句。

我高興的走進屋裡。

關于這一夜的睡眠，大概是很好，決沒有像從前爲失眠而急出汗來的事情了。因爲我是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生命了。

啊！重逢、偉大的重逢啊！

# 深夜

李木

滴得，滴得，一聲跟一聲的，可愁人的夜。

在牀上躺着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迷惘的目光，向四下掠射，眼前只是一片黯淡，想着剛才做的那奇怪的夢，心裡不住隆隆地跳着，哦！可怕呀！那是眞的嗎？我希望牠是假的罷！上帝你保佑我吧！我害怕！這屋好像死一般的靜。

房門外似乎有嗶刺！嗶刺地步履聲，我就抬起我的頭，向外面張望，天上懸着幾顆寒星，閃灼的照耀着，地上滿佈着黑幕，但是那個聲音又離我近了，我不住的混身戰慄，連忙用被將我的頭緊緊地蒙上，甚至一絲空氣也不能流入，我的心越想越怕，心底跳動速度愈快，我很想把燈捻開，而我的手又不敢拿出來。

嗶刺！嗶刺！又是一陣亂響，我心裡不停的躊躇，我定一定神，這種聲音越發大起來，此時我的膽子略壯些，這大概是上帝的賜罷，我用力咳嗽一聲將被一掀，呵！活該我不怕！管你是什麼東西我倒要看一看。于是我穿了鞋披上衣服站起來，正當我要走到門那個時候，眞是巧極了，一隻大老鼠正在門口跳舞般的蠕動，門外的狗也叫起來了，我捻開電燈，那老鼠早已跑進洞去。

我懶洋洋地步到牀邊，但又如何能睡得下去呢？眞討厭我心中不願想的那些過去的事又湧上了心頭，我的神經不能支配他了，得啦！過去的事一幕幕放它過去罷！不要用這樣無聊的消磨我的寶貴的時光了。

牆壁上的掛鐘，不停它的工作，我一看已經四點鐘了，我的精神興奮了，我決定不睡了。書棹上散亂的書，好像對我發笑，我怔怔的默視着它們，隨手拿起一本靠近自己的書慢慢的展開，書本的每一頁都從我的眼簾飛過，一個字也沒有入到我的腦海裡，這時我只能聽到從遠處傳來陣陣地梆聲，加雜着呼呼地風聲及雞鳴聲，做成了無音韻的前奏曲。

# 哭悼死去的孩子

小葉作

「我朔待着黃昏，像老年人朔待着死」我的希望永恒是這般的熱烈，最初我的小胸膛裡塡滿了興奮的氣與力，我的脣邊潛伏着美滿的微笑，我在每一個時刻都看着生活像山澗的流泉，那樣活潑的，欣幸的， 汩汩地流走，牠濺出銀白的浪花，牠籍着夕陽映照出許多綺麗的「詩」和「畫」，現在我仍然竚立這泉溪的隄岸觀望着，可是這水居然混濁了，再也沒有以前的澄淸，也再看不見銀白的浪花，變成那樣沉鬱的，滯怠的流着，於是却更使希望的火焰熊熊的燃著，煌煌地照耀這流泉的上源，我終于淸晰了究竟，那，那是一片模糊的黑影。

「嚯啷！嚯啷！」這種無聊的鈴子聲又響了，我操起書夾子晃晃搖搖地離開教室，唉！十幾年了，我的神經都是被這種平凡的音調所主宰，所謂文化薈萃 的古城， 我呆了八九年了，「教育給我陶冶成一個木偶，一匹四不像的模型」，我自邁出小學，就遭着許多神聖不可侵犯的教育家，用猙獰的面孔像對待囚徒的申斥我，我最末的手段只有向着父母悲痛的哭號，逼迫着爲我當當或向着親友乞借

於是我宛如勝利的英雄，手中握緊了幾張法幣，捧到會計主任的面前，換取一個學生証，和一個徽章，我把痛苦我酸淚往肚子裡裏吐嚥，我的胸脯瞇起來了，我的心也塌死了，除此以外我始終沒有了解敎育是什麼？至如今我還掙扎勉强的在大學（雖說拆爛汚的大學）聽課，我也只有感激天的恩惠！在這許久的學校生活裏，我沒有獲得較好的教訓，或者是我自已的蠢笨和乖張所造成的緣故，到底對於敎育家施給我紛紜的良藥忠言「都入乎耳，出乎口」了，因爲他們的言論是那般撲朔迷離的使你捉摸不透『昨日叛徒也許是今日的忠心，』他們都是應時善變的豪傑，學校爲我罩上了一個社會的籠子，那裏有的是溫暖，有的是安樂，只要你老老實實的踏着那一條坦平的路線。

但是，我要飛脫，
到穿過浮雲的山峯，
到波濤咆哮的河流，
到莽莽無窮盡的林野
撒開嗓子唱一支痛快淋漓的歌。

幻，想，讓我看淸楚我心上增添那些靑紫的烙印，趣使我的情緒也愈發彷徨的跳動。

蒼白的煙迷漫着昏黃的傍晚，我跋動着紊亂匆忙的步子，一個偌大的曠場，靠近北邊有一個小小的池沼，西和南都被那聳高的城垣遮住，在這裏可以象徵出極濃厚的都市的春天我口不自主的念誦着臧克家的詩：

一隻風箏縊死在電線桿梢，
一個春的幌子在半空招搖，
這裏沒有一條紅，一條綠，
一道淸線記春的來去。
東風在臭水上揚起了波瀾，
窮孩子在裏邊戲弄着春天，
徧體不綴一點一布塊，
從天下掉下來一身自在，
工人摔掉了開花的棉襖，
陽光攢入了鐵的胸膛，
他們有力的伸一伸雙臂，
全體的生機順着風長，
高樓上的人應該更懶，
一個夢遠到天邊：
深巷裏一聲賣花，
一雙蝴蝶飛過了南園，

這首詩眞眞正好是這曠場的寫繪了，我站在水池的東岸，幾株古柳，樹皮凋落得光禿禿地，可是牠的枝上却蓬勃的生出金鏤絲的絲條在隨風輕盈的搖曳着，好像一位齒落髮白的老年人，在那裏很安靜的打盹睡，可是夢之神却把他載回到浪漫的青春。

「一切都沒有改變呵！」我遠矚着無涯際的雲天，雲天也是依舊，在這裏還有一羣嬉戲的孩子，我眼眼巴巴的瞅着，但是他們却都是一些生疏的面孔；再找不到一個是我的伴侶，「唉！原來我的童年在生命的過程已安然的死掉，我們走出天眞的樂園，就永久的不能再回去，一羣誠摯的孩子都遭受慘痛的離散，並且社會給他們套上一個可怕的臉譜，冷的氣氛將一腔熱凝成冰棍，胸懷裏脤滿了沉重的悲哀，天喲！我們果眞悠長地在窒息中喘吸嗎!?」

「芳兄：現在的我，更是無底的鞋，提不起來的」只因咱們乃多年老友，彼此之間一切都很坦白，都很能赤裸的了解，我們沒有隱瞞的必要，我自輟學就業以來，我心中的惆悵和恨憾積滿了一肚子；我不願向人申訴我謝絕那些憐憫與同情，我現在和兄比來，眞覺得慚愧異常，我方知道讀書是世間最快樂，最幸福的事，因功課而煩惱自暴自棄，那麼宇宙中豈有什麼有價值，有興趣的事可幹哩。

我每天一直盼望夕陽往天角沉墜的時節，我才無精打彩的踏着燈火閃爍的黃昏 ， 隨着許多蹌踉的步伍歸家，我對着一支豆黃的油燈讓我乏倦的心做一霎的休憩，我的祖母總和你說過吧！「這孩子近來老不愛說話，」我竟想不到適當的答覆 ，我只有讓眞的殘酷變成假的歡樂，我苦笑的眼角中滾動着懦弱的淚珠。我，的那裏有暇去瞻望「桃紅柳綠」 爛熳的春天，更決不能還允許我閱讀一本書，我是抱着白骨吮着鉛灰而過活呀！不時我還做着「求學」的希冀，但「學校是爲有錢人開的」，我能埋怨着環境給我這惡劣的賜予嗎？不，因爲我的環境雖然慘酷，可是同我一樣遭遇的究竟恐怕還不只我一個，芳兄，我曉得世界上的幸福原不是爲我們所預備的，像我爲着要求苟延的生活，就得如此做東做西，我們爲着要吃窩頭

就需要將自己的血汗換取食料。

你說你放了一個禮拜的春假，都消磨在圖書館裡，我覺得未免太可惜了，一幌兒，一眨眼，我們埋葬了多少絢爛的春天，你曾記得以前我們像隻活潑剛會飛翔的小鳥，跳躍在「鶯啼花飄」的春郊，會柳絲絲垂的長堤跟隨着一對年青的愛侶偷聽幾句神秘的情話，現在，再要我們那樣可笑的頑皮，再要那般無知的天眞，也應有了啊！芳，我只有熱望着我們忍受着疼痛掙扎在這水深火熱的狂潮泛濫的時代裏，培護我們這一棵渺小平凡的「生命之花」吧！至於我是整天的忙累不堪，沒有星期，更沒有休假，有的惟是滴町！滴町！擺我去奴隸工作的時間在耳邊河水一般的溜走，夜的天使展開魔鬼一般的黑翅覆蓋了古城我此刻行將要快活的死去！睡覺，大概又會夢見我們的童年，好！不寫了。

！弟力宇於深夜！

我坐在一塊青石板上，折閱這一封童年伴侶的來書，一羣黑鳥掠過斜陽飄映的天空，一陣陣哀怨的暄囂浮揚起來，我又繼續地對着無標的的東西出神，不！我是在吻着幾個孩子青白的僵屍在哭悼。

前天，正洒着霏霏地細雨，空隙中都含蘊滿了涼意，街上行人顯見稀少，我自在的跑着輕快的步子，心中好像在悲喜交歡；走到那條商店櫛比林立的街巷，我睜大了眼珠子在左顧右盼，好容易尋到××號的招牌，我正凝神衛着那高高地欄櫃展望。

「帽！×嗎？請進來，」我聽見汪偉在招呼着，心中眞是說不盡的驚訝和快慰，他眞完全是個買賣人了，載着小黑帽兒，穿着肥長的青大衫。

「剛下課吧！近來上力新那去沒？」

「是的，力新因爲他整天的忙碌不堪，我並沒找他去，」我們倆互相默然對視着，似乎有千言萬語而倒無從說起了。

「你每天在櫃上都很累吧！」他向着旁邊的伙計瞟了一下，他們苦澀的微笑，他的聲音是那般微弱。

「哼够瞧的，反正沒有念書舒服，」繼而我們又說了一些熟套子話，唉！我們爲什麼偏要說內心所不愛說的話，我們爲什麼幹着自己不願做的事，我們幹嗎不叫時代化成一個孩子只有一棵坦白的心，樂了要笑，彆扭便哭：童年的歡愉，難道莫非也許是屠宰前的羊羣，牠們依然在廣濶的原野裏俯首貼耳的吃草，牠們依然的仰望着過於藍的天空呼喚着媽媽，甚至於牧者的長鞭一揮發出嘹亮的脆脆響震憾了迷朦的黃昏，牠們還是滿載與奮的歸到圈裡，一直到利刃在眼前一幌牠，牠們的頭已與心身分離，牠們何嘗曉得自己都遭這樣的慘境，我一想到上帝，怎使我不疑慮呢？

我慚愧着，我羞耻着，我在幽閒中渡着鬼混的日子，我對汪偉不能予他一種適當的安慰，我握了握他的手，那位挺着肚子像經理的傢伙裂開大嘴在訕笑，「再見」有功夫我看你來，我回過頭來，他還站在石階上打量着我的背影，手在無聊的擺動，像是有許多話都枯萎埋沒下去了。

三年前我和汪偉每到晚間，就跳跳躂躂地來到這曠場散步，用碎瓦片打水漂，或在綠草地上捉蜻蜓，或與小姑娘們打鬧，末了被嬉戲累得氣喘汗流，就坐在這塊青石板上面，我的手緊緊的摸了摸，在清涼中還感到有溫暖之意哩。

我們展開稚幼的靈翅，漫着宇宙而飛繞，我們的周遭只有羅曼斯的自然，只有耶和華的天國，迢遙的海角都遍開燦爛的鮮花，遼遠的天涯都樂有溫慈的愛巢，我們所需求的只有偉大的貢獻，我們誰都抱負着做救人救世的英雄之夢，那裏想得到英雄的面孔都得是猙獰才能做到，偉大的抱負原是殘殺與毀滅！這勇敢，這意志，早已付會着世紀的狂風，冰花樣的輻射去了，泡影樣的飄揚去了。

天暗了。灰色的房屋稍稍地睡着，教堂中傳出鏗鏘沿穆的鐘聲，深川一樣的街道，馳過一隻蛤蟆型的汽車，劇院中的歌管正在狂烈，鴉片煙的香味也不時間隨夜風襲來，深巷的白面客在瑟縮的流着口涎，球房裏女侍在調笑，惡犬在猖猖地吠叫，無家可歸的乞兒在動員的哀號，我揚起傻瓜似的腦袋，張大了嘴，呼吸了一口氣，幾棵鬼睞眼的星光被我吞下，人間究竟是歡樂的，抑或是哀痛的呢？

我在捫敲沙石的心。

寫在十八週年生日之夜，

# 妻之淚

露諦

寒假回家了。流浪的人，到了家鄉抖落一身的風塵，心也輕鬆許多。然而，第一天晚上，我却發現妻流了淚。

從父母屋中走出來，是剛敘完離情，父親殷勤的問詢，繼母的客氣的體貼，都使人心中有些溫暖之感，可是我終因爲旅途的勞累不得已踏到自己屋中，去作一次盡意的休息。當我才走進門檻的時候，我發現妻伏在案上，一動也不動，似乎未覺得有人進來，燈光靜穆的落到她的黑髮上背上。

夜深的時候了，她還沒睡，是在等待着我吧？那麼妻眞是太講禮貌了。我一邊想一邊走到她身旁輕輕的拍着她的背「喂，清，睡吧！幹嗎冷的天總等待我？」我說。

然而，妻却醒着，「你先睡，我就要睡了。」妻說完話，頭並沒有抬起來，甚至於把頭埋得更深了。

「清！怎麼不抬起頭來？害羞嗎？」我還只是向她打着趣。

「……………」

我扳起她的頭，她還在掙扎，可是我看清楚她的頰上，已有兩顆淚珠，發熒々的光了，我的心立刻變爲沈重，手也不自主的鬆開。

「甚麼事？你爲什麼流了淚？」

「沒有甚麼，我，有點不舒服流些淚更痛快，你睡吧，多麼累你總改不了你頑皮的脾氣！啊」妻溫柔的笑了，笑得那麼勉强，兩個嘴角蘊蓄着無限的憂鬱。

「你一年中，却變得這樣憔悴了！」我搖頭嘆息着。

妻的確是憔悴了，這不能不使我驚異：兩個顴骨，清楚的突出來，兩道細眉裏，總好像藏着多少的怨恨，手也粗糙得裂了口子，眼睛雖然還是那麼亮，靈活，然而，白的眼球上，却有血絲絡繹織着了，許是沒有充分的睡眠吧？我想一年以前，我們結婚的時候，妻眞是一個活潑的少女啊，對我總是溫柔的笑着，晚上，有時還低聲給我唱一支婉轉的歌曲。誰知一年間會有意外的事使她受到折磨呢？我輕輕喟嘆着。

「你看你，孩子氣！人瘦了有甚麼稀奇，誰就不許瘦嗎？睡吧！我的淚常流在夜裡，在夢裡，我的淚流慣了，不像別人的值錢！」妻抑止住感情的波瀾，又是像向我解說，又像對自己發牢騷。

「但請你告訴我，你流淚的原因」

「你改掉你頑皮固執的脾氣吧！我請求你，快些睡吧，眞不累？第一天到家就問這些用不着的事！」

「難道說我就不能夠了解你？你不能對我說嗎？」我皺起眉頭我聽見我自己聲音的顫抖了。

一句話像按在妻悲哀的深處，她再也不能壓抑住她的悲痛，淚由眼角珍珠般的滾下了。她伏在我的胸前，兩手攀在我的肩上，我感覺她的手指在微々的顫抖。這一只受傷的小羔羊偎在我的懷裡，用低抑的嗚咽，吐露她埋在心靈深處的幽怨了。

「告訴你有甚麼用，唉，我知道你最能了解我，世界上祇有你最關心我，可是，我不能告訴你喲！這會使你悲痛，我不願意你爲我而苦惱着，而且，告訴你有甚麼用？……」妻繼續的說着。

我給她擦去眼淚，撫摩着她的黑髮，我說「清」，別哭，理智點，你對我說了，會減去你的憂鬱的，要知道一個人的悲痛不發洩，終久要醞釀成病的。說吧，清，我絕不會煩惱」

妻果然止住了淚。她仰起頭，兩眼望着我意思是看我是不是有痛苦的表情：而我却因爲她止住悲痛，心輕鬆而舒展了。

「讓我從那裡說起呢？這麻亂的事情，一件挨一件的！」她說。

「隨便亂說吧，我都要聽。」

她注視着燈火，像在沉思，也許她正在尋找一件最使她痛心的事，來加重註解她幽傷的深重。她開口了：

「我自從來到你們的家，祇有幾天是過着人的生活，你不要以爲我說得太過火，因爲你離家之後，不會知道的，不身臨其境，更不知道做婦人的，在繼母權威下的苦啊！繼母她曾專門來找兒媳婦的錯處，尖銳的眼光，盯着我一個微小的動作也吝嗇的逼視着，我眞像一個被嚴厲監視的囚犯啊！我怕得要命，我每作一件工作總是提着一萬分的小心，如果錯了一點，你聽那一段的冷言冷語：『吃那

麼多，長那麼大，眞是生來小姐的命怎麼甚麼也不會？可是找到我們這窮家來了，可眞是，』其實；這是常事算不得甚麼稀奇。有一次母親屋裡遺失了兩角錢，尖的嗓子故意喊到我的耳裡：『白天裡錢竟會飛，方才放在桌上，可就跑了。誰拿呀？孩子們都上學了！除非…』我知道又是向我發的冷箭，我連忙跑過去，我說『母親怎麼錢沒有了？找找吧！』母親却末理我，還祇顧的說：『錢沒了呀，誰拿？反正不能飛了！除非……哼！』我回到屋中，受了自生以來未有的汚辱。兩角錢的偷盜罪，我哭了！」妻說到這裡又引起她的感傷，不能再繼續說下去。

「可是，繼母對我說，她對你很好，甚麼也不讓你多作。」

「也許是的吧！」妻長噓了一口氣說：「你看我的兩手就許會明白了。」她離開我的胸，坐在近旁，伸出兩隻粗糙的手給我看。「其實」年青的人，多負點工作是應該的，但是，把活計做了，她還在一說旁風涼話，眞叫人心裡難過！好像作媳婦的就不應該是人，在炎熱的夏天，我守在竈旁，煙氣與熱氣薰得我幾乎要昏過去，她却在旁邊自顧揮着扇不理我，在冬天，黑夜裡就起來作飯，她還說我懶，起不早，飯作生了啊，你說，讓我怎麼受？唔，她也和我說過，你在小時候她怎樣對待你好，她作媳婦時是怎麼的能幹唉祇有別人請示的餘地，可是我沒有說一句話的資格啊！」

「父親就不管嗎？明天我和她去理論！」我有些憤然了。

「快別說那話！」她用手掩住我的嘴，「可說不的喲，那話。素日你在家，我就不願意和你說一些家中間事，惟恐有人會譏笑你；聽妻子的話喲，耳朶軟的丈夫！而且，你和她理論，簡直是給我罪受啊！你走了之後她不敢把我生吞了才怪！唉；你說父親不管，父親年老了，又有病根生不起氣，父親也知道我的苦處，可是說不了呀！何況你？」

妻似乎愈說愈想說下去，她伏在我的耳邊，小聲說：「今年春天我的病很重，險些和你見不了面，過去的事了，和你說說也無關係。」這嚴重的事，她好像開玩笑般的和我說，而我感到驚謂了！

「甚麼病？這樣的重？清，別說不吉利的話！」

妻若無其事的說下去：「腸胃病，一點飯也吃不下去！反正是悶氣積蓄得太多了，成了病。有一月的光景，我獨自臥在屋中，沒人理我。我默默的想誰會牽掛我？牽掛我的人是遠在天邊啊！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將要死了喲！我又一轉想：死了倒好，雖然捨不得你，然而，我死了你會再娶會有人安慰你，也有人代替我去受罪了！可是，你不在眼前，我却死得不明不白，多麼寃枉呢！我想着想着就流淚，流淚就睡覺了！

「……」

「可是，人不該死總不死，一月以後，掙扎到娘家去養，却好了！這却給繼母做了一個證明；你看是不是？她裝病，裝得够了，就好了，我早就說她沒有病！」

我實在不能忍住我的悲傷了，燈光在我眼前變成金針樣的刺，漸漸凝聚，凝聚，至到成圓圓光彩時，兩顆淚，便從眼中落下了，沈重的。

「哦——你看，你流甚麼淚！這小事有甚麼要緊！以後我再不和你說了，咱們這不是閒談嗎？」妻一個臂挽住我的頸，一手給我擦淚，「你眞是，唉，回家第一天，我對不起你！」

我唇吻在她冰冷的腮上，用顫抖的聲音說：「清我對不起你吧，我慚愧，我不知你會受到如此深的痛苦，我更不能助你，無用的丈夫啊，低能的丈夫！」

「我們還不都是舊禮教下的羔羊嗎？爲了你我甚麼埋怨也沒有，我祇希望你努力，將來給咱們倆出這口悶氣！我祝福你！」

我甚麼話也不能再說。我們倆緊緊的擁抱着，不覺得一些寒冷，窗外的北風，仍怒吼着，把寒夜刮得更其深遠了。



# 破絨褂

子明



一天京城街上的雪差不多積了一尺厚，西北風括着如同刀子刺入骨髓一般，來來往往的行人，平時便是健壯的青年， 到現在也變成青白色的顏面，牙齒也打起戰來，强健的尙且這樣，那些弱夫病夫是更不用說了 街上走路的人，凡是手裏拿東西的，都覺得手指要凍掉似的，只好閉口縮頸急急的走着。

X花園的後面，有一間矮小殘破的房子，裏面有一個病勢垂危的男子臥在破氈上，呻吟的聲音，似乎在同世界上的萬物告別，等在他最後的一口呼吸了，男子的對面，躺着一個僵冷小孩的尸首，好像已經死了多時，另外還有一位婦女，滿面愁色莫有一點生氣，在室內來回的走着，在心頭好像貯藏着許多的憂愁，這時寒月一丸影射到屋裏，照見人的顏面發出青碧的顏色。

現在X 花園已經成了失整理而荒廢的地方了，凄積吟寞，旡人行跡，只有那敗葉孤枝，經風吹拆，狼藉滿地， 所說的那間小屋裏面， 積的灰垢，已有一寸多厚了，又受了濕氣，地板因此也就霉爛，滿生着黴菌，若是住在這個腐敗的屋子裏，人也有不病之理嗎？病了又焉有不死的了，……噯！

還存在一絲呼吸的男子，忽然發顫顫的聲音說道：「阿梅」！婦人聽見他的叫聲，急忙走近男子的身前，他又接續的說着：「你扶我……我起來！」婦人用力挽著他的肩臂幫助他起來， 好像非常的重，費了許多的力，纔勉强起來，而且他的力量實在不能支持，不是倒就是歪，婦女又運動他的力量，使他的病體稍微移動，可以把他的背斜倚在牆壁上，不致於倒側下來，那牆平時所積的灰塵，全被這病人的背掃去。

幾分鐘已後，病人忽然睜開那半死不活的眼，問他的妻子道：「我同你永別就在眼前，你今天千萬不要離開我，也免得氣絕的時候，屋子裡只剩下兩尸相對」，(其一爲孩尸)說時幾乎氣都接不上，又伸他那瘦如枯骨的手，緊抱婦人的頸，婦人拿那紙白色的唇，親他冰冷的額，忽然覺得一陣心酸，淚下如雨 點下滴滴落在病人的頭上，急忙尋出半截破衣袖，拂面上的淚痕，病人又說道：「愛妻……我還沒有死，你爲何這樣的悲痛，也未必我能死，就是到不能復活的時候，比較平時受那飢寒的困苦，不是還好些嗎？」說完也就嗚咽起來，然而滴淚都哭不出來了。

阿梅眼含着淚說道：「你的計劃到是很好，可是丟下可憐無依的寡妻怎樣生活呢？」一面說，一面抱住頭，放在自己懷內安慰他說：「你覺得餓嗎？等回頭我給你買去！」他聽見這話就說：「唉！你那裡能得到吃的呢？我並不餓，你不要妄想，不是空費腦筋嗎？」婦女道：「仁甫」你的餓我是知道的 ！病人勉强笑道：「阿梅你放心吧！我實在告訴你，腹內並不很餓，還可以支持到氣絕呢！……」婦人立刻止住他道：「請你不要再說這種傷心話！我的肝腸要斷了，將來若是病體能够復原，還可……」說到這裡又哭得不成句了，病人連續說道：「我知道自己還不快死的原故 是因爲我的罪孽沒受完，而且我們的宿債還沒淸呢！現在妳所有的全當盡了， 剩下的也是分文不值，天呀！你竟這樣的酷待我二人，可以說再無比這殘忍的了，」阿梅說道：「你不要這樣的懊悔，我所當的都是你家的東西，我那裡有東西呢？而且你的衣服，雖然當去，想將來……」說到這裡，就轉過身來用手揮淚，恐怕病人看見傷心的意思，仁甫說道：「我已是旦夕的人啦：將來即便好了，也是無用的了」阿梅看見他的丈夫一眼一眼的看那死孩的尸首，所以想把他埋葬起來，消去眼前可慘的景象，就同他說道：「我想把這孩尸拿去，用土埋了，並且給你買杯茶，來暫解焦渴好嗎？」便把仁甫的頭部輕輕放下，仍舊倚牆坐着起來遂向外走。

從前阿梅夫妻二人到禮拜堂結婚時候，兩邊看的人沒有不愛慕和稱贊她的，旡數的目光，射在她身上說她是艷麗如花的美人，所以共同送她一個綽號叫美阿梅，可恨沒有多時，仁甫的營業失敗，除去將店鋪抵債外，足虧銀二百元，旡法可想，只得在某戲園當一名苦役，每天背着戲目，在街市中間遊來遊去，到日落西下纔能得到二毛錢，這時的仁甫，衣服殘破，不能蔽體，自從到戲園裡還能借那戲目遮背心，也可禦點寒氣，可是到了夜間，仍就穿那單薄不完全的衣裳，那知夜氣清寒比較白晝加倍的冷，而且又減少他的禦寒戲目牌，人身不是鐵的，如此下去那有不病的呢？於是

不到月餘，竟咳嗽呼喘，不能入食，因此就疲癃頹敗，也不能作僕役了。

不得已，阿梅只得去作僕婦，晨出暮歸，每日得到銅元二十枚，拿來過活，他的才生之小孩，還未斷奶，白日交給那等死的仁甫看管，到夜方才可以得到吃的，你想一個小孩那受得這樣的飢餓，又因爲衣食住三樣，一樣都沒有，所以沒法子，只得住到X花園後面的一間小屋裡，將所有的衣飾，漸漸的當盡，她的衣服，也因此襤褸起來，汚垢不堪，就是中等社會中的人，也因爲他不整潔而不用她。從此後也沒人來問她，而且這无情的地主還要驅逐他們，可嘆！仁甫的嘴唇，已有幾天沒有沾着藥漿，昨夜小孩也因爲缺奶，已經餓死了，臨斃的時候，那慘叫的聲音，好似啼血的杜鵑，那種悲慘聲音，眞不忍聽，若是把他丟去吧，又恐怕他能復活，所以阿梅仍就把僵兒緊抱懷中，直到東方發白，澹澹的晨光，映在小孩的臉上，已成了橙黃橘綠色，摸他的身體，已經同石一般的硬冷似凍啦，就一面哭，一面把他放在地上，那時將要死的仁甫，悲痛酸肯，又餓又渴，又由暈去，復醒有好幾次了，又因爲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水喝，舌根已經僵硬，不能舒卷，冷風一陣陣的透入破衣直刺骨髓，臉已經變成菜色，一點沒有生人的氣象，還是强支着精神，始終不說餓渴的話，因爲安慰阿梅悲傷愁苦的心「唉！多可慘呀」！

然而仁甫雖這樣的勉强支持，可是腹中餓得火氣上昇，喉嚨裏燥渴得利害，又看見那死孩慘狀，要憐惜他，也沒有力，要哭他，又沒有聲，不像先前說話，雖很難，還可以叫喊，阿梅看見這種情形，更覺得坐立不安，淚流滿面，要想尋些水來救急，那知又無從汲取，沒法只得拿那滿生微生物的水來，給他吃，所以病更加重了，忽然想到花園對面，有一家茶舖，若是能夠得到一杯熱茶來給他吃、不是再好沒有的啦！可是又沒有錢！想起他所有的東西，沒有値價的，惟獨只有那件破絨褂，還有點像衣服，還者還可以當一杯茶的錢，又想把這孩尸帶出埋了，可是仁甫緊緊握着他的手腕，不肯放手，阿梅用力掙脫，才得起身，她也顧不得已死的孩子，竟出門去了。

阿梅赴到花園後的小巷裏，看看四方無人，就脫下那靠身的破絨褂，由道旁拾起半張破新聞報紙抱好，走到一家當鋪裡心中突突亂跳，這樣的破衣恐怕庫裏不肯收吧！而且這是我最後的一點救星，倘若不成，可怎好呢？他焦急的想着，幸而有一位夥友常常見他來當衣服，東西，所以也知道他的苦況，並且他素來是一位慈善的人，接過紙包過來看了一看，就問他的生活情形，看了他這種瑟縮寒戰、凍餓要死的樣子，風吹雪花，飛集在他的頭上，好像秋天的蘆荻，看他這種瘦黃的臉色，好像幾天沒有吃東西了，那種情景，眞是悽慘動人，「你要用多少錢」他這樣問，阿梅很悲切說道：「煩勞先生多多益善」，說時聲淚俱下，時時寒戰，低頭下看，好像有聽天由命的樣子，這夥友見這種樣子大動惻隱心，就從身旁摸出一元錢，並寫了一張當票給他，阿梅接過來，心想這錢眞是出於意外的，看看那當票不過二十枚，才知道這位先生大發慈悲，心中感激萬分，謝了又謝，才轉身出門，又對天祝禱上帝賜福給他。

現在阿梅所穿的只賸破汗衫，同外衣，其餘什麼也沒有，烈風撲來，衣上一絲絲裂紋，幾乎隨風飛去，幸虧他用手保護，若不是他的衣服也要分離了，冷風吹得入皮膚，這餓寒交迫的身上，無情的雪你竟如此的虐待，但是一些也不顧，手裏拿着銀元，直往茶店進行，給他丈夫買茶食品，可憐他顚仆起來已有幾次，忽又想起仁甫、獨自一人臥病在家中，也无人扶待他，不知道現在怎樣愁慘呢？那時阿梅十分焦急，如像有萬把尖刀一起刺到心臟似的，正想要往回走的時候，忽然覺得蔽蔽一陣冷風，由鼻子裏進去，直冲腦海，登時頭部痛得難忍，就覺眼前房屋行人車馬都滾滾亂轉，天上下的雪全變成萬道白圈，那些行人車馬就像白圈裏的黑點，一步高，一步低走着，身體輕的像飛燕一般，足下藥得像棉花一般，在一歪，又一衝，好似醉的人彷彿隨風飄蕩，脚下不由自主了，只聽得很愁切的聲音叫道：「仁甫……仁甫……以後聽見撲的一聲，仰天一跌，人事不知，路旁有一個巡捕看見了，急忙跑來，只見他黃瘦枯萎，穿着一件七洞八穿的破布衣，已經凍僵了。連叫好幾聲

也不答應、沒有幾分鐘，看鬧熱的人，已滿了一街，忽然有一位老人，擠進來同巡捕說道：「這女子多半是吃醉酒了吧：」巡捕又靠近他的耳邊，叫了幾聲，仍舊沒有聲音 ，拉他也不動，看他眼睛緊閉着。手裏還拿着一塊錢，他的身旁，還有一張當票，巡捕看了看說「這一定是當衣買酒吃得這樣醉法」：那老人聽了這話，轉身就走，嘴裏說着「這樣的女子，不知儉省用錢，可恨……可恨……」巡捕也沒法可想，只得把他放在局裏的獄中關門出去，一小時後，巡捕房的醫生進來，手裏拿著葯包，再看那醉酒可恨的女子，唉！可慘呀！那知他在半點鐘已前，已經同仁甫和世界萬物長別了，阿梅他裏面受餓受渴的苦，外面受風雪所侵又加上他愛子一死，這怎樣的悲慘而死，這樣慘切情形，恐怕達到極度了吧？這樣四面交攻的生活，怎樣能久存生在世界上呢？

那天在街上看見阿梅的老人回家之後，在燈光下面，同他夫人閒談，說到今天在路上的事情，老人說：「他遇見一個下流婦女，尚且當衣服買酒吃呢？也可說他沒有廉恥到十二分了。」他說的時候，臉上現出一種恨怒的樣子，可憐的阿梅，竟甘心凍餓而死，情願他的丈夫存在，可說是賢淑少有的了，不幸他這樣的慘死後，還遭別人的咒罵他不知廉恥的惡名，而且別人看見反而當作新劇，拿來作笑談，何怪乎那老人不可憐他呢？噫！阿梅的歷史，也從此消滅了，他所留的只那微微一星愛情火光，暗暗藏在破衣冷肉裏面 ，直到消化到灰，也不會熄滅的。

仁甫一人在屋子裏等了多時，也不見阿梅回來，日光一點點的減小，直到陽光一點沒有了，也聽不見他的脚聲，屋子裡慢慢的清冷起來，肚子內更加飢渴，瑟瑟寒戰，發出一種很哀慘的悲聲，連叫阿梅，並沒有一聲回音，就極力支持，想起來出去，无奈那種病餓的身體，起來又到下，一連幾次，最後用盡平生力氣，坐起沒有一分鐘，也就暈倒在地，不知人事半點鐘後，他才慢慢甦來，好像屋子裏有人呼吸的聲音(神經已病)因此他拚命撑起，无奈力不隨心，在地上滾來滾去，好容易才滾出那破氈被來，因此東摸西索最後摸着一個，冰冷的死孩，心中更覺酸楚，於是一口大聲叫啊梅！幾分鐘後，他忽然想起，阿梅必定是凍死了，如若不死，早就應當回來了，唉：如斷命在街上，誰是他的親屬呢？並且我病了這些時候，他沒有一時離開我的，今天他死僵在道上，我那可做路旁人呢？悲感充集，立刻顚狂起來，他那常久不能動的手足，竟忽然有力，將身上的破衣斯成紛碎，散滿地上，眼光一直，撞出門去，口中喊阿梅！阿梅！那時已經快要天明。

X花園一帶，常常有瘋子經過，那裏居住人們，看見也不以爲奇了，今天仁甫飛去狂叫，見的人不過笑笑而已，惟有那街頭盡處，立着一個巡捕看見仁甫瘋顚的樣子，恐怕擾亂居民所以就想把他捉住，可是他追得飛快，最後也沒有捉到，行人恐怕被他撞倒，全讓開路使他走去，後來被前面岡上的巡捕捉住，兩面看的人，都鼓掌喝采，巡捕看看手裏所拉的衣服已是幾條破布，最後捕員裏面，出了一個計策，說把他打死吧：可以免已後的禍根，一些時候已後，只聽見嗚喀啦一響，仁甫已倒地亂滾，血跡滿地幾分鐘已後，可憐他已同她，在黃泉相見了，巡捕一面報官，一面將死尸移到捕監，同那醉死的婦人同一室內，可一起埋葬，所以最後一刻鐘，監裏放住兩個死尸，一個是仁甫，一個是阿梅，可以說恩愛絕對的夫妻了，眞是所謂死同一穴啊！但是那時沒有知道他們是夫妻的，後來在X花園後的小屋裏，發現一個小孩尸首，經過詳細的調查，方才知道那狂夫醉婦，是這小孩的父母，好事的人，常常說他們的歷史，讀的人們沒有不流淚的，這件破絨衵，至今未贖，仍舊還留在庫裏呢？

# 鐘聲

這是一個荒野的村莊，在村的一端有一座古老破廟，掌管這所古老的宮殿的是一位年將百歲的老僧，看去是那麼慈祥溫和，只那高高的鼻樑，深深的凹下去大眼，可以知道他青年時是一個英武而眣麗的青年，他只是每天沈默的把光陰消磨在這塑像的旁邊，那縐紋條條的顯在滿臉，每到清晨就聽見噹噹鐘聲，這無疑的又是那老僧燒香了。

太陽工作了一天了！也該休息一下，慢慢的溜到山後去找牠的宿舍，那潔白的月姑娘又帶替了他的工作，噹噹的聲音響過去了，他仍站在鐘下沈默的呆着，抬頭看了看月，又長嘆了一聲，月也是這麼亮，鐘也是掛在這裏　他回憶起過去的往事，于是他腦內拉開了一幕，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他還是一個勇敢年壯的少年，擕着他新婚美麗的妻，爲了消磨這甜美的日子，所以借住在這古廟的鄰房，誰知他那美麗和藹的妻子，忽然在這荒野的村中患了病，百藥無效，終於離開了她的新婚不久的丈夫，離開了這不安的世界長眠了。

蜜月中每日聽見的鐘聲，在她離開人世後却更換了打鐘人，他不是鄰居了！而住在廟中作了打鐘的小僧，光陰把他的青春帶走，鐘聲振聾了他的雙耳，眼也有些昏花而不清明了！可是鐘聲仍是噹噹的每日響着，鐘的下面一個精神健壯黑髮的青年，轉瞬間成了這憂鬱沈默的老叟！

噹噹！噹噹！……鐘聲又在響了！野外的小村，一座古老孤獨的破廟，那沈默憂愁的老僧的面孔，都呈現在我的腦海中。(珍玲)

# 驚濤駭浪

小川的作

—續—

可巧這時候又來了一隻船，上面載着人，經過醫院不遠的地方駛着。丁超喜歡，便叫馬弁叫那隻船，馬弁喊道：「喂來呀，把參謀長送到城裡多給你們錢！」

船上坐着一家人，根本不願意搭人，並且也再搭不了人，他們又一看是丁參謀長，更不願搭他了。連理也不理，船照舊慢慢走着。他們以爲「你丁參謀長現在可莫耐我何了。」

丁超見了，不由大怒，立刻把槍拿出來叫馬弁一齊放槍，照着那船人打去，只聽砰砰的打了數十槍，那一船上的人，有的中槍死了，有的被打在水裡淹死了，那船便自由的載着許多尸首飄流着。

施姑娘一見，眞是氣滿胸懷，別人也都敢怒不敢言，溫小波站在丁超的一邊，看着情形實在忍無可忍了，猛的把丁超一抱，一翻身，便同落在水裡，幾個浪花翻滾了一陣，兩個人便全不見了。

施姑娘看得清楚，立覺心裡一酸倒在船上。

× × × × ×

過了半個月的樣子，水落下去，大家從事埋尸工作。施姑娘親自跑出城外，費了兩天的工夫，找到了溫小波的尸首，已經泡得不像樣子，施姑娘抱着痛哭了一番，飭人裝入棺材，抬到自家的坟地，葬埋起來，求人寫了一個牌位，寫着「故夫溫小波之墓」。底下寫着「未亡人妻舒氏立」字樣，葬在自己父兄的坟墓旁邊，然後又大哭一場，掏出一把刀子，自刎而死。

（完）

## 中篇小說

# 春·復·秋

—王學曾—

### 前奏

愛好藝術和文學而且情感特別豐富，立英也和其他女子一樣，尤其她以天之嬌子資格，優游於優越環境裡更能助長她的活潑——她父親是國內要人，現充駐某國大使，於二年前携了一位姨太太赴任，那時因爲立英才入大學，母親又不願遠涉重洋，所以她們母子仍留京邸。

偌大一所住宅，仍然是舊式建築那閎大的庭堂，崇高的墻垣，彫樑畫棟，逸彩橫飛，十足的表現出東方藝術的偉大，宅的東首墻上，開着一所角門；過去角門，迎面便展開一所很大的花園，老樹于章之下，間雜着亭台池沿，草坪花畦，那鈎心鬬角的結構，沒有一處不合藝術的原理，這所宅子，原是昔年某王的宮邸，由立英的父親購買到手裡。

母親，立英而外，她們家庭中就只有一個廚師，一個女僕，還有一個看門的老蒼頭，那樣一所大的宅子，他們那能佔用得了；所以大多數庭堂都上了鎖，就是鄰近花園的一所小小的跨院，他們住着，已經是很寬綽了。母親住在上房，立英就在東廂中布好了一所繁華富麗而且非常藝術的現代小姐的香閨。

一天的傍晚，門鈴叮呤呤一陣狂響中，老蒼頭開了院門，立英翩若驚鴻般閃了進來，她左脅下夾着書包，右臂上搭了夾大衣，連跳帶跑的直進上屋，奔到母親坐着的床沿上，挨身坐下，微微的喘息着，嬌笑充滿了嵌上兩個酒窩而且比蘋菓還美的面龐上她索興把頭扎入了母親的懷裡。

『也沒有見十七八的大孩子，還是這麼跳跳蹓蹓的，也不怕人家笑話你瞧頭還在跳動哩。』母親慈祥的亂摸她微微有些紊亂的捲髮，又撫摸她的前胸。

『娘！快喫飯！我餓了！』

『謙兒也來了，剛才出去，你去把他找來我們一起喫飯？』

『謙哥來了嗎？…他往那去了？…』她很興奮的站起，向在擦抹桌子的陳媽『老陳！看見許少爺沒有？』

『許少爺嗎？他往園子裡去了。』

她毫不遲疑的向園找去，轉了兩次灣，在一塊假山石後，她發現了祖謙正低着頭向魚池裡出神，她攝手攝脚的閃到他身後，突的把他二目緊緊的蒙住。

『英！不要儘鬧！』

『不行！越這樣說越不放手。』

『好妹妹！鬆開罷！』立英這才把手放開，謙趁勢握住她一隻手，說：『你老是不改小孩子氣！…淘我氣！』

『我問你，在這兒出的那門子的神，瞧思些什麼？』她歪着頭微笑的說。

『並沒有出什麼神，因爲有兩尾金魚相互追逐得很有趣，所以不免多看了些時。』

『小姐！許少爺！老太太請喫飯呢。』陳媽在遠遠的喊着。

『可是我們該走了，不要叫娘老等。』於是他倆一前一後回到了上房飯菜已經排好，陶老太太說『你們走了這些時，菜飯都要涼了，快來喫吧，』他倆陪着老太太喫了晚飯。

『謙哥！前天你教給我那個梅花三弄曲子，我還有幾處沒有弄熟，今天一定要學好。』

『好吧，反正我也沒有多少事。』

立英的香閨是一連三進，儘外的一間臨着房門；再進是一所小小的書室，最後才是臥室。他倆來到書室中她急不暇待的打開鋼琴的鎖，坐在凳子上，回頭對他說，墻上掛有梵啞林請他自己取下來；我倆先奏一通熟曲他同意的照辦，於是琴韻叮咚，梵啞林嗚咽的交响起來，以後又由祖謙把梅花三弄曲子給她指點了幾處，夜深了才回宿舍去。

回來以後的祖謙，馬上寬衣就寢燈息了，他仰望着昏沉的帳頂，只是不能入睡；腦裡零亂的閃耀着各種殘痕——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的江南故鄉母親對那醉人春色，不曉得暗灑幾許思兒的淚，父親以垂暮殘年，仍須躬自操持家政。……錢又沒了，明天得寫信去要。……忽然立英的面頰，又微笑的向着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十年前舊夢是何等氤氳！雖然在他十二歲那年，姑母—陶太太—被姑父接到京來，他和立英不免有些生離之痛，然而不過四年光景，他已竟來京考入某藝術學院，自此他倆重復溫起舊夢但舊夢是天眞的陶樂，充滿了童稚的懽欣，而眼前的實現，由於他們青春火高度的燃燒，不覺竟型成了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一種奇異的結集，神秘盪漾於他們中間，支配了他倆全部靈魂，所以他們常是酸溜溜的不大好受雖然他們會晤機會非常之多。

但是立英以女學院校花的資格，追逐她的人渴慕她的人，正不知有幾許，竟能自然的愛了自己，這不能不引爲榮幸，一刹那甜蜜的誘惑，居然把他催入睡鄉。

## 一　疊

一個星期日的中午，時鐘剛打過十二點，立英春睡初醒，才洗完臉，陳媽就來請她聽電話，說是由汪宅來的，她赶緊的接完了電話，原來是她同班惟一的好友汪董小姐請她到家去喫中飯，她忙忙的梳了梳頭髮，又略微的施了些粉，檢出來一襲黃色綢旗袍穿上，在嵌着四尺多高玻璃磚明鏡的大衣櫥前徘徊了一下，到門口叫一部街車，告明了地址，一直向汪家馳去。

按了按門鈴，立刻就有人開了街門，一個體格健壯面部表現健康美的青年學子，站在她面前，他頭上的分髮，梳得一絲不亂，上身僅穿着襯衫，下身的西服褲，彩色鮮明；脚下一雙拖鞋，笑容可掬的向她道着平安同時閃過身子讓她進去。

她早就認識這人，是汪小姐的弟弟汪竹心，她知道他是國立大學文學系二年的學生，他精於球術，短跑，尤其對於游泳，一時簡直莫與匹敵他愛好新文學，對於舊文學也很有根底她每逢在報紙或雜誌上看到了竹心署名的小說或舊詩詞，都特別喜歡閱讀並且在運動會場參觀時，凡是竹心下場，她一定要高興的鼓着掌，她時常被他的作品感動，甚至不免淚下，當她每逢到汪家去的時候，也時常和他相遇，在他們很客氣的酬酢中，她關於他的一切，知道的益發多，總之竹心在她心目中雖然沒有佔着何等位置，—其實她那很多的男友中，又有誰能夠佔她芳心中的一席地呢？除去許祖謙而外。—然而她已認爲他是一位現代的青年典型了。

很豐富的席面，排設在汪家的餐室中，顯然是特爲立英預備的，座的是汪老太太、董小姐和立英，還有竹心，也敬陪在座末。

『你們太客氣了！天天一塊兒厮混的姊妹，頂好是隨隨便便，』立英似乎有些不安。

『這粗糙的菜飯，未免屈尊了陶小姐，只好將就喫些吧。』汪老太太慈祥的說。

唉喲！了不得！怎麼伯母也這樣說起來。』

他們很快樂的喫着，談着，其中說話最多的要數立英了，其次是董，汪太太也時常跟着打趣幾句，惟有竹心，仝答不上言，僅僅隨着大家乾笑一陣，可是每逢一道菜上來的時候，他一定要送到立英面前，這一餐飯他們喫了很長時間。

飯後，立英和董相携到了董的臥室，在寫字檯上，立英看到了一本小冊子在攤着，她拿起來看了看，原來是竹心的詩詞集子，她不由的坐到軟椅上一頁一頁看下去，立英對於這些舊文藝，非常愛好，而且也有相當的根底，她從頭看去，也有五言七絕律也有大小令塡詞『那不過是舍弟閑着時高起興來的胡謅亂道，居然也大膽的自名爲詩詞集，請你不要笑話，』董插口說，立英並未答言，仍然向下看去，『不要儘自呆看了，我倆還是來談談吧，』董笑着把那集奪去。

他倆天南地北地談了些時，快要天黑了，立英才告辭，臨行時候，她向董借了竹心那冊小集子，預備回去細閱。

立英到家，先去母親屋內，母親正和祖謙閒談，她向他點了點頭，他站起來說『去了這些時！…再要不回來，我就打算不等了。』

『謙兒快來了兩小時了，…你吃了晚飯沒有？』陶太太問。

『還沒吃呢，不過也不餓，還不想喫，…謙！你們校中功課忙不，怎麼近來你的氣色像似不太好？在外的人自己總要當心些！』

『也不覺怎樣，每天照舊吃的很多，』他微笑着答復，『今天晚場，天堂影院的片子很好，你能不能去一觀。』

『好極了！因爲近來的無事忙，幾乎有一星期沒有看電影了，時間快到了，我們說走就走。』她看了看臂上的金表。

『說風就是雨，急些什麼？也不等吃完飯？你不餓謙兒還許餓呢！』

『他也不會就餓，什時候餓就在飯館裡吃些。』她轉身向祖謙道『你稍微等等，我去去就來。』

（未完）




## 二

此時，清瘦的面孔上，更塗了蒼白的顏色，雖然，他傾吐出來那些堆疊積累的牢騷，反而加重了他的感慨他希望有人能替他排除那些使他愁苦的因子，來同情他遭遇的不幸，並瞭解他的爲人，這樣他便會舒暢的，但是，目前祇有一個老李，他那發射着烈火似的紅色眸子在凝視着老李，在期待老李給他一個安排似的，老李雖然知道建華遭遇的不幸並不是由失戀得來的，然而他却沒有法子替建華打開苦悶的環境，因爲他那套「食色性也」的人生哲學裏根本就沒有解決建華問題的辦法，他在凝視着建華發呆建華的視線與老李的視線在空間抵觸着，於是這間小屋裏頓覺沉悶，而又顯出一種緊張的情緒，兩個人都在有意識與無意識間吸着紙煙窺視這間小屋的電燈，已被烟氣瞇了眼睛，顯出了倦意。

「呵！老章！呵！眞是的！……唉！」老李雖然打破了這小屋的沉寂但是，祇有同情建華，並找不出什麼恰當的話，好像他的咽喉裏有什麼東西在塞澀着。

「眞是的！」他狂吸了一口煙，並用力把煙頭兒往地下一扔。

「……」依然在沉悶着。

「達克特兒章在家嗎？」這個聲音從街門那裏很快的便到了建華這間小屋門前，猶如一個迅雷，把這沉悶的環境擊開，驟然顯出活躍的空氣，老李與建華的視線轉移到門前。

門的開處昂然邁進一個精神活潑的青年。

「唔！老劉來了！好極了！快坐下談談吧！」老李如獲至寶一樣，來招待那個青年。

「你們幹嗎哪？」那個青年看見建華臥在床上一聲不語，烟氣蔽塞了小屋，使他打了一個涕嚏，於是把窓子打開，「我進門的時候，一點聲息沒有，還以爲老章看書呢！原來老李也在這裏，怎麼？你們這樣沉悶呵！」

老劉一向是好活動的，不管什麼事，他總要想出一個辦法的，他進這間小屋以後，好像一個偵探家似的，用那透視一切的目光，在探尋這間屋子所以沈悶的原因，好像他在運用已知數去求一個未知數似的。

「怎麼啦？老章！」老劉看見建華與從前不同了，他想建華所以與從前不同，必是有原因的，於是他很關切的坐在建華的床邊，用手撫摩着建華的頭。

「老劉！對不起！近來我有些不大舒服，恕我慢待你吧！」建華咧着焦黃的嘴唇，向老劉道歉。

「不，不客氣，呵老章！你究竟是怎麼不舒服呢？」老劉向來沒有看見建華這樣無精打采過的，他皺着眉注視着建華的面孔，繼而對老李問道：「老李！老章究竟怎麼啦！幹嗎這樣沈默着呀。

「就是呵！剛才我跟老章對着眼睛望了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竟不能替他想出一個漂亮辦法，你來得正好，我們大家談談老章的問題，給他想個主意，好吧！」老李有些瞇糊了，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老章的所以然來，反到增加了老劉對建華的狐疑。

「嗯！那麼請你講講！」老劉一手握着建華的手，一手撫着床欄杆，凝視着老李。

「實在，老章的問題竟比女人的問題還要麻煩，還要費解。……」

「老李！請你暫時把女人問題拋棄一會兒，你還不知道老章近來的爲人？你要知道，呵！這不是談女人的時候，好在咱們都是老朋友，這樣對你不客氣，祇有請你原諒吧！」老劉看見建華這樣憔悴，不願聽老李無味的暢談。

「沒有什麼！嘻！嘻！對！老朋友！」老李也有些自覺，他便在地上徘徊，並在尋視着牆上的相片，那些是建華曾熱戀過的女人的相片，在那些相片框子上的玻璃早已被烟熏了一層黃黝色，而朦糊不清了，好像這些相片是吸引老李的磁石。

老劉也怕老李那套理論，因爲老李遇着任何事件總拿「食色性也」去推演道理的。並且知道建華自失戀後決不再談女人的，他相信建華愁苦的原因，絕不是因爲女人，而更不是老李所能瞭解的。

「老章！自己的事，還是自己說吧」

「唉」建華知道老劉同情他，他那雙茫無所視的眼睛，轉向老劉，呈露出一派悽慘的光芒。「我的事情，大概你知道些的，祇是前途太渺茫了。」

建華與老劉是內心的朋友，平時無話不講，無一不說，他在××小學校當教員的前後情形，老劉都知道，所以，知道建華的身世，及瞭解他爲人的朋友，恐怕祇有老劉一個人。

「是的！我已經猜到這一點了；這個問題老實說起來，……呵！……」老劉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單純的問題，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因爲，這是個人的志願與社會環境的問題，「…確是個問題呢！」老劉也陷入苦悶圈裡了，他在凝視着一團一團在空中飄蕩着的煙氣，好像要從那變幻無窮的煙氣裏尋覓什麼神秘的東西似的，確實，他正在集中腦系神經，去支配了科學的思想，去分析建華的問題，他對於一切的問題，總希望弄得周密些，並給他們一個確恰的答案的他還時常把社會上所發現的問題拿來放在他的腦子裏的科學化驗室裏，去推求那些事的發生的自然性，及以後

解決的辦法，當做遊戲的；所以建華的問題在他那敏感的腦子裏，已經發生了多方面的反應了，於是，在這綜錯而更複雜的問題裏去驗證他的主張的是非，並去演繹着，而歸納，終於尋出解決建華前途苦悶的辦法，他突然的站起，把老李駭了一跳，老李很奇怪他，於是把看女人相片的視線，轉移在老劉的身上。

「老章！其實你的問題，現在還不難解決，」老劉的面孔上驟然現出欣慰的喜氣，「本來在社會上像你我輩也太多了，尤其社會上是需要資格及經驗的，咱們雖有人格，及學力，但是，沒有資格，這一點就是咱們在社會上尋求出路時的致命傷，我們再想想我們本身的環境，一個初中畢業生去當市立小學校的教員，能够跟師範學校畢業生去比嗎？跟本一個初中畢業生在社會上就沒有位子，而你偏偏在市立小學裏當教員，這已經不太合適，至於到他們騙你，你也是有口難以分辯的，」老劉燃着了一支香煙

「是的！」老李在靜聽着，

「是的！」建華感到關在內心的愁苦，似減輕了他的騷擾。

「所以我說……」老劉吸了一口煙，又喝一盃茶。「所以我說，我們不能說人家騙我們，還是自家找騙，我們要是有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去當市立的小學教員，咱們名正言順，他們絕不敢欺騙我們，所以我說與其說前途渺茫，莫如說自己不努力去做，與其說人家欺騙咱們，莫如說自欺，還是在公平不過的。」老劉坦然多了在開始演述他的理論，繼續着說：

「呵！老章！要使你的前途明朗化，唯一的法子祇有再去升學，去造你的資格，你要知道社會是如此的，現在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以木匠跟我們比吧，一個木匠必須得有斧鋸等工具，有了工具還得有技術，這樣他遇見木頭才能完成他的功績，這樣說來，咱們必須要有資格，恰比木匠的工具，咱們有了資格還得要有學力，這樣遇見機會便可以做事的，你的欲望在那點你便造那點的資格，遇着恰當的機會，你自然會有出路的，呵！老章！這樣說起來，你又何必自苦呢！」老劉利用演譯法向建華示意，這一遍長論使建華聽了反而又發生了無限的惆悵，理論固然如此，然而，一個人的環境，不見得便能使個人順利的進行一件事的。

老李雖然聽懂了老劉的高談闊論，但是，跟他那套人生哲學有些地域不同。

「呵！老章！老劉！你們談話吧！現在我有些小事到孫家去的！」老李看了看錶，顯出一種不安的顏色，兩隻脚祇有往屋門那裏移，好像外面有條繩牽引着他走似的。

「怎麼，你走嗎？」建華從床上起來。「呵！眞對不起你。」

「你管他呢！」老劉對建華說繼而又向老李說：「快去吧！回頭去晚了要吃一鼻子灰呵！」他知道老李又到會女友的時候了。

於是，老李尋愛去了，這間小屋裡雖然去了一個老李，而牠的空氣却調諧了。

「他不去，總覺得不舒服，」老劉是心直口快，有話就喜歡說出來的

「是的！」建華肯定老劉的話，「但是，你說升學造資格固然是對的呵！但是，」他由升學連想到升學的困難，猶如千軍萬馬，在他那肚裏亂戰，因爲升學必備的條件，實難使他找到。

「但是？但是什麼呢？」老劉有些不解建華的意思。

「但是，證書呢！錢呢！這不是升學必備的條件嗎？」建華總感覺關於升學問題終歸絕望，他的問題也無法解決。

「你不是有初中畢業的證書嗎？」老劉奇怪得厲害。

「不，我希望到高三去的，一個初中畢業證書是不與高三銜接的，你還得替我想想呀：已經當了兩年教員再到高中一年級去受課，似乎不太好看。」

「嗯！」老劉又在深思，片刻，「哈哈！老章！怕什麼呢！證書麼！有辦法。」得意的一笑。當建華聽見他有法子去弄證書，而連想到現在他受騙的原因，即在證書，他想老劉必是替他借一張別人姓名的證書。

「如果老劉替我借證書，那麼，將來何嘗不是給別人造資格呢？」建華怕是如此的，他現在就是吃了這樣的苦處。

「這個辦法却漂亮得很，」老劉面部表情却也漂亮得很，「就是我們造假證書，」

「唔！」建華駭了一跳，「什麼造假證書？你要知道，僞造印鑑是什麼罪過呀！」

「你平時很聰明的，怎麼今天會這樣呢？你想我們造假證書能叫人家知道嗎？所以我們在他們「無處考查」的原則下去僞造，那時僞造也會成眞的，我們不會說在雲南，廣東……這些地方的私立中學校高中二年級生你說對嗎？」

「但是，這終是犯法的。」

「但是，你還說什麼犯法不犯法不犯法祇好你甘心這樣下去？我們爲升學造假證書，總比那些用假證件去騙社會的好些，將或官家知道不過開除學籍而已吧！」老劉眞有些急，急得在這間小屋排徊走溜。「化幾角錢刻印，再寫印一些證件，呵！總比借人家的證書强呵！」

「你既然這樣說，咱們不能不想到他的毛病呀！」建華這個時候，經過老劉這一遍談話跟他的計劃，直使建華欽佩得五體投地，已把他的疑問消去一半，他確信老劉的本事了。

「你忘了嗎？老李的父親是法院的推事，他的叔叔是律師，如果，發生變故的話，我們託託人情，呵！祇要給老李介紹個女人，唼！他準幫忙的，」老劉一向是講不擇手段的，祇要能成。

「我是很感激你這樣替我籌劃的，還有錢呢？沒有錢是不能升學的，」

「呵！這一點，却也不難，祇要我們用錢正當，向你父親聲述，請他注意兒子們的出路，及他老年利害的關係，他自然會給你錢的，」




一

這一天顯得有點熱。

沒有一絲風，連院裡的樹木也不做聲，只散零地把陰影投在正房的窗子上。

窗子緊緊地掩着，房裡漸漸陰黑起來，彷彿已經淡淡地抹上了一層黃昏的陰影，薇薇迷惘地向外邊看了看又很快地坐在一把椅子上，這房間，從來都是這麼幽暗，每天除了早晨就很難得有陽光透進來，因此每天住在裡面的人也就很難得有兩小時以上的白天，便不得不長時間地把自己停留在這幽暗中。

一所幽暗的房間，是會使人不舒服的，而且薇薇還有一顆憂鬱的心。薇薇一向都是這麼住下去，她沒有方法拒絕別人給她這定的房間，而且爲了避免家裡各樣難看的嘴臉，她也是怎樣希望有這樣一個近于永絕人世的所在，打發丈夫走後這冗長無聊的日子。她永遠未會忘掉自己的丈夫，雖然日子像流水似的一天一天地跑過去而對他底思念却也永遠地籠罩着她底心，自從丈夫離開了她，也就漸漸地帶走了她的好興緻，使她開始感到陰沉起來，同時她也沒有一個可以告白的人，她底婆婆，她底小姑子，都不是可以把自己胸中所有的話告訴出來的，她只能深深地潛藏在自己底心上讓這憂鬱逐漸地擴大起來。

但是儘管是這樣沉默着，也難免時常成爲家人們指桑罵槐的理由。

「不要臉的，想漢子。」

住在前院裡的太太，她底後婆婆照例是把灰黃的臉拉得長長的，還盡量地從她記憶上尋找出來許多不成材的女人，故意在高聲的罵出來，這時她能說甚麼呢，眼淚便不自主地流下來。

「讓她罵吧！」

在過分悲忿中，也往往更會引起她對丈夫的思念，她想：

「如果丈夫在家的話，也許不會忍受着這無理的毒罵吧，即使有的話她也會有一個安慰她底人，並且至少也會替她辨護幾句，開脫了自己無理由的過錯。在一場風波過去以後，他也許更有一番細膩的溫存吧！」

可是丈夫離她遠了。往日的忻愉只留下不能追憶的流戀，現實的擬想也徒自增加了無限的煩惱，一方面也正爲她這柔弱的忍受着，她便整天的會聽到這狠毒的罵聲。今天早晨她還隱約地聽見從前院送來的罵聲，但不久又沉寂下去了。她不知道是不是又會牽涉到她底身上來，她一逕都在耽着心，便許久的坐在臨窗一把椅上向外張望着。從一個月亮門她會模糊地看到前院，有時她也會模糊地聽見有人在談話的聲音，她非常熟習這聲音她想這談話裡一定有着那燒飯的老女人，也一定有着那年青的阿菊，另外可能地還該有那十八歲的小姑子。

她不願意再聽下去，索興把棹上一本小說翻開，書被一頁一頁翻過去她底心却變成了非常的忙亂，早已經遠遠地飛到那談話裡面去了。她希望會聽見那談話裡一點底細，可是那聲音却漸次低沉下去，在她耳裡所聽到的只是一點輕微的關門的聲音，她焦燥地從椅上站起來，開始在房裡蹀着她覺得身上有點不舒服，頭也在猛烈地漲着，她不是太結實的人，特別是最近四五個月，她覺得人突然變老了許多，身子也一天一天的衰弱了，稍微用一點心思，頭就隱隱地疼起來。

這樣經過很長的時間，月亮門外邊忽然送來一陣輕俏的聲音，好像有人在走進來，她停了脚步傾聽着，她想大概是阿菊走來了。她把臉貼近窗子向外邊望一望，一條凸凹不平的甬路被樹木遮蔽着，她甚麼也沒看見，可是脚步聲却越聽越近了，她還聽見一個清朗的聲音從甬路上送過來。

「少奶奶在家沒有？」

「是阿菊？」

她略略吃了一驚，她不知道又該有甚麼事情在發生了，這年青的姑娘除了每天聽候主人們支使，就時常地跑進她底房裡來，好心地告訴出來別人是在怎樣說她底壞話。地感謝這好心腸的人，但也實在怕聽見這些話。

阿菊迅速地走進來。她略圓的臉上稍微現出一點紅暈，手裡還握着一把丁香葉子。

「天眞熱了」。「將過四月就這樣熱，過伏天？」

「伏天眞也難過，少奶奶一個人在房裡也不怕悶，怎不到外邊走走，散散心，要是我早就該悶死了。」

「悶，可是有事？」薇薇一面向椅上指了指，告訴她坐下。

「可是，我眞馬虎，一看見少奶奶我甚麼事都忘了……」

阿菊不安地正想說下去，却立時被窗外一種粗大的喊聲打斷了。

「阿菊在少奶奶的房裡？」

燒飯的王嫂揚一揚油膩的臉，站在窗外的石階上。阿菊玩皮地向石階上做個怪臉，又忙着從衣袋裡拿出一封信來。

「少奶奶這是少爺的信。」

一阿菊，告你訴姑太太和紋小姐來了，還等你送茶呢。我告訴你了，你愛去不去，我就不管了。一會上邊問起來，你可別說我沒告訴你。」王嫂沒好氣地又催促一遍。

「謝謝你吧！」

阿菊飛快地跑出來，王嫂望着那苗條的背影低聲地罵道：

「嬾透腔了。」

薇薇也跟着走出來。王嫂在甬路上看見了，特意的跑過來。

「少奶奶可要小心一點，這道上太滑了，那天芳小姐從上面跑，要不

是被阿菊扶住了，差一點沒跌倒。」

「不要緊。」

薇薇向她看一眼，就一直向大廳走去。大廳裡這時顯示着非常的熱鬧，一切人們也暫時地做出一付笑臉來，知道如何和這客人週旋着，太太坐在姑太太對面的沙發上，甚是關心到客人在路上的疲倦，曾經幾次地說應當休息一下，小姑子淑芳也在一旁湊着趣，要表姊到她底房裡休息去。

「舅母可眞細心，都在一個城裏這一點路還怕累？」

紋小姐放誕地笑了，看見薇薇從房門走進來，索興更笑得厲害了。

「表嫂好，表哥有信？」

「紋妹也好？」

薇微不好意思地說，一面則殷勤地和姑太太週旋着。姑太太彷彿想到另外一件事，薇笑着向她點點頭，要她坐下，還說她在家是怎樣的想念她幾乎每天都會想到她。爲了證實她底話，她還遲鈍地轉動着半白的頭，向女兒看一看。

「不信，你問紋兒就知道了。」

「姑媽眞多心，難道還故意說謊要討我底歡喜？」

「眞的，媽可天天的想到的，好像你天長地久的記掛着表哥似的，還有幾次眞想把你接去，怕你不肯賞臉才又把這事放過去了。今天不回去，我還要吵妳呢，到你底房裏去睡就當表哥回來了。」紋把身子倚在沙發上十足地表現出來她鋒利的口才。

「表妹眞太好說笑話了。」

「眞是，紋兒越學越貧嘴了，表嫂本來就臉小，還禁得住你底打趣？」

姑太太愛憐地責備着女兒。太太感到一點不高興，看見客人對薇薇的關心，無疑地這客人已經完全忘記了她往常所告訴出來的話，大大地拂逆了她底心她把眼光許久地停在女兒淑芳的臉上彷彿在說「看吧，沒想到這東西也竟有人和她親近。」

女兒沒有理會到她底意思，仍舊把圓胖的臉偎近表姊的肩上，低聲地耳語着，她不覺更生氣了。

「你看淑芳，越大越不懂得規矩了，有話不會好好說，咬耳根地喳喳着，成甚麼樣子。這是你表姊，若是別人，可眞被人笑話死了。」

一股氣放在淑芳的身上，淑芳也動了氣，把眉毛皺一下，照例也是不肯沉默的。

「我甚麼都不對，比我好的你找來看看」。

「你別頂我，我不和你吵。」

「怎樣說的，娘倆一說話就吵。孩子還小慢慢地告訴她就好了。」姑太太　和氣地說。

「我走，都讓她一個人好了。」

薇薇知道這話是甚麼意思，苦笑了笑。她看見婆婆賭氣地走出去，便不肯再怎樣的阻攔了。客人也被這意外的不快失掉了方纔的好興緻。姑太太沒趣地站起來，故意指着一件事要回去。紋小姐把手放在表嫂的肩上，也拒絕了好意的挽留，還一定要薇薇同到她底家裏去。

這情形，使薇薇感到非常的窘迫，她會輕〻地拒絕了一個客人的邀請，但是她可不能輕易地聽着一個客人拒絕了她底挽留，她知道這不歡而散會怎樣地影響到她底本身，可能地這簡慢客人的罪名，又該從一張破嘴裏輕輕地落在她底頭上，使她永遠沒有置辦的餘地。但是她幷不是一個健談的人，尤其是在這一般客的面前她從來都是這麼沉默着，而且從來也都是保持着誠樸的個性，就幾乎不知道如何使一個已經從沙發上站起來的客人又重新地坐下來。她現在只希望淑芳會出頭，可是淑芳還一直在鼓着臉，好像竟不關心眼前這件事。

薇薇正是沒有擺處，阿菊拿着茶壺很快走進來。

「阿菊告訴太太去，就說姑太太要走了。」

薇薇底心裏輕鬆了一點，微笑地把紋小姐推到沙發上，紋小姐不甘心似的又站了起來。

「媽，你看表嫂多機警，又搬兵來了。」

「倒是個好心的孩子。」

「姑媽太是誇揚我了，只希望在這裏住下就是了。」

薇薇紅着臉說。姑太太也終因爲女主人不很親切的挽留住下了，不再提起走的話。紋小姐的學校明天是放假的日子，後天還是星期，便也被她們留下了。這家裏也正需要有她這樣一個人，因此她每次到這裏來，除非肯定地約下了再來的日子，她是不會立時被放走的，總會有幾天的勾留。

（未完）

# 本刊稿例

一、凡合乎本刊旨趣之稿件，均所歡迎。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並加標點符號，於稿末注明眞實姓名通訊處及印鑑。

三、無論何種稿件，均以短雋爲主，每篇至多不得超過二千五百字，但小說及有特殊情形者例外。

四、來稿如係譯稿必須將原文一同寄來，否則亦須註明該原文出版日期及發行地。

五、來稿一經刊載，每千酌致一元以上至十元以下之酬金，按期結算。

六、本刊對於來稿有增删之權，不願删改者須預先聲明。

七、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八、來稿請書明交「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 編後語

△…本期本刊在版面的設計與編排上有些微的變更，似覺略爲活潑一點，但因時間的關係，未能如預期的美觀，這是編者認爲非常遺憾的。

△…南陽生先生的人類政治之本質問題一文，對於人類政治的本質有極詳盡的闡明，是研究政治問題者的絕好參攷，請讀者不要忽略。

△…國民黨與蘇聯外交是田無堂先生揭穿赤魔蘇聯之有系流的文章，是接續上期的赤魔蘇聯之沿革的，對蘇聯的內外面有極精密的揭示，爲防共和平聲中最值得一讀的文字。

△…近東之雙敵英與俄是阿爾巴德，白登最近的大作，至於阿爾巴德的文章，早爲世人所共仰，也無待編者介紹，而可喜者譯筆流利忠實，尤爲本文生色不少。當茲國際問題極端錯綜緊張的時候，這是一篇最宜一讀的大作。

△…國際漫畫剪輯是本期新添的，雖然僅剪自同一報子，但各畫對目前的國際動向都有極深刻的描繪，爲切中時要之作。以後可陸續介紹於讀者之前。

△…心有所開隨筆．海天閒話和張子曰都是銜接上期的續稿，爲短少雋永之雜文，或考據或雜感，均極饒風趣。

△…本期的戲劇有理論有趣聞有掌故，似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之感，尤其聊先生的想九霄之黨禍一文確可爲菊國史料，彌足珍貴，以後每期有此種佳作刊出，想亦爲留心梨園掌故者所樂聞也。

△…本期的漫畫之頁更是全國第一流漫畫家的動員作品，尤以張英超汪子美兩君的作品，已很久沒有和讀者見面了，這裡的兩頁是由編者特煩的，更足可貴。

△…本期又有兩篇應景文章，是閑話江南俗佛節和立夏季節在江南，都是值得介紹的。還有北京古蹟考，這期介紹的是廣濟寺而附以照片更見生動。

△…本期在小說方面，又增加了一個長篇—女人，是石荀君的近作，其結構與文筆方面也毋待編者來介紹，請讀者自己去吟味吧，而女人裡的插圖是張振仕先生的大作，尤爲本文生色不少，以後當按期請張君附繪。

△…最後編者得聲明一句，就是本刊是一般讀物，行銷方面也極爲廣泛，讀者的水準，顯見不定，因之本刊的取材也不能太偏重於任何方面，所以過去的本刊，雖被人譏爲雜貨攤，而在編者也覺得有點不倫不類，其實，我們要顧到合於這多方面讀者的口味，事實上也不得不如此，這是要請高明者賜以原諒的，同時編者當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改革，以不負諸君雅意的原則下，銳意精益求進，尤其在文藝這方面，本刊已約好許多的名作家爲本刊撰稿，下期起即可陸續刊出，則此後的本刊，我們自信或可做到不負衆望的地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五月十三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五月十五日出版

（第二卷第十號）

**新民報半月刊**（每月二冊、一日十五日發行）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一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店

註冊 商標

# 腦新

ノーシン

醫學博士森田資孝大先生推賛

## 頭痛聖藥 請速服

立止頭痛 靈効如神

腦新如過頭腦疼痛非常難忍時，頭目眩暈神智昏迷時，或讀書過度精神疲倦時及惡醉宿酒未醒時，倘速服腦新可立見奇効，其効若響，服後三分鐘，頓覺頭目爽快神智清新 苦痛若失有如夜月秋遊能有心曠神怡之妙，此偉績確爲本劑獨具之特長，且雖連續服用，對於腦神經或心臟胃腸等，決無副作用，亦無影響，孕婦服用亦無害

▲主治▼

▲偏正頭痛 ▲頭沉神昏
▲頭迷眼花 ▲腦筋疲乏
▲精神憂鬱 ▲面神經痛
▲宿酒惡醉 ▲暈船暈車

| 包裝 | 價目 |
| --- | --- |
| 四包裝 | 金二角 |
| 七包裝 | 金三角 |
| 十三包裝 | 金五角 |
| 二十八包裝 | 金一元 |
| 六十包裝 | 金二元 |
| 百六十二包裝 | 金五元 |

▲腦新，除粉末藥外，尚有錠藥，一並發售，可隨意購用，

▲近來坊間有謀利之徒，僞冒本劑騙人，幸希注意帽子牌商標，庶不致悞

▲各地中藥房西藥房均有代售

總製藥廠 荒川長太郎合股公司 日本名古屋市東區京町

---

柳絲飄飄鳥欲語——
——惟有香茗最可人

在娛樂場 在宴舞廳 在旅行 在會議廳

一杯茶……心曠神怡 應各界主顧飲用簡便

## 天津 成興茶莊

最新貢獻原袋香片茶

四元八每袋一角

六元四每袋二角



## 本茶特色

葉質嫩綠 香味醇厚 湯色金黃

有清香碧冽之鮮味 ◇ 有提神止渴之功效 ◇ 有時時翻新之暗喩 ◇ 是閣下不可缺少的愛物

各浴館戲院鮮貨莊均有代售 ▷歡迎代銷扣佣從豐◁ 新茶齊備各貨提高歡迎比較

總店北門外竹竿巷 支店法界天增里

製茶場福州杭州黃山六安